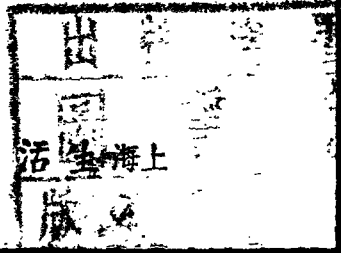


庫·文·作·創

集柳西

組吳

行發店書活星海上



1951年十月

創作文庫
(四)

西柳集

吳組緝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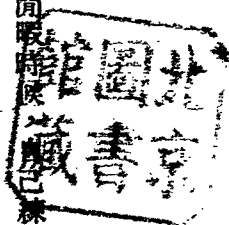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44101

序

在學校裏讀書，生活很是乾枯，每喜於閒暇時候寫些練習作文。近來因為家境不好，度日頗難，就把所寫的東西中說故事的那一類約略加以挑選，集成這個冊子發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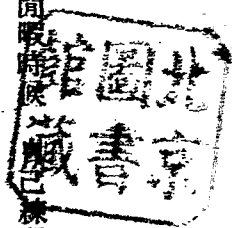
這裏收集的幾篇東西，有的似乎是小說，有的其實不是；但都多少說了些故事。內容的五顏六色，正展露着現代一個知識青年如我者之真實的靈魂。寫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調子，也都不甚相同。那是因為自己還在練習的原故。



序

在學校裏讀書，生活很是乾枯，每喜於閒暇時候練習作文。近來因為家境不好，度日頗難，就把所寫的東西中說故事的那一類約略加以挑選，集成這個冊子發賣。

這裏收集的幾篇東西，有的似乎是小說，有的其實不是；但都多少說了點故事。內容的五顏六色，正展露着現代一個知識青年如我者之真實的靈魂。寫法和所用的文字底調子，也都不甚相同。那是因為自己還在練習的原故。



目次

離家的前夜·····	一
兩隻小麻雀·····	一九
梔子花·····	三五
金小姐與雪姑娘·····	六七
官官的補品·····	一二五
菱竹山房·····	一六三
黃昏·····	一八三

卅字金銀花 一〇七

一千八百担 一三一

天下太平 一三三

離家的前夜

堂廳裏黑漆漆地，右邊屋子的耳門虛掩着，由門縫裏射出一線燈光。蝶坐在籐沙發上，我坐在她旁邊。兩個人都屏息着向屋子裏傾聽。

「乖，寶寶，吃奶奶。吃奶奶。」那個新僱來的奶媽溫慈地說着。

「呵呵呵……」鳩子又悽惶地哭起來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別哭，別哭。」奶媽說。

鴿子不哭了，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躡手躡腳地走到耳門旁，貼着一隻眼睛向屋裏瞧：坐在桌旁的是母親，她皺着眉頭，臉上泛着一點怒怨，一手抱着鴿子。鴿子凝着她靈活的小眼，注視着燈火。淚掛在小頰上，時時搖動着頭，發出哭後的啾啾。奶娘依在旁邊，在桌上轉着銅子。一共三個銅子在轉，奶娘的手很靈捷，倒了這個，又轉起那個。

「鴿，好玩呀，啾！……」奶娘一邊忙着轉銅子，一邊笑着逗鴿子。

「噲，噲，……」鴿子把小手指着在轉的銅子，很高興地啾呀着。

「嗯，嗯，……鳩也轉，鳩也轉。」奶娘由母親手裏抱過鳩子來，把銅子給了她，說：「奶娘真疼你呢，小寶寶，你自己轉。」

鳩子把奶娘那張陌生的臉注視了一回，忽然又若有所感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我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怎麼樣？」蝶低聲地問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再說什麼，忽然屋裏傳出母親的話聲：

「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啦，要讀書，

——結了婚還要讀書，生了孩子還要讀書！真是新花樣，女人讀書有

什麼用！……」

「少奶奶畢了業，會當女教習先生，賺錢來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這福氣！女人畢業幹什麼用！……這種狠心的人，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這樣可憐！……那個女人不是生兒育女的！」

「媽，媽，媽，媽，……」鴿子淒楚的稚音喊着。

「寶寶，這是你的媽呀！」母親的聲音又變慈和了：「那個狠心的媽不要你了，你還念她作什麼？——寶寶，乖乖。真是可憐呢，今天下午自你來了以後，一口奶奶也沒有吃。真是可憐的孩子！犯了什麼法，叫人受餓罪！」

「媽，嚶，多好玩呀！」奶媽說。銅子又在桌上轉起來了。

「娶什麼女學生！我早就說女學生是要不得的。女學生是一朵花呀，擺在那裏給人賞賞讚讚的呀！還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苦工？」

「赫赫，赫！……」我無可奈何地笑起來了。

「你還笑！」蝶的聲音分明含着淚。

「媽，媽，媽，……呵呵！……」鳩子又淒切地哭喊着了。

「餓了啦！」母親喊着說。

「小寶寶，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媽又在逗鳩子。

「呵呵，……」鳩子哭得更利害了。

蝶站起來，很快地推開門，走進屋子裏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

進去。

鳩子張開小口，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親說：「媽來了，媽來了！」她看見蝶，張開手，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口裏親熱地喊着：「媽，媽，媽，」淚還不住地向下滾。

「真是活冤家！」蝶紅暈着眼眶說：「乖，不許哭了！」

鳩子果真不哭了，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親熱地撒着嬌。蝶把鈕扣解開，露出乳來，可憐的孩子！她餓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撫弄着另一只。但是淒淒切切地，又接二連三地搖動小頭，發出啾啾的餘聲。

「你看可憐不可憐？」母親很感動地嘆息着。

進去。

鴿子張開小口，眼淚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親說：「媽來了，媽來了！」她看見蝶，張開手，使勁地向她懷裏撲過來。口裏親熱地喊着：「媽，媽，媽，」淚還不住地向下滾。

「真是活冤家！」蝶紅暈着眼眶說：「乖，不許哭了！」

鴿子果真不哭了，把小手在蝶的胸前亂抓着，親熱地撒着嬌。蝶把鈕扣解開，露出乳來，可憐的孩子！她餓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撫弄着另一只。但是淒淒切切地，又接二連三地搖動小頭，發出啾啾的餘聲。

「你看可憐不可憐？」母親很感動地嘆息着。

我又望了望蝶，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

鳩子含着奶，已在蝶的懷裏睡着了。

「可憐的孩子，」母親輕鬆地挺了挺腰說：「餓了，又哭得疲倦了，現在一吃飽，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憐的！」

蝶抱鳩子到我們自己的新房裏去。母親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姑娘，今晚權且在她屋裏睡一宵，到明天再說。

我走回臥室裏，蝶躺在籐椅上，一隻腳踏搖着鳩子的搖籃，側着身向裏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麼值得哭的呢？快到一歲的孩子，那裏這麼容易換奶？——慢慢地，說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上當！」蝶哽咽着嗓子發氣地說：「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難道就這樣完了不成！」

一位正在絢爛的青春中的姑娘，火焰在她的心內熊熊地燃燒，希望在她的目前美麗地閃爍。蝶並不是一個例外的女子。她所需要的也是活躍的，前進的，充實的，現代的生活。在這沒落的封建鄉村裏，在這寂寞古舊的家庭裏，她怎能過得下去？蝶說：「在校裏讀書的時候，終天是多麼適意？現在則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空虛的，死靜的氛圍來充實我的感官。我是活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埋掩在這古墓裏！」

我愛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房裏冷悄悄地。蝶不知幾時已起身，鳩子也不在搖籃裏了。我懶懶地穿好衣服，找到後面廚房裏，纔看見蝶捧着碗在吃什麼。昨天的那一層愁雲，早從她的臉上消散了。

「你起來了？」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麼東西？」

「肝，醋炒豬肝，怪難吃的。」她皺着眉頭，撒嬌地搖着頭說。

「吃這個幹什麼用？」

「止奶呢！」她高興地說：「鳩子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起身，奶娘來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

到前面大廳上，和她玩了一回，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沒有哭。現在我叫奶娘抱到她自己家裏去了。」

「我知道熟稔了就會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麼急！」

「這樣子，我倆明天就動身。」她一時真高興。

「好，只要你願意。」

那奶娘聲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裏料理，是離不得家的。所以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裏去養育。好在都同在一個村裏，自然可以時常來來去去。我們也都答應了。

「不知道她家裏清潔不清潔？鄰居怎麼樣？屋舍怎麼樣？」我

說。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鳩子的衣服，什物去。」蝶一邊回答我，一邊又和女傭人說：「張媽，你先去看看她在那裏登得慣登不慣？哭不哭？現在在那裏作什麼？奶娘待她怎麼樣？」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說。

「可是現在我不敢去；去了，她會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見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說着眼就紅了。

蝶中飯也不吃，忙着把鳩子的衣服，玩具和零星東西打點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們自己的行李書籍理好。她臉色蒼白得可憐，眼也變得鈍滯了，泛着凄清的弱光。然而剛纔她並不是這樣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說。

「不要緊……」她哽咽着嗓子，向籐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淚。

蝶雖然年輕，孩子氣，但她也是具有極強烈的母性愛的。青春的烈焰鼓動她振起，前進；但等她丟開了孩子，預備振起，前進時，她頓時發現到自己已失去了一件重要的東西，自己的心已經空虛，悵悵着了。

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吃晚飯，蝶叫張媽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裏去。

「你吃了飯再去。」母親慈祥地說：「我和你一塊兒去看看。」

後才掙着說：「籠裏。芸芸家裏。——有毛。叫！」用手比着籠子和毛。

我們都笑起來。小玉站在廊下，笑着解釋，說是今天早上帶他到大伯娘家裏玩，芸芸有三隻小麻雀。他當時就想要。芸芸一隻也不肯給他。她哄他說回來找娘要。

大家正笑着，一個黑影子進了側院門。天已經快夜晚了，除了幾點流螢，四圍只餘着一團模糊的淡墨圖了。我們正要問來的是誰，小玉却高喊着說：

「槐子，槐子，你的媽來了！」

槐子的奶媽已走近我們身邊了。提着一只箴籃，一個衣包，喘息

「這孩子真了不得！」蝶泛着疲弱的目光，興奮地說：「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進去，只在房外坐着。鳩子在房內，正和許多左右隣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興。以後，我和奶娘輕輕地說了一句話，她在房內就聽出來了。她也不玩了，擺着頭，嗯，嗯，噤地遍處望；望不見，她就媽，媽，媽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噯，你慢慢地說。」

「……我忍不住了，走近了她。我說：噫，你認得我呵！她喜得打起哈哈來，望我懷裏撲，又跳又唱。……唉，那樣子我真說不出！抱到我手裏，……唉，那種快樂，親熱的樣子！……她就不放我了，這個抱，她也不要；那個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

我，打我，要我抱她回來，……」蝶太興奮地說。

「今天就讓她在家裏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兩手拍着。她擺着頭，緊緊地把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親不作聲，只是嘆息着。

鳩子在奶娘懷裏吃飽了奶，——蝶的奶上塗着黑墨，鳩子會失望地哭了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們臥室裏來了。

我，蝶，鳩子，我們三個人都睡到牀上了。鳩子高興地爬着，滾着，口裏又呀啞地唱着。蝶說：「你喊爸呀。」鳩子就滾到我身邊，昂着頭，窩着小嘴喊：「爸！——」蝶說：「你喊媽呀，」鳩子就又滾到蝶的懷裏喊：「媽！——」她玩了一回，就安靜地睡着了。

「你也靜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這樣衰弱了，說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強動身的，飯又不吃，……」我說。

「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趕上考期的。」蝶軟弱地回答。

夜闌了。只有蚊蟲的鳴聲和時鐘的擺動聲應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一手護着酣睡的鳩子，不時的聳動着肩，呼吐着長氣。

「你還沒有睡着？」

「唔，……」她顯然又在抽咽了。

「不要哭，好姑娘，……」我逗她說。

「我的奶漲得痛。」

「過一兩天就會好的。你靜心地睡，不要胡思亂想的。」

「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點。」

我把身肢睡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我，把頭枕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讀書了。」她緊緊地把我一抱，就更傷心的抽咽起來了。

「你把胸襟想遠一點。……」我撫着她的髮，也黯然流淚了。

「……」蝶索性大聲地哭起來了。

鳩子也醒了，在蝶懷裏鑽動着。蝶一邊哭，一邊拍着她。

（我的好友張兆佳夫婦和他們的可愛的小槐子都回他們的故鄉歇暑去了。他們的故鄉是一個有趣的去處。我要求他們到家後把那有趣的生活詳細告訴我。兆佳就寄來這一束東西，說是從他太太的日記裏節錄出來的。）

—

洗了澡，走到院子裏來。佳捧着一只玻璃杯，在石榴樹旁捉火

螢；捉着了一隻火螢，鬧着要拉我的頭髮下來「彈棉花」。所謂彈棉花，最是殘酷的遊戲：扯住一根頭髮，把螢的腹部在上面搓彈，發亮的東西天花亂墜地落下來，一隻快活美麗的火螢就好端端地送死了。

「別作孽呀，它活它的，你活你的，各自享有其生命。——」我像說道般地說。

「真是慈悲的姑娘！」他笑我。

我逼他放去了手裏的火螢，拉他在竹床上坐下來。我們先談着北方的好天氣，漸漸談到我們這闊別一年的故鄉來了。佳吐了一口氣說：

「如今，我們村裏有三多。——」

「那三多？」

說着，母親也望着小槐子出來了。母親說：「三多？是多福多壽多男子！」我和佳都笑起來。我問佳是不是這三多？

「我說的却不是這三多。是斷牆破壁多，抽鴉片的小夥子多，還有豬屎多！——少一件也算不得中國的現代鄉村，少一件也算不得破落了的封建鄉村！」

「養畜生，我最討厭豬。」母親坐到藤椅上，撫着槐子的頭說：「又髒，又難看。——槐子，你喜歡不喜歡豬，黑獾獾？」

「黑獾獾，我不喜歡。」槐子莫明其妙地答。

我說我如果在家裏不出去，一定要多養些小動物：小羊子，小白

兔，鷄兒，鴨兒，……都養在院子裏。佳說他幼年的時候，最喜歡小麻雀，從紅顛顛的小雛兒，養成羽毛豐滿的大麻雀。有一次，他養了一隻最有趣的小麻雀。終天在自己的身畔飛；放它飛出去了，一回兒又飛回來。肩膀上由它棲息。有時伸出小啄兒來在臉上輕輕地啄，不癢不痛的真好玩。我不相信這離奇可愛的故事。

「你這些話呀，也並不是自己編的，倒是從外國童話上直抄下來的。」

「你問母親是不是真的！」

「句句是真的！」母親安詳地說：「早上上學去，麻雀也携了去；晚上回家來，麻雀棲在肩膀上同回來。後來被大伯娘家的黑貓兒咬

死了，他哭了三四天。大伯娘答允買小白鼠賠償他，他纔罷休。那是——讓我想想看，——那是他八九歲時的事，比槐子大三四歲啦！」
槐子聽得出了神，半晌纔靠到我的懷裏來，小手指擺在口沿上，仰着頭急切地說：

「娘，我要小麻雀！」

「這可談出事來了！現在你們給他小麻雀。——槐子，叫你爸爸給你，是他先談的。」

「你也要麻雀？」母親歡喜地說：「你倒說說看，小麻雀是個什麼樣兒？」

「小麻雀，——」他呷唔了許久，始終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到

後才掙着說：「籠裏。芸芸家裏。——有毛。叫！」用手比着籠子和毛。

我們都笑起來。小玉站在廊下，笑着解釋，說是今天早上帶他到大伯娘家裏玩，芸芸有三隻小麻雀。他當時就想要。芸芸一隻也不肯給他。她哄他說回來找娘要。

大家正笑着，一個黑影子進了側院門。天已經快夜晚了，除了幾點流螢，四圍只餘着一團模糊的淡墨圖了。我們正要問來的是誰，小玉却高喊着說：

「槐子，槐子，你的媽來了！」

槐子的奶媽已走近我們身邊了。提着一只篋籃，一個衣包，喘息

着喊了我們。說聽到我們託老三哥搭了口信去叫她來，她當天就想來；只是家裏許多事，直到今天才弄完。奶媽還是一年前的舊樣子，沒有多少話說，放下籃子，撈起衣角來抹汗，許久纔蹲到槐子身邊，拉着槐子說：「小寶寶，還認得媽不？」槐子却生疏了，向母親身邊讓。

我們都到堂廳裏來，看見燈光都皺起眼皮來。奶媽坐立不安地，重又蹲到槐子身邊去，說：「槐子，槐子，你不認得媽了？」槐子瞪着兩只大眼睛，只是不作聲。奶媽站起來唉了一口氣，放着輕弱緩慢的聲音說：「難怪呀！已經整整地一年了。」說着，眼睛裏泛着淒清的光，默默地望着槐子；說他長大了，胖了，又說他像個小洋人。母

親教他喊媽，他纔遲疑地喊了。並且走近她。她牽了他的手，他纔不
畏懼了。

奶媽的籃子裏裝着兩尾大龍頭魚，還有一些大瓜蜜桃和紅椒。母親問她阿寶怎麼沒來。他說動身時天黑了，他的爸明天送他來。又說，上次落大雨，他們河口村又發了蛟，屋子裏上了二三尺水，七八盤四眠的老蠶，搶不及，全給水沖了。阿寶的爸大前天進城去修耙，路上遇着了一夥土匪，人家託買錫箔的五塊錢都被搶去，還挨槍拐子打壞了右手，田裏的活計一點也做不得，每天都是倩伙計下田。……她一個字一個字遲緩到像被用力擠出來般的談着。我在北平住了一年，這些另一個世界裏的事都已記不得了，如今又以那舊有的情

調，從奶媽口裏聽到。

奶媽吃了飯，洗好浴，拉着槐子低聲地問東問西。枯黃色早衰的臉上，堆滿着慈愛的笑。一種幸福和歡慰的容光，蓋住了原有的苦鬱底雲翳。槐子大約已從她身上找到了爲他所熟稔親熱的舊有的東西，現在是很自在地和她有笑有說了。

「媽，你給我。——小麻雀，我要。」

我們都大聲地笑起來。我告訴奶媽是怎麼一回事。奶媽見槐子這樣親貼貼地和她索東西，高興得淚也要流下來。說這很容易辦的，她記得去年在這裏時，後面柴屋裏的西牆上有一個麻雀窩。說着馬上把槐子攙到母親身邊去。自己和小玉提着燈籠就走。我高興也跟了

去。柴屋裏穢氣薰人，茅草，松針，棍柴亂雜地堆在稻倉旁。那牆上果真有一個碗口大的窟洞。奶媽七手八脚地搬來木靠梯，小玉提着燈。那牆上長滿了苔蘚，近燈光的地方正爬着一隻大蜈蚣，旁邊又有三四隻蝗蜒，映着燈發出銀灰的怪光來。我遠遠地站着，再也不敢走近去。奶媽以一種素未有過的，活潑矯健的身段爬上梯子。小玉嚷着說：『小心呀，麻雀窩裏老住着蛇相公的呢！』奶媽不理她，剛把手探到洞裏，就吱呀了一聲。只聽見撲拉拉飛出一隻漆黑的東西來，滿屋子裏吱吱地飛鳴着。我們都嚇怔了。詳細看時，却只是一隻大蝙蝠。這屋子在這種夜深的時候，滿蘊着鬼故事裏的一種神祕可怕的空氣。我的毛孔一根根蘇豎起來了。奶媽毫不懼怕的再伸手進去，摸出

去。柴屋裏霉氣薰人，茅草，松針，棍柴亂雜地堆在稻倉旁。那牆上果真有一個碗口大的窟洞。奶媽七手八腳地搬來木靠梯，小玉提着燈。那牆上長滿了苔蘚，近燈光的地方正爬着一隻大蜈蚣，旁邊又有三四隻螭蜒，映着燈發出銀灰的怪光來。我遠遠地站着，再也不敢走近去。奶媽以一種素未有過的，活潑矯健的身段爬上梯子。小玉嚷着說：『小心呀，麻雀窩裏老住着蛇相公的呢！』奶媽不理她，剛把手探到洞裏，就吱呀了一聲。只聽見撲拉拉飛出一隻漆黑的東西來，滿屋子裏吱吱地飛鳴着。我們都嚇怔了。詳細看時，却只是一隻大蝙蝠。這屋子在這種夜深的時候，滿蘊着鬼故事裏的一種神祕可怕的空氣。我的毛孔一根根蘇豎起來了。奶媽毫不懼怕的再伸手進去，摸出

髮烏又光，媽的頭髮黃又枯；娘穿的薄紗衫兒長統襪，媽穿的粽子鞋兒藍土布；娘身上發出花露精兒巴黎香，媽身上飄着腥臭汗兒豆腐乳；娘想着電氣風扇冰淇淋，媽想着八盤老蠶和丈夫。娘——『我念着，笑得在他身上亂捶，奪了他的筆，不許他再寫。』

二

早上剛醒來，堂廳裏小麻雀的叫聲和槐子喜樂的嚷聲打成一片。佳在刷牙，告訴我說。奶媽天沒有亮就到菜圃裏的屋檐下找到一個麻雀窩，捉着兩隻小麻雀。說着，槐子已經提着竹籠子高興地嚷着進來了。

「娘，看，小麻雀，媽給的。」一只小口笑張着，像裂開了的石榴一樣。

這是兩隻羽毛豐滿的小麻雀。除了鑲着黃邊的大嘴外，已認不出是雛兒了。它們哥兒倆在籠裏驚亂的飛撲着，眼睛射着憤惶的光。媽媽也走了來，含着滿臉勝利的微笑，睜着槐子狂樂的神情，像一位大藝術家在欣賞他最得意的傑作一樣。

槐子提着麻雀，從這裏跳到那裏，夾着舌頭唱「小麻雀呀，小麻雀呀。」這樣玩了一整個上午。

中飯時，阿寶的爸送了阿寶來。阿寶比槐子大兩歲，却比槐子低半個頭。一臉病色的肉，襯着兩隻滯鈍的小眼睛。母親可憐他，

說要不是槐子搶了他的乳吃了，他也不致於這樣病弱。我牽了他的手，叫小玉撮幾片餅乾給他吃。他却忸忸怯怯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阿寶的爸高抬着用布細了的右手，極不馴熟地用左手在吃索麵；一邊和母親談着話。他談那天進城遇着土匪的事，又說今天一早起，人民保衛團又到他家去寫戶頭捐。每人要出二角錢。在河裏打了半天魚，纔打發三個團勇走了。

『老太太，』他用細着右手的布抹着額上的汗說：『我們這種人家，做一天，過一天。一家人都是兩隻肩膀夾着一個南瓜頭。我們天高皇帝遠，什麼東西也不怕。土匪來就怎麼？出這些冤枉錢，心裏不

說要不是槐子搶了他的乳吃了，他也不致於這樣病弱。我牽了他的手，叫小玉撮幾片餅乾給他吃。他却忸忸怯怯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阿寶的爸高抬着用布細了的右手，極不馴熟地用左手在吃索麵；一邊和母親談着話。他談那天進城遇着土匪的事，又說今天一早起，人民保衛團又到他家去寫戶頭捐。每人要出二角錢。在河裏打了半天魚，纔打發三個團勇走了。

「老太太，」他用細着右手的布抹着額上的汗說：「我們這種人家，做一天，過一天。一家人都是兩隻肩膀夾着一個南瓜頭。我們天高皇帝遠，什麼東西也不怕。土匪來就怎麼？出這些冤枉錢，心裏不

年的天下。如今又是洋曆，又是本曆，一年要過兩次年，說是四十年
的江山，二十年便會完。今年不是民國二十年了嗎？——」

我不等他說完就忍不住噗嗤地大笑起來。阿寶的蒼馬上紅了臉，
不好意思地說：「這些話我也不大相信。不過他們都是這麼說，所以
我要問問看。」

佳却忍住了沒笑，正經地回答說：

「你們不要相信張天師，那是騙人的。你們要相信你們自己的力
量。你們都是國家的主人，都是社會上的中堅分子。——」

佳想了一想，却再也說不下去了，只苦悶地望着我。大約覺得一
肚子話不知從何說起的苦。我看他說了半天，並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

來，好叫阿寶的爸了解，也替他很苦，但我也更沒法兒說。

「他的手，田也種不得了，還有什麼自己的力量！」母親說：「你們可不是滿口民國，蛇會的？剛纔她還說我冤你！」

阿寶的爸沒有得到可信的答案，就要回家了；說倩了兩個夥計在田裏耘草。

「老太太，」他一邊走，一邊和母親說：「現在的世界，——夥計是三角錢一個工，一吃一拿。不監着他們做，就會偷到大樹蔭下去打盹。——明年我也不種這勞什子了，決意把田還東家，專來打一年魚過過看。——」

這樣地說着，走出了大門。

槐子對於奶媽費盡了心血捉着的，引得自己也那樣狂熱地喜歡了。幾天的兩隻小麻雀，興趣已漸漸地淡薄下去了。終天只和小玉阿寶在堂廳裏玩，請孔夫子，牽羊子……阿寶教他唱「公打我，婆罵我」之類的歌。要他認方字片子，他也不肯幹了。

關麻雀的籠子掛在母親那邊的天井裏。兩隻可憐的小麻雀，以前那種英蠻不馴的豪氣都沒有了，斂着翼蹲在一起，只是啾啾地淒涼的叫着。不知幾時老麻雀也尋找來了。起初是從屋脊上飛到籠子上，從籠子上飛到屋脊上，「喳喳」急憤地噪着。以後就一點鐘內來回數百

次地啣蟲子來喂她的孩子。

我幾次想開籠子把這兩個孩子放還這可憐的母親。奶媽却不肯，說是現在槐子雖不玩它，可是等他要起來沒有時，就麻煩了。小玉對麻雀嚷着說：「如果放了你，可不要飛走，在我們家裏玩玩。米飯，蟲子由你吃。——」

我和佳說，搶了「別人」的孩子關在籠裏，給自己的孩子娛玩，那算是什麼心肝？佳笑我是淺薄無聊的慈悲主義，說我的思想一點也不通：

「你不但搶了別人的孩子給自己的孩子玩，還搶了別人的母親來侍候你的孩子啦！你還是該先替人類和人類謀平等，還是該先替麻雀

和人類爭自由？」

奶媽笑起來，說：「我不是搶來的，我是自己情願來的。」

我笑着說：「看你開口閉口都是自由平等地，我可沒你那樣的革命精神。你那滿口的革命精神，我看也不值一文錢！」

下午和佳到大姊家裏去玩。大姊屋裏坐滿了小姐太太，在聽三姑娘說粉妝樓。我們進了屋子，把一屋子的人都趕走了。三姑娘一見了佳，滿臉紅得像關公，靦靦覷覷地轉身打後門走了。

大姊說我們來得真殺風景，罵我們說：「你們在學堂裏的人，認了一肚子字，也該說點小說書給我們聽聽；你們不，倒也罷了，却反來搗我們的亂！」又說：「這三姑娘出了嫁，和他布袋要好非凡。雖

然不像你們倆個皮厚，可背了人，也一步不離。前天他布袋到店裏去了，今天纔敢接她來。書是沒有念幾年，小說可真說得不差。」我說三姑娘走了，沒人說時，我進來說一天，賠償今天的損失。可是及不得三姑娘說得好。大姊非常喜歡。

在大姊家裏吃了點心，就和佳回家。走到母親那邊，却看見那原有的麻雀籠子已換了一隻較小的籠子。小籠子裏只剩下一只軟弱無力的小麻雀了。——

「那只大籠子呢？」我問小玉。

「老麻雀啄破了。」

「還有一隻小麻雀呢？」

「跟老麻雀飛走了。」

這真出乎意外地把我們怔住了。

奶媽說：「太太到太太家碰和去了。小玉領着兩個孩子在堂廳裏玩。我洗了衣服，到這邊來喝茶，看見那老麻雀已把籠子上的篾桿啄斷了兩三根，嘴上頭上全是血淋淋地。我要來趕時，已帶了一隻小麻雀飛出籠子了。」

我嘆了一口長氣，走過去看那只小籠子。小籠子裏擺着兩只小瓷槽：一只裝着水，一只裝着稻，都是滿滿地，想是奶媽換籠子時剛裝上的。那隻小麻雀棲息在橫着的短枝上，蓬鬆着兩翼，在歪歪倒倒地合着眼打瞌睡；偶而也睜開眼來微弱的叫兩聲，但不等到叫完，眼皮

又沉下來了。母親這邊沉寂極了，老麻雀也不再來。小麻雀只是微弱地，打瞌睡。

我要把這隻麻雀放走。佳又譏笑我滿腦子裏裝着虛無的慈悲主義，淺薄無謂的溫情主義，說：「你可憐麻雀，你去替麻雀爭自由平等來！」我很生氣，我不知道什麼主義不主義，只知道我有怎麼樣的感覺，我就要怎麼樣做，怎麼樣說，怎麼樣表示。別的我不知道！我也不要知道！

小麻雀終於沒有放，放也沒有用了。

早上在階沿上刷牙，看見小玉倒提着那只直挺挺的小麻雀從母親那邊出來。槐子見了，從奶媽身邊趕過去，問提的是什麼東西。

「小玉姑娘，就不要讓他看見罷！」我高聲地說。

小玉要藏時已來不及。槐子看見死麻雀，瞪着眼睛呆了半晌，三步跑到籠子邊去望了一望，回頭抓住小玉，提起小拳頭在她身上亂打。說是小玉把他的小麻雀弄壞了，弄得不叫了。說着把小嘴唇一扁，就哭起來了。

「槐子，槐子，這個不要了。媽再捉給你，媽再捉給你！」奶媽這樣地哄了許久，槐子纔住了哭。

奶媽和小玉舞着梯子，屋前屋後，左右隣居找了大半天，一隻麻

雀也未捉着。槐子看見她們空着手回來，就又扁着嘴要哭。

我又哄又勸地教他說，麻雀可憐，它要飛，不要關在籠子裏；它也有媽，它要和它媽在一起。——這孩子一點也不聽話，兀自扁着嘴要麻雀。我真氣極了，拉着要把他關到倉房裏去。奶媽搶着把他抱走了。

吃晚飯時，奶媽不見了，只有小玉攙着槐子和阿寶由後院裏進來。

「奶媽回家去了，明天就來。」小玉笑着說。

「什麼事？」

「——」小玉睜了槐子一眼說：「奶媽說他家門口的河邊，有許

多水鳥兒，比麻雀好看一萬倍。晚上點一枝芒桿，要捉幾隻，就捉幾隻。捉了，明天就送來。」

『媽，去，捉，好看。』槐子用手比着說。

『好看！——偏要麻煩人，一點也不聽話！』我又怒又笑地罵他。晚上，熱得不能忍受。這種熱，一點也不干脆。空氣裏滿滾着沸了的水蒸氣，一呼一吸都使人感覺困難；身上冒出來的不是汗，乃是又膩又黏的油。東流山上不時的閃着電光，顯然又是天下雨了。

五

滂沱大雨，翻江倒海地下了四五天。奶媽直沒有來。阿寶天天哭

着。槐子倒把麻雀的事忘去了，却只是念着媽。我哄着他倆個吃東西，唱歌；叫小玉和他倆躲貓兒，立孔夫子。這樣纔哄住了。

幾天來，雨下得太悶人了。抬頭看不見一綫青天，只一塊塊又重又厚的雲，壓在屋頭上。我們一步也不能出去，別人也不能到我家來。一天到晚只悶在屋裏，佳有時看小說，有時翻譯他的書。我除了哄兩個小孩子，或和母親閒談談，只拿着一本浮生六記消磨時間。

吃早飯時，槐子高興地拉我去看他們敬的「孔夫子」。那「孔夫子」是用一只大香煙匣子做的，裏面貼了些紅紙，黏了一張香煙畫片在中間，直着靠在矮腳桌上。「孔夫子」前面擺着三件新的陳設：兩邊是施德之濟衆水的空玻璃瓶，裏面插着新開的海棠花；中間擺着一

叢翠綠蔥籠的稻秧。稻秧是由下面小瓷槽裏抽長出來的。這只小瓷槽我認得，上面繪着南斗星北斗星下棋的故事，是那只關小麻雀的籠子上的。

「下了幾天雨，就抽出這樣大的秧來了？」我真驚訝，但我想我那不知去向了的小麻雀，不知怎麼心裏就有點淒酸。

「可不是，」小玉得意她的心巧：「太太剛才叫我取那只放在天井裏的籠子，我看見裏面綠蔭蔭的，我說是什麼呀，——原來是稻抽出秧來了。」

中上雨漸止。不一回，却就又射出炙人的太陽來。大姊穿着高釘鞋蹣跚蹣跚地走了來。說外面大路上積水深過腳踝，西村裏倒了四五

處堵。大姊不放下我前次說的話，說三姑娘眼睛病了，要我去接三姑娘的手，說全本二度梅。我真不願意去，可又沒法兒推辭。

火般的太陽，炙着滿路的積水，蒸發出縷縷的水汽，滿鼻裏撲着豬屎之類的混合瘴癘之氣。我一路走，一路笑大姊真好興緻；這種天氣，竟要一來一去地拉人說小說書。

大姊屋裏正等着滿屋人。稍坐一回，就催我說；我一邊捧着書說，一邊只覺得胸膈裏惡悶。說了一個多鐘頭，真支持不住了。大姊說我臉上蒼白得難看，也不敢勉強我再說下去。剛好門口來了一擔西瓜，心想吃點西瓜，或許肚裏會涼快一點。大姊果真就買了一大只。我吃了兩瓣，胸裏雖爽快了一點，但頭又昏眩起來。我想睡一回，急

便打着傘回家來。

到了家裏，佳埋頭在書房裏用功，母親睡午覺還未醒，阿寶哭着要媽，小玉在哄他說：「天晴了，你媽明天就會回來的。」他們敬的「孔夫子」已經拆毀了：煙匣子倒翻在地上，濟衆水的空瓶，已打碎了一只。小槐子手裏拿着那只小瓷槽，把稻秧一把一把地拔向天井裏丟。

我在藤椅上剛躺下來，販魚的老三哥來了。

「老三哥，你今天到河口村去擔魚沒有？我們槐子的奶媽——」

「唉——」老三哥拿下頭上的麥桿帽，不等我的話說完，就瞟着正在扁着嘴哭的阿寶，渾濁着破嗓子說：「——我就從來沒有見過這

樣的慘事，河口村發大蛟，破了百家圩。——一村人三股淹死了兩股半。——他的媽，——」

「你說什麼，怎麼的？」我眼裏冒出了滿天亂星！

母親和佳也都出來了。

「我今天到河口村去挑魚。一路上水齊膝。我就知道河口村有了大劫數。——走到河口村，那裏看不見一家人家，屋頂也看不見！那些人，有的在船上，有的在高樹上，叫得滿天打霹靂！——」

「這怎麼說！這怎麼說！」母親瞪着惺忪的眼睛說。

「你知道奶媽的消息沒有？」

「我挑着空擔子繞大路回來，在八寶崗上遇着一大批河口村的難



民，正想找一個熟人，却看見阿寶的爸和他的老奶奶坐在石碑上。老奶奶在亂碰亂顛的哭；他的爸直着眼，也無淚，也不動。我問他，他纔說，昨天晚上河水翻江豎壁的滾來，先扶老奶奶上了船，回頭再救他嫂子，就看不見家了！——」

我的頭像塞滿了舊棉花。只聽見阿寶在耳朵邊打大鑼般的哭起來。老三哥幾時走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嘔吐了一陣，就回房裏睡。迷迷糊糊地看見一羣強盜打進屋裏來，定神看時，又不是強盜。却是些綠面紅牙鬼。我要跑，只覺得腳上穿着高釘鞋，一點也跑不動。忽然一個鬼起來捏住了我的咽喉，我的咽喉。我大喊一聲，睜開眼睛，看見是奶媽坐在我床邊，一手按着

我的頭。我嘶着喉頭喊：「你不是淹死了嗎？」

「怎麼了？怎麼了？是我，是我！」說話的却是佳。

我望一望四週，滿床上飛着蝙蝠，麻雀。身上潮膩膩地，像是滿處爬着蠃蜒和蜈蚣。我用盡氣力要掙起來跑。

「倒點濟衆水給她吃。」似乎是母親的聲音。

我神志又似乎清明起來，只覺得身上油煎也似的熱。佳給我喝了濟衆水，又嘔吐了一陣。

再也睡不着。看看房裏，槐子已經在小籐床上睡了。阿寶靠在母親懷裏，瞪着眼對我望着。小玉也站在房門口。滿房裏冷悄悄的。天已快近黃昏了。

「玉姑娘，」半晌，聽得母親低聲地說：「要你站在這裏做什麼？你也去把井裏的那些稻秧掃一掃；把瓷槽拾起來放還籠子裏去；那只大籠子明天也該拿到竹匠鋪子裏去修理一下。——這樣大的人，還要人家吩咐一件，你纔做一件！」

「阿寶，——」我一陣心酸，滾着滿腮眼淚，哽咽着說：「是我們的小槐子逼死了你的媽。是——」

聽得阿寶噉了兩聲媽，哭聲又塞滿在房裏。

梔子花

正月十八祥發要動身了。二堂叔本要在十五日走，因為要趕開課前到北京。祥發不肯，說自己是初次出遠門，總得揀過黃道吉日。十五日是大正月半，決不可用；十六日曆書上註着「不宜遠行」；十七日又「七不出，八不歸」。只二十日是「諸事皆宜」。可是二堂叔却說，要是二十動身，那二十三纔得到下關。看了申報，二十三浦口沒有通車開行，還得在下關白等幾天。商量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讓步，決

定用十八的日子。

動身的事是早就安排好了：錢則在二堂叔家借了三十圓，加上妻的金首飾所換得的錢共有五十餘圓，足夠到北京的盤川了；父親的皮箱網籃，也由樓上搬下，擲去了灰，修補了。該帶的東西都已裝置妥貼。

十七日祥發和妻在房裏待了整半天。妻自去年小產後，便有了咳嗽喘氣的病，信水也快半年沒來了。請郎中開了許多次藥方，吃了並不見效。明知咳嗽是小病，但看她一天天瘦損起來，心裏總覺得放心不下。自己走後，家裏只留下妻一人，更可憐了。妻向他流着無言的淚。他望着她枯黃浮腫的臉和紅澀的眼睛，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

她；只在自己的盤費裏取了五圓給她，叫她想吃什麼，便買點吃，不要太刻苦，不要太操勞。妻希望他到北京後積點錢，將來好接她出去同住。

下午妻在側院裏收衣服。祥發幫着她收摺了一回，走近西邊那座挺着大肚子，如一個孕婦似的院墻下，對着那叢梔子花樹出了半天神。這叢梔子花樹是他最心愛的東西。世界上除了錢和妻，牠恐怕是最可愛這東西了。早前幾天，爲着能到北京去就事了，肚裏只藏着一團喜躍和高興；如今在這快動身的時候，對於家裏一切的東西都有點戀戀之情了。

他提了桶水，給梔子花樹澆溉了；在地上拾起一根柴枝，仔細地

在那枝葉上撥除着蛛網；告訴妻，自己走了後，要常常替他澆水，別讓鷄鴨豬羊進來搗亂。妻當然願意照辦。

晚上照例到本家眷戚家裏去辭行。大家都含着笑，祝他高升，發財。最後到二堂叔家，和二堂叔談了許多關於旅行和北京的話。他愁自己到了外面，衣服不合式，給人笑他鄉下傻子。二堂叔說北京的社會樸實得很，用不着在衣飾上用心思。二堂叔雖比他年小七八歲，但事情比他知道得多。他不替他愁這些衣飾之類的事，他替他愁着另外一些較為嚴重的事。

「祥發，你現在高興，一到北京，你就會把你心上開着的花扯得粉碎！」孩子氣的二堂叔裝着老成的樣子說。

祥發莫明其妙的笑了，說：『梔子花，我走了叫我媳婦經管，等四五月裏花開了——』

二堂叔大笑起來：

『到了北京，有花房，有公園。一年到頭都有好花看。你不要老記着你的梔子花。——我是說你到了北京，定要苦熬，住不慣。』

祥發臉紅了，囁嚅了許久，纔說：『北京總比家鄉好。』

『自然比家鄉好，可是你去住住看。』

祥發不願意聽這不吉兆的毫無着落的話，心裏打了一個不高興的結，坐了一回便告辭出來。

回到家裏，妻已睡了，說又在發燒，祥發這一夜當然不會合眼。

妻的呻吟和咳嗽聲連續地震動着悽冷的空氣。他心裏麻亂極了，想着二堂叔的話，想着北京，想着自己愁苦的家庭和不幸的身世。他一回兒悽傷，一回兒恐懼，一回兒欣喜，許多種的情緒扭着結，像一個小姑娘馬上要被花花轎抬到生疎的婆家去作媳婦一樣。也難怪，這次的離家是祥發開始他新的生命的關鍵：

二

過了年，祥發是三十二歲的人了。以前雖也出過門，但和這次完全不同。以前不過是到離本村百餘里內的鎮上去討賬或是批發貨品，肩上揹一個衣包，騎着『兩腳馬』，一、二天功夫便到，一、二天功夫便

回來。這次可不同了。這次是到北京，迢迢七八千里路，最少也得花六七天；路上將經過許多大地方，將看見許多爲他久已神往的新奇的東西；到了北京，認識的人只大堂叔和二堂叔，別人不但不認識，連話也不會懂。一個生疎新奇的熱鬧地方眼看得馬上就要跳進去，一段光明的新生命眼看得馬上就要在前面展開了。

祥發想出遠門，原不是一天的事。他在二堂叔家裏看過申報，聽過大堂叔二堂叔許多關於另一個社會的談話。這些美麗有趣的地方在他腦裏打上深刻不滅的印象，他開始厭棄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自己所住的地方那真乏味極了：古舊的破屋子，倒塌的牆和狹隘崎嶇的石路，鴉片館，小賭攤，襤褸的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戴着一個沉鬱愁苦

的臉，談着關於糧食漲跌，土匪兵災之類的事。……他懊悔從前不會進學堂念書，他羨慕大堂叔和二堂叔。

前年，祥發住了十多年的店倒閉了。這不算稀奇的事。村裏，鎮上，以及鄰近許多地方，近來每年都有許多店關上門，貼上『召頂』的字條的。祥發失業後，只靠着妻做女紅所賺的錢來敷衍日子，想盡了路頭謀生意，都毫無結果。恰好大堂叔大學舉了業，在北京有了很好的差事。他喜歡極了，寫了許多次信去求他設法。起初，大堂叔回信說『自己的脚力小，外面也沒有你能做的事』，叫他還是在家鄉一帶另外找條出路。以後大堂叔暑假回了家，他又苦苦去請求，說家鄉一帶，實在再也找不到飯碗，店舖是放排似的倒閉着，其勉強能支持

的，也都拚命減裁店員，那有自己插足的分兒；說自己三十多歲了，總不能老是厚着臉坐在家裏挨餓，自己是只隔一層肚皮的親姪兒，總得看祖上的分提攜一下，說從前叔祖爹在，也屢次帶自己的父親到外面辦過差事的。

「祥發」，大堂叔是想着事實上的難處，嘆了一口氣說：「你年歲雖比我大，但外面的事總不及我知道得清楚。你聽我說，你是個做生意的人。你的長處是算盤打得好，秤稱得狡猾。可是你這些本事，我所能找得的事都用不上。」

「我在店裏也管賬的，還可以寫寫字。——」失望了許久，祥發纔想到這一條路。

大堂叔說，外面如今大學畢業生也半文錢不值，能寫兩筆字有什麼用處！說外面有的是學校，每年製造出一批批的畢業生，社會上也並不給他們相當的飯碗。現在的都市地方，就如一隻清水糞坑，蛆太多了，糞則有限，那裏有法子擺布這些蠕蠕蠢動的蛆蟲？而且內地裏又百業彫敝，日就沒落，大家都覺得都市裏好，都向都市裏跑：『你以為外面容易找飯吃，可知外面是清水糞坑呢！』

這些話辭發自然都不十分懂得，但他聽大堂叔不肯替他設法，心裏湧上一團絕望的雲霧，坐在一旁，無言地流淚了。

大堂叔雖然是個新人物，但看姪兒這走頭無路的可憐的神態也就軟了心了。想了半天，只有半作安慰地用慢慢想法的話允許他。叫他

等着，作興可以替他謀個錄事的職務。

這次寒假，祥發日夜期望着的消息終於出乎意外的由二堂叔帶來了。差事是下級錄事，每月十五圓的薪資。二堂叔說，儉省用，可以管他吃用，要想寄錢給媳婦可不容易。祥發喜歡極了。他想，在店裏一天忙到晚，也不過七八圓一月的工薪；現在是加倍了，而且還可以到大地方去見見世界。祥發大樂之下，每時每刻都在心跳着，吃飯睡覺也不能安心，直到動身的時候。

三

十八日天沒亮就和二堂叔動身。妻流着滿臉的淚送他到門口，祥

發安慰了她幾句，自己也黯然了。

到北京是在動身後第六天的早晨。在路上，事事都由二堂叔一手照理，祥發只有瞪着眼睛東張西望的分兒。二堂叔幼年時他是抱過的，便是現在，還依舊不脫孩子氣；但如今到了外面可不同了；如今祥發自己倒成了個一無所知的孩子，全仗二堂叔來照應了。外面一切未見過的東西都引起他的驚奇，使他覺得不可思議。他相信二堂叔對於這些東西都十分熟悉的。他問了許多幼稚可笑的問題。二堂叔有時故意謊騙他，有時嘲笑他，有時對他作不耐煩的表示。他開始覺到羞愧和無謂。

在前門下了火車，就隨二堂叔帶着行李乘洋車到大堂叔辦事的地

方來。休息了一回，大堂叔約他們一塊出來吃午飯，說是替他們洗塵。兩位堂叔穿着西服，風度舉止都英俊漂亮，一點兒也不像家鄉的人了。祥發注意到自己，自己的身段是一付典型的內地店夥的身段：平頂的頭，蒼白乾枯的臉，微曲的肩背，和不合時的衣服。他和堂叔們走在一起，覺得一舉一動都不自在了。他意味到自己的醜陋，自己的狼狽。他可憐他自己。

飯館是挺美麗的。祥發拘束地在堂叔指點的座位上坐下來。茶役偶而向他注視一眼，也要使他感到靦靦和不安。

「現在你居然到了北京了？」吃着飯，大堂叔開玩笑地對祥發說：「覺得北京比家鄉如何？」

「從前皇帝建都的地方呀，」祥發忸怩地答：「自然比家鄉好。」
「我說他到北京來了，會住不慣。他不相信。」二堂叔又說那句話了。

祥發覺得二堂叔是故意苦窘他，心裏很難過。但他勉強堆了笑，說：「叔叔都住得慣，我那就住不慣？」

「好，你住着試試看。——你說話，人家都不懂；這裏的人情世故你也不知道；你是內地裏做慣了生意的，如今却由半天裏跳進一個生疏的環境裏來吃飯，什麼事對於你都不熟悉。——我打個比方給你聽，好比水在這樽子裏已結成一塊圓形的冰了，你要把這塊冰再放進一個多角形的盒子裏去，放得進去放不進去？你是三十多歲的人了，

是一塊化不開的冰了。」二堂叔裝着老成的樣子，滔滔地說着，偏過頭問大堂叔說：「對不對？」

「反正是他自己願意來的，弄不好，我也沒辦法了。」

「多少人在家鄉找不着事做，跑到外面來？」祥發梗起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緩慢地說：「村裏就不下二十多個。我店裏七個朝奉，現在三個在江西當兵，兩個在黨部裏做書記。他們不也都混得很好？」

——在家裏沒飯吃，不出來也不行。」

「中國的社會，不澈底革一次命，也真沒有出路了！」大堂叔嘆了一口氣，對二堂叔發起感慨來：「經濟，完全靠在帝國主義者底腳下；政治是如此的紊亂；內地的封建社會拚命地崩潰，失業的人，都

市裏也沒法收容。大家走頭無路，不是去當土匪，就是在家裏吃老米飯。像祥發他們總算是最幸運的了。」

『古話說，世運六十年一轉。我想不久總要出一個真命帝主的，像這樣亂糟糟的還得了！』祥發半懂不懂地插着說。

二堂叔哈哈地笑了。

『你別笑他，』大堂叔滑稽地說：『他這議論倒像是辯證法的社會觀呢！』

祥發不懂大堂叔說的是什麼，但他知道是打趣自己。他臉紅了，搓動着兩手，看着。

吃完飯，二堂叔匆匆地取了行李上學校去了。大堂叔陪着祥發在

祥發辦事地方底左近找好了一家公寓，看定一個小房間，說妥了是連伙食茶水每月十二圓。祥發知道外面房租伙食貴，自然也不必自己去參加意見了。回頭把行李東西搬來安排好了，大堂叔教了他一些公寓的規例，叫他只管放大膽子過日子，別手慌腳亂地像鄉下人，叫茶役看了笑話。叮囑了幾句，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起，大堂叔就來帶他到辦事所裏去開始工作。他們工作的地方是一間半中半西光線黑暗的大房間。裏面放着兩條長條台，坐着十來個人，埋頭忙碌地在抄寫文件。主任替他找了一個坐位，交了一束紙章給他，叫他照着原底用正楷謄寫，不要掉字，不要塗改。祥發恭恭敬敬地應諾着。坐下來後，偷眼看了一下同伴們。同伴們都

渾身帶着異鄉人的氣息，有穿學生裝的，有穿長袍的，但看來都比自己神氣。他們不時的在伸紙蘸墨之餘向他掃射幾次眼，他覺得自己不自在極了。

提起筆寫上三四個字，就覺得自己的字一點也不整齊；換了一張紙，寫不到二三行又發現掉落了一個字。他心裏很慌亂，心想像這樣不順手，豈不糟糕！鎖定了一下，纔寫得較為滿意了。

主任站到他身邊，把他寫好的拿起來看了一回，毫無表情地交還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又走到旁人的身邊去。

祥發開始了他的新生命後，雖不會完全應了二堂叔說的「住不慣，要苦熬」的話，但他漸漸覺到這生活的空虛和落寞了。每天早上九點鐘去工作，吃了午飯又重去，到下午四點鐘就回公寓來。工作的時候，大家低頭寫字；工作完了，同伴們都有說有笑地走出來，誰也不會理睬過他。回到住處，只有那滿室淒冷僵硬的空氣在等候他呼吸。這樣，他覺得自己是住在一個無人的沙漠上，他覺得自己已成了另一種動物，和其他人不同的一種動物。……好比，一天到晚，就難得有一二次和其他人接談說話的機會。

最難挨度的是下午工作完後和晚間。到了星期假日，那更無聊賴了。大堂叔那裏也會去過幾次，但一次也沒在家；二堂叔的學校在什

麼地方也不知道，自然無從去找。祥發唯一的消遣，便是站在門口，瞪着兩隻孤悽的眼睛看馬路。汽車洋車捲着濃厚的灰土像走馬燈似的飛奔着過去。那些過路的人，看來都非常活躍，非常快樂高興。這使他覺到自己是一沒有生命的東西，自己所有的只是一個乾癟枯死的靈魂。

除了車子之外，在下午的時候還常常有三三兩兩的女學生走過。這東西最能引起他的注目。她們披着短髮，穿着緊窄的衣服，談笑自若，一點也不怕人，和家鄉的女人一比，完全兩樣。他當然不敢正面看她們，但當她們走過門口，他就有充分的機會盯看那扭簸着顯露了清晰輪廓的臀部的後影。他幻想到一些使自己心跳的猥褻的事，就又

自然而然的想念起妻來了。

在室內的時候，是無事可做的，只有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向每一件東西注視：粗劣的桌椅直挺挺地立着，窗扉門扇都破舊到像一個殘廢的乞丐，屋落裏結滿着蛛網，牆壁上有斑剝的石灰……這些東西和自己一樣的乾枯冷落，和自己一樣的毫無生氣。於是他又想着妻，在幻想裏描摹着，她正在家裏做什麼？咳嗽，呻吟？低着枯黃浮腫的臉在做針線？提着小斗在澆溉梔子花樹？……

一天下午，二堂叔來了，這真使他狂喜得直跳起來。

『過得怎麼樣？』二堂叔坐下來，含笑地問。

『還好。』

「不見得吧，住得慣？」

「事情也很清閒，吃食也不壞。什麼事都比家裏好。就是太寂寞了一點。」祥發含着由衷的歡笑，說着，就站到門口高聲地喊：「殺王！殺王！來開水。」

二堂叔頑皮地笑了，說：「我不渴。——這是你的京話？」聽差竟答應着提着水壺來了。

「到外邊逛過沒有？」二堂叔笑了一回說。

「沒有逛過，怕出去了，找不回來。」

「我陪你到市場上去玩玩。」

祥發當然欣喜地允諾了。

市場上電燈輝煌，織梭般地走滿着闊氣的男男女女，商店像鴿籠似的擠列着。祥發看見了許多爲自己不會見過的美麗可愛的商品。他目不暇給地向每一件東西盯着看，可是二堂叔走得太快了，又怕自己走脫了伴。他心裏又急亂，又悵惘。

「他娘的腰，」祥發趕上二堂叔，欣羨地笑着，用一句家鄉土話罵着說：「外面好東西真多，就是買不起。」

「是哇！我知道你看見這些東西要眼熱的。——你還不會到過上海啦，你到了上海，更夠你眼熱的呢！」

「不是眼熱，我說着玩的。」

「祥發，你作勁賺錢呀，賺了錢，什麼東西都好買。」

祥發梗着兩根青筋笑了，說：「賺錢，到那裏去賺錢？除非做强盜！」

二堂叔買了幾本書和一些日用品便出了市場，替祥發叫了洋車，自回學校裏去。

祥發回到公寓裏，和往常一樣，一團落寞悲哀的空氣直襲到他的心尖；但比往常更難受了。市場上那些美感可愛的東西模糊而又清晰地，在腦裏閃耀着，向自己投着驕傲的眼。他感到壓迫，連呼吸也像被什麼堵塞住一樣。他嘆了一口氣，想，那些美麗的東西都是屬於另一種人類的，和自己毫不相干；不，整個的外面的世界都與自己毫不相干。他想到二堂叔說的「住不慣，要苦煞」的話，他開始覺得這話在

另一意義上是完全對了。

五

日子是照例落寞乾枯地過着。每月十五圓的薪資，起初，也會半文不少的領過兩次，可是第三個月便開始積欠了。主任說是「上頭」沒發款子來，一切開支都無着落，大家都沒有辦法，權且只有等等。這給祥發一個霹靂！但同事們都領不着錢，他要埋怨誰？現在，他除了挨度着那一切底精神的苦痛而外，又開始爲伙食房租焦慮着了。

這近一個多月的生活，都是由大堂叔供給的，大堂叔說：

「你沒命地要出來，現在可好了？」

話雖不是責罵，但聽來越發地使祥發難過；——自己是爲什麼出來的呢，不過想找一口飯給自己吃罷了，但是事實上連這一點也不能辦到了。未出來時，是在病損的妻身上寄生着；現在出來了，却又開始寄生在大堂叔身上了。自己是三十多歲的男子呀！……………

太陽漸漸由溫和轉到炎熱，已是陰曆四月末的天氣了。問了幾次主任，薪水依然是沒有着落。祥發懷着一個沉重傷痛的心，只有去找大堂叔。

「不知道薪水到幾時纔發？——像這樣總不是事。」

「政局又要有變動，你們的機關作興要關門大吉了呢，還談得上薪水！——你不會看過報？」大堂叔沉着嚴正的臉說。

這決不是大堂叔開玩笑！祥發心上壓起一塊重石，眼前繚繞着黑雲，他想哭了。

「唉……我的運氣！」

「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運氣，大家都是如此呀！便是我，近來不也是靠典當過日子。」

「我在家裏動身時，就知道這次出來不會有好結果的。——二叔叔偏要揀十八的日子動身。」

「十八的日子怎樣？」大堂叔驚奇地問。

「十八是破日。」

大堂叔無可奈何地笑了：「我的好先生，你還有閒心思想這些事！現在大家都已到這地步了，你在這裏等着，暫時是等不着什麼的；另找事，我實在沒這本領了。我看你在這裏住着也非常苦，我說你還是回去的好。——再過幾天，恐怕想回去也不成了。」

「……………」

「你真不願意回去，也可以，就和我一起住。我有一個饅饅吃，我總肯分一半給你。」

回去？祥發想到妻了。對於妻，他是每天都想念着的。三四個月中，妻不會來過信，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沒有？一個破落，淒涼，但是

很可愛的家鄉在祥發腦裏顯現出來了。……他想到來北京後的生活：乾枯，落窶，孤悽，愁苦，壓迫，恐慌……是他這三四月來新生活的全部。——還在這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地方待着做什麼呢？自己再挨着一切不能忍受的苦痛？給大堂叔多一個累贅？……

『沒法子，也只有回去。……不過是盤川……』哭喪着臉，祥發伸了口長氣慢吞吞地說。

『盤川，我給你一件皮大氅去當一下，總可夠你到家了。』

『一來一去百來圓的盤費，賺着的不過三十圓……』祥發慘笑着說。

『總算你遊了一次北京。』大堂叔說着，也滑稽地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大堂叔和二堂叔都來送行了。洋車拉到前門，車站上擾擾攘攘，和正月裏來的時候一樣。大堂叔帮着把行李東西搬上車廂，祥發的腦子如一張黑色的厚紙，什麼思想也沒有了。

「路上你要寸步小心，不要鬧出岔子來。——你也用不着難過，到家後再慢慢想法找個事做。生爲現代的人，都只有過一天，算一天，急也沒用。——這一次總算是你上了我的當。」

祥發對於大堂叔始終是感謝的，現在聽了這些溫暖的話，使他更覺得由衷的慚愧了。

「是我累了叔叔。」瞪着那兩隻枯澀的眼答。

「祥發，到了家，你的箱子花準已開了。」年輕不知苦痛的二堂

叔快樂地笑着說。

「二叔叔老喜歡說笑話。」祥發太陽穴上又梗起兩根青筋，悽慘地勉強笑着回答。但他對於年輕的二堂叔感到不快和忿怒了。他想這次的失意，完全該由二堂叔負責，他偏要十八日動身，未動身前就一再說自己到了北京「要苦煞，住不慣，」這都是不吉的朕兆！……

汽笛響後，兩位堂叔都告辭走了。火車在黃昏的大漠上向南飛駛。祥發由心尖上湧起一縷絕望的冷氣，他撲在窗欄上，像一個女人似的淒淒啜泣起來了。

在一個梅雨浙瀝的天氣，祥發拖着他絕望的靈魂，傷創的心，和一個打得粉碎的美夢進了家鄉。他心跳着，想着妻見了自己如何的驚

駭，他要如何的抱着妻痛哭一場……情緒是如四個月前離家時一般的緊張而且興奮。

到了家門口，推開那扇塌壞的門，屋裏冷清清的，妻的房門虛掩着。進了房，房裏闐寂無人。桌上檯上積着寸厚的灰塵，滿房裏放着薰人的霉氣。眼睛移到床上，床上翻亂着墊草，帳子被褥都不在了。祥發怔了一怔，全身像被澆上一桶冷水了。

他下意識地高聲喊了幾聲妻，樓板上急亂地一陣老鼠的奔竄聲，並不聽見妻答應；喪魂失魄地找到側院裏，院子是浸在陰森森的梅雨裏，關着一團死寂的空氣，也沒有妻的影踪。——只有院心中堆着一堆床草和紙錠的殘燼。那以前挺着大肚子的古舊的西牆，想是經不住

風雨的摧迫，不知幾時已倒塌了。零亂的磚土，正壓蓋在他那叢椴子花樹上；在磚瓦的隙裏猶露探着一二朵枯悴的白花。

祥發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陣黑，躺倒在泥濘的地上。

金小姐與雪姑娘

二十五歲的年青人，拖着孤零零的靈魂，拿了羊皮紙的畢業證書跨出大學門階；戴着一張窘苦悽愴的臉，東跑西走了半年後，很幸運地能像雞場裏的一隻雞，挨進擁滿在食槽邊的饑饉朋友們底隊裏，把自己的嘴啄擠着搶着擺放到食槽裏去。這便是說，由一個好朋友的提攜，介紹到市立中學當了名教員，把自己從講台上所能得的一些經緯，用那照例的方式又談給別人聽，每月賣人家一百圓，我算是已經有了職業了。

也是如一隻鷄一樣，它除擠着搶着把嘴啄放進食槽以外，還需要同和自己生理不同的鷄周旋周旋。我是個孤零零的二十五歲的人，又是在春天；我想女人。

我曾經和二位美麗的姑娘戀愛過，那是數年前的事了。那姑娘叫作雪姑娘，瞞着我，十八歲就和男人做過許多醜事。我在大學讀書，一些使自己聽了要噴血的故事由好事的關心人底信裏談話裏告訴給我。大家都說這姑娘要不得，淫蕩而且下賤。我懂得男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很自然地，哭了一場，就把雪姑娘贈我的相片丟進火爐去，把雪姑娘給我的信用作了手紙；只留下雪姑娘那影子不時在眼裏隱現，沒法對付。

到後來，我漸漸明白了些事，我知道這個吃人的社會是怎麼擺佈一個無瑕的女子。我不恨她，更不忍卑視她，恥笑她，像一般紳士們那麼做；且遠遠地想法打探她的消息。但我是個卑怯苟安的心很和我身分相稱的人。我蜷縮在自己的矛盾中，却想另找個女人造個故事來給自己掩蓋這傷痛。

我的好朋友覺察到這一點，給了我一個機會。

「子彥，」我的朋友說：『我替你介紹女朋友，把你的生活來調劑一下。我覺得你如果有個女朋友，生活一定會充實，心境一定會有着落。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患了像你這樣的憂鬱病，只有女人唯一的好藥劑。』

我被他搔着癢處，就笑了。

「你笑了？我一粒砂子恰恰丟到你皺眼裏。」好朋友非常高興了：「不是說笑話，你聽我說。我的未婚妻有個表姊，姓金叫金家鳳。人聰明，脾氣好，面貌也沒有什麼過不去；只是年歲大了點，看去像有二十五六了。——就是因爲年紀大了，聽她表姊說，所以也很苦悶。她的家庭是個新舊參半的家庭，准許她自由戀愛。但事到如今，看女兒的臉上已漸漸有皺紋，身邊依舊沒個男孩子伴着看電影，逛公園，心裏是比女兒自己還要急了。最近，來了個嚴重的訓令，說是到放暑假的時候爲止，如果還找不着女婿，那就怪不得做娘老子給將就找一個了。這僵局，她表姊想到你。我則怕你不願意。但我想你

們見見面，做個朋友總不礙事。由你倆和我倆的友誼關係說起來，也應該天生是朋友。我明天介紹見見面。你不妨試試看。」

好朋友是個老實熱忱的人。我感謝他的關心，打起精神等候着一塊甜的糖跳進我這苦澀的咖啡生活裏來。

事情如料想那麼順適，金小姐是由好朋友和好朋友的未婚妻給介紹見面了。聽了好朋友關於金小姐的說述，我原早就捧出我傷痛的心等候撫摩了；見了金小姐的面，——身段是修短合度，除了沒有一般時髦小姐的那驕矜和威風，上等的高跟鞋，上等長旗袍，一切都是時髦女人的氣派；五管端正，臉上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可是並不會蓋住那貧血的蒼白鬆弛的皮膚；微腫的眼皮裏嵌着兩隻枯澀的瞳子，像雨

夜的街燈，閃着淒清冷落的光；一種靦靦窘促，十分不活潑的神情，使我第一眼就生了同情和憐惜。從這些外貌上，我領會她是個安分的，好小姐，從前應該也有過叫人思慕的青春，而現在，年齡和生理的催促，又給過她怎樣的苦惱和折磨了。——我心裏下了個決心，準定要和她造點故事。

金小姐屢屢偷眼看我；我望了她，她就紅着臉巡視房裏的陳設。這種關心的看法，不是偶然，不是無心；她像是已經把我當作了她的對象，考察她這對象好不好，就像從前的姑娘偷看她已經被動地訂好終身的人一樣。她除偷眼關心地看我外，只忙着以淒清的含笑來承受別人的談話，不特意提出話來問她，她是不輕易開口的。

這一天，我們用的也是其他年青人進行事情的方法：一路去上館子，一路去看電影，一路去逛公園。在飯館裏，我是被好朋友倆口子安排着和金小姐對面。大家都似乎覺得，這和好朋友兩口子相對面有同樣的意義；在電影院的坐法，在公園，路上的走法，也都是被這空氣安排着。這意義，這空氣，金小姐是以靦腆的含笑默認了。

到了夜晚，和好朋友送兩位小姐回大學。兩位小姐推開門進去了；好朋友的未婚妻重又探出頭來，含着大家都理會得的一種神祕的笑，說：

「凌先生，家鳳姊叫我和您說勞您駕了；還有，說害你花了許多錢，說謝謝您了。」

這樣，見了幾次面，玩了幾次後，我們便居然是一對了。好朋友服侍未婚妻穿脫外衣，金小姐的外衣便居然由我服侍着穿脫；我的肩上染了頭垢或塵灰，金小姐便居然由腋下鈕扣上取花手帕給揮拭。

一天，由市立中學下課，回到寓所，素來零亂不堪的書桌忽然整齊起來。書籍紙章，層層疊疊理好在右角；文具小件也都各得其所的安置在靠牆的一邊。桌子的正中擺着一隻精美的蠟紙封裹的長方盒。

我正驚訝，聽差提着水壺進來，說：

『兩位小姐來坐了許久，等您沒來，就走了。』

我對着桌子和方盒出了半天神，便戴上帽子到女子大學來。填好會客條，在客廳裏坐了一會兒，金小姐一個人羞紅着臉出來。

「表妹沒回來。……」

「金小姐，謝謝你替我理了桌子，謝謝你精美的糖。」

金小姐把臉漲紅到耳朵邊，兩隻枯澀的腫子向我一閃，即便低頭弄手指。半晌，纔噗嗤笑了一聲，慢吞吞地說：

「桌子……糖是我忘記了，丟在你那裏的。」

事情便這樣可喜的進行。好朋友兩口子都是聰明人，從此覺得這局面是無須他們來周旋了，我和金小姐就有單獨在一起的機會。

一對年青人，面對面在一起，談話就比較得沒有拘束。自己的事，對於戀愛的見解，都漸漸由金小姐口裏聽到些個了。

她的談話雖然很簡略，但那意思我完全領會：

她覺得在現代社會盛行着的這種戀愛，並不見得比父母代庖的婚姻好。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在一種適當的偶然機會中相遇，便戀愛。這機會在社會上稀少得很，因之如一捆乾柴碰着烈火，便馬上燒了。這其間不容選擇，也不容考慮，有機會便要燒。從前的男女是由父母媒人給撮合，現在的男女是由那稀有的機會給撮合。這戀愛只能給青年以麻煩，以苦厄，反不如父母代庖來得乾脆。所以她家裏要代她找女婿，她並不十分反對。不過因為進了學堂，是個新女子；新女子應當戀愛，所以她也願意戀愛。

從前看過些新雜誌，新書報，受了一些理論的騙。在那欺騙中，替自己建築起一個美麗高超的理想，把自己的婚事看得非常認真。到

了現在，就吃了這認真的虧。一方面懷着那美麗高超的理想，一方面又幽閉在家庭裏，禁錮在學校裏。家庭是個內地的名門家庭，學校是內地的女子小學，女子中學。一些歷史上傳下來的觀念，習尚和空氣把她包裹着。她是個安分拘謹的人，只敢在那種歷史和社會特爲女子安排下的圈氛中過活，不敢造次，不敢疏忽。她懂得這個社會只准許女子怎樣做人。

她漸漸知道從前所懷的那理想，不是現代這個社會上一個女人應該有的理想。花一般美的憧憬已和那時的青春一起埋葬，昔年的豪氣與鋒芒已被迎頭關來的現實碰成碎末了。她現在對於戀愛的懷抱很簡單：只要有一個男人，這男人不十分豈有此理，願意接受她的愛，能

忠心專一的待她，她的戀愛的事便算萬分美滿地解決了。至於這男人不了解她，不遷就她，甚而給她氣受，瞧她不起，她都願意忍受。她有的是軟和溫貼的心，可以忍受。一般時髦小姐，她們驕矜，她們威風；但那驕矜，那威風，終究是要在被男人獲得時消泯的。因為這世界，這社會，是男人的世界和社會。她是個軟弱安分的女人，沒本領反抗，乾脆就死心塌地的屈服。

集 柳 四

她想所謂獨身主義不是那麼容易辦到的事。她是已經被教養成這樣的女人，如一般女人一樣，有細膩豐富的感情，有女人的愛好；愛好一個溫暖安樂的家庭，愛好一個溫存忠心的丈夫。要抱獨身，則必得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找樂趣，找成就；而現在的女子一方面自己沒這

能耐，一方面社會也沒給這機會。她說，那些時髦姑娘，交際場上的花朵，在年輕的時候自然是願意怎麼就怎麼，快樂而且逍遙，可是年歲大了，獨自一個人，怎麼挨度日子？

這就是金小姐所以成爲現在的金小姐的緣由。這就是金小姐戀愛觀念的梗概。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見幾次面，或者我去看她，或者她來看我，都隨便。我比較忙，實在說，還是她來看我的次數多。以前她那種靦腆的神態，如今是以幸福的笑顏代替了。

金小姐的確懂得怎樣來愛一個男人：一個星期中至少要送三五次可口的食品給我吃；我那些不漂亮的領帶，已由皺折變成貼平，由四

五條變成十七八條了；兩隻睡了四五年的舊枕，在和她認識兩個星期後便已送給聽差，如今床頭擺着的是兩隻她親手繡了貓頭鷹在白楊枝上唱歌，一彎新月在天邊的圖案的綉套，配了三友實業社蘆花膽的美麗而且舒服的枕頭了；我的毛巾，我的牙刷，這一類盥具和日用小件都早已由她換置一新；素來污穢的手帕，每天都由她第一天要去，第二天變成潔白送回放入我的衣袋中；像一個豬窩的房間，被她整理裝扮得有照相登畫報的資格了。

如果不是刮大風一類的例外日子，每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我正朦朧朧地擁在被裏，就照例有緩慢安詳的皮鞋聲由遠而近，門推開了，進來了一個笑的臉；有時自己睡糊塗了，不聽見那輕碎的皮鞋

聲，醒來時也照例有一個笑的臉在我的床畔，或書桌邊。

「夜裏睡得可好？」伴着這關切的聲音的是羞澀的笑。

我的失眠症早已自愈，回答自然是好。於是我躺在床上，望着她那幸福的笑臉，零零碎碎的談點話。

「鳳，我拿什麼報答你？」有時我想起自己對於她的心，覺到由衷的愧惶和不安，就這樣和她說。

「你不要說這些話呀！」像一個慈母，替我整押着肩上的被頭，或是撫摩着我的亂髮。

起了床，在儼然一對夫婦的空氣中，對坐在桌邊吃着她買了帶來的蛋餅或加厘餃；八點到了，兩個人同出來，我到中學去上課，她自

回學校去。臨別，約定再在那裏會，誰找誰。

關滿了一肚子一脈管的熱情，十多年沒機會漏一點一滴，燒毀了我們金小姐的青春，如今是如澎湃汹涌的江水，找着個開口奔流泛濫了。當着這開口的很自愧的是我，一個給另一女子牽拉着心沒法擺脫的人。這個空虛傷痛的靈魂，如今雖像一隻橡皮袋，被熱水灌注得充實而且暖；但我不能沒有內疚。因為我對她只有憐惜和感謝，我是在一種無可如何的形境中，懷了一個可恥的心念騙取了她的愛情的。

這滑稽的悲劇，到四個月頭上便憑空起了波瀾。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陰曆四月末的惠風吹拂着身上的輕暑，我和金小姐在公園散了一回步，她忽想起××電影院新到了有聲名片。電

影看到『休息十分鐘』時，金小姐離開座到右邊 Ladies' Closet 裏去了。就在這空當，一個賣糖果的小孩遞給我一張紙條、

『您是凌先生？』他指向出口處說：『剛才一位小姐給了我一毛錢，叫我送這張紙條給您。』

我沒有功夫來詫異，展看那張包口香糖的小紅紙，上面東倒西歪的寫了幾個鋼筆字：

『凌家三哥：

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我前天到此地，住白象胡同三十二號。你可願意來看看我？

『王雪姿。』

我心裏一大跳！

『喂，賣糖的，』我下意識地喊回那小孩：『那小姐呢？』

『她交給我這條，剛才走了。』回頭指着我們座位後的第三排說：『原先就坐在那裏。』

我知道這件事有怎樣嚴重的意義，用功夫鎮靜了我自己，把字條裹入手帕放到衣袋中。

不一回，金小姐就回座，電燈重滅。四年前的舊事代替了那後半場電影，再在我腦中開映。

這荒唐姑娘只有一個貧病的寡母，無兄無弟，無姊無妹，是我祖母的姪女，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比我年小三歲。我們有三年相愛的

歷史，我會用金小姐愛我的這熱忱愛過她，我們曾互相給飲過一杯沒世難忘的初戀的芳醇。她進初中時只是個十五歲的天真女孩。照着我孀母的囑咐，我只把這終天露着嫣然笑靨的小姑娘當我的同胞妹來關愛，來照護；但那時我是個十八九歲的人，青春的烈火在我的血液裏燃燒，我的年齡我的生理不許我長久這樣看待她。不久，在有意無意間便自自然然地將我們的關係超出了兄妹的單純的愛。這姑娘太聰明，太懂事，不像其他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她知道把耳後邊，頸子上，調弄得沒一絲垢積；知道怎麼洒香水，擦巴黎粉；知道怎麼穿戴合時的衣飾，買時髦漂亮的東西；愛看紅樓夢 茶花女；愛看新時行的張資平 郁達夫的小說。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懂得了二十五六歲女人所

能夠懂的事。她的早熟，她的膽大放肆，常常叫她這老實的「三哥」驚駭。

一個星期日，我帶她到我們那中學所在的城裏一座聖公會禮堂改造的電影院看電影。是着了那電影的魔，我克制不住自己，在那黑暗中，抱了她作第一次的接吻。這十六歲的姑娘竟會吮吸起我的舌頭來！我被這姑娘像鐵索似的纏着，使我的舌頭麻痛，使我伸不出氣。這對於我是一個驚奇的襲擊。從此我們便半刻也不能離。

喝一口茶，吃一片餅乾，一隻蜜棗，都要喝了或嚼碎了互相餵食她纔高興。一有機會她就依偎到我懷裏，像一隻小小的百靈鳥，唱着那些不知從那裏學來的心呀愛呀的歌給我聽。一星期中至少有三四首

幼稚可愛的白話詩給貼上我的日記簿。我被這少女的熱情所沉醉，終天像喝了葡萄酒，迷迷糊糊不知該怎麼消受她。

高中沒畢業她便因學費無着停學。我家的店年年折本，賣去祖上遺田勉強供我上大學，當然也無法給她援助。我進了大學後因為要省錢，便不會回過南。第一年，聚精會神地讀她訴說相思的信，呆呆地躺在床上回味過去的夢，埋首在桌上給她寫十張八張蠅頭小字的信是我唯一的功課。不久她便由一位親戚介紹到醫院中作看護。從這時起，推說醫院裏事忙，她便不常給我信。而那些由好事的關心人給告訴的，和醫生發生了關係，被姓張的小夥子騙到上海去進什麼美術學校，被姓張的棄了，和姓虞的姘上了；其後是當電影演員，做舞女等

等一些使自己聽了要吐血的荒唐故事便源源傳來。

這荒唐姑娘，在起初我憤恨過她，但漸漸我便沒勇氣。我知道她是被這個社會怎麼對付着的。一個貧窮的少女，她有感官，她有現代人的物質慾願，置身在一個一切都商品化了的都市中，那些醜惡的人物包圍着她，那些美好的東西誘惑着她，她無法抵禦自己不成爲商品；稍一做錯了，這個社會便不饒恕她，於是掉在泥污中，越掙扎便越更深地陷落。她的墮落，她的荒唐，她自己沒有罪。……

四年不見的雪姑娘，到現在是以留下一個傷痛的印記在我的靈魂裏。

電影散場，外面已縱起淡黃色的街燈。吃了飯，送金小姐回到學

校，我便照着那張包口香糖的紅紙所開的住址找到雪姑娘的住處。瞞住了金小姐，自己偷偷地做這事，我避免不了良心的譴責；但我無法不這樣做，便做了。

叩了門，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上海娘姨。

「有個姓王的小姐住在這裏嗎？我姓凌。」

「哦，凌先生。小姐正勒啲裏廂等僚。」

走進那四合頭的小院中，東邊房門前站着一個苗條的女人。

「是三哥呀？」還是四年前的口氣。引我走進了房門：「你還肯來看我？我派你一定不睬我呢！——還認得我嗎？」

那滿不在乎的樣子，不知爲什麼使我生了嫌惡。

我控制着翻湧麻亂的情緒，勉強扮了個笑臉仔細向她望了一眼：一個圓如滿月的天真的笑臉，如今是瘦長而且憔悴；像一朵純樸的玫瑰花的少女風韻已整個毀壞。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道地上海派女人。在這女人身上，除了兩隻烏烏的大眼睛還依稀像當年，是再也找不出一絲兒我的雪姑娘的影子了。

『要是在外面遇見，就真不認得了。』

『女人十八變，話不錯。哈哈！』上海女人地笑着：『——你還是舊樣子，雖然穿了這樣漂亮的洋裝，我一看見後影就認得了。你看我的眼睛阿是蠻利害？』

房裏亂七八糟地擺着些東西：裏牆邊靠着一張矮鐵床，衣服，襪

子，毛巾毯，胡亂捲堆在上面；三兩隻箱子東橫西豎在地上，一隻開着，裏面是些紅的花的衣服，盒子和畫報；舊木桌上擠滿開着的閉着的香水瓶，胰子盒，香粉盒，皮錢盒，香煙罐子，啼笑姻緣，北平指南。……我喝着茶，抽着煙，想不出話來說，只把眼睛巡視着這周遭，心裏時時悽傷得想哭。

『我是請你來談談的。你別不作聲呀！——我問你，同你看電影的那位是你太太，是你愛人？』

『也不是太太，也不是愛人，』我窘促地假笑了笑說：『是新認識的女朋友。』

『女朋友還不就是愛人！哈哈。』

「你要說是愛人，自然也可以。」

「我做人漂亮。我不敢當着面招呼你，想了半天，纔想出那主意來。你告訴了她沒有？」

「用不着告訴她。」我囁嚅着說。

不一回，上海娘姨進來了，說：「小姐，喊個菜來哉。」

「你還沒有吃飯？」

「你吃過了？——吃過了也要再吃一點。今天我真高興，特意去買了兩瓶白蘭地。我要你陪我喝。肯不肯賞面子？」

我被強迫着帶到西邊屋裏。桌上擺着五六樣館子菜，兩瓶酒。

這荒唐姑娘一樽一樽飲着酒，像喝白開水。我心裏滾沸着一種說

不明白的難受的熱潮，有點待不住了。我站起來說：

「好吧，改日再來看你。」

「什麼，你要走？便是你那相好正等着你，既來了，今晚也得要和我談談。」

她抖顫着那酥臉上一隻塗滿口紅的嘴唇說着，按住了我；回頭又鍵上了門，說：

「好呀，三哥，你樣子沒變，人可變了。……我做錯的事，我自
己知道。……我至少也算是你的表妹，也算和你同過三年學呀！……」

「雪，你醉了！」我無可奈何地望着她那雙六七分醉意的眼睛

說。

「你別胡說八道！」咕嘟又灌了一大樽，「——你猜，我到北平來是幹什麼的？……我不怕你笑我，老實說給你聽……我要改邪歸正了。我的大伯要把我嫁一個知縣老頭子做填房太太，……在上海過慣了那種風風雨雨的日子，我也真願意嫁個人安靜地休息休息了。要不然，再過幾年，老了，不去討飯，做什麼？」

「哦，這人在北平？」這問法是我用了極大的努力纔做扮出來的。

「這人在我們家鄉，那裏是在北平！我到北平來是——反正我不怕醜，我說，我到北平來是打胎！……」

「打胎？」

「是打胎。怎麼，你要笑我？……那東西三四個月不來，在上海驗了，醫生說是——我本也知道是出鬼！我不對付，下半年怎麼嫁過去？……在上海——，馬上就風吹到家鄉。……敲了那小鬼頭一記竹槓，弄到五百塊錢，就帶那娘姨到北平來動手——北平我也早就想玩玩的。……」她閃着醉眼，端着樽子，喝一口，說一句。

像復活中南赫留道甫對於那墮落可憐的瑪司洛娃，我是沒法控制我自己了。我的天真無瑕的雪姑娘再在我意識中跳出來。一種舊有的熱情迫着我，使我想抱起她大哭，用傷痛蓋住的殘焰，我禁不住它的重新燃燒了。我自己笑我沒有男子氣，半晌無言，那一顆顆女人的眼

淚，如今是在一個男子的眼眶中打着轉了。

「雪，你把你自已毀壞成這樣，你三哥聽在耳裏，看在眼裏，受不住。你不要奢苦我。我恨過你，但我不會卑視過你，污罵過你，更沒有恥笑過你！……」

「哈哈，你這些話真好聽！……那麼，三哥，你原諒我的過去？……那麼，我怕死，不打胎了，現在嫁你，你要我不要我？」

——我原諒你，我願意娶你。我的喉頭滾着這談話，金小姐在我的腦裏一幌！我嚙緊口唇，覺得七八隻爪子在抓攪着我的心。

「你要我不要我？……哈哈！你這個……哈哈！……」喝了半口酒，流滿在印度綢的衣上。

她狂笑着，搖搖倒倒地站起去。我剛伸手來扶她，她身向前一栽，跪跌在地；把頭在我懷裏一陣亂揉，就放聲大哭起來。

我抖着手，側身下了門上的鍵，高聲把上海娘姨喊來、

『你小姐喝醉了，抬她到床上去。』

抬到了東房裏，歪在床上大笑大哭到十點，嘔吐了二三次。看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才抽身出來。

回到寓所，我像個女人似的抱住被頭獨自大哭了一場。整夜沉浸在內心的搏鬥中。

一朵鮮明無瑕的，自己愛過捧過的花，如今已被這殺人的社會制逼成這樣。我是第一個挑逗她少女的情慾的人。她給我飲過一杯永不

能忘的愛的芳醇。到現在，對於這給人踐踏成污泥的花朵，不只憐惜和傷心，我是依舊愛着的。她自己沒有罪，她的靈魂依舊純聖，依舊潔白。我應該拾起她，給以愛護和撫摩。……

但是，我怎麼安排金小姐？她被固鎖在歷史給遺留的女子傳統中，毀蝕了她的青春。到現在是無可措手地把愛情來任意拋擲。我騙取了她那無微不至的體貼與情愛。她要我填塞她那顆淒零冷落的心。

……

金小姐是被這社會取了封建傳統的毒害給淪落了的，雪姑娘是被這社會取了資本主義的方式給蹂躪踐踏成污泥的！我是個被遇養支配在一個懦怯可恥的人格中的人，對於這殺人的社會，毫不能拿出力量

與以摧倒；只拘守着自己的命運，靜候歷史車輪的推進。……對於這兩個女人，我應該援救那一個？給那一個以可能的幸福？……

好像一隻小蟲子闖進了蛛網，我是無法解脫自己！

在這苦厄的交鬥中，我嚙緊牙根過了一天。

翌日早晨，我尚未起身，金小姐照例踏着輕碎緩慢的皮鞋聲來到我寓所。她除帶來一件親手製了贈我生辰的繡着隻大鳳鳥在我胸口的睡衣而外還有一封她父親的信。那信上說她的婚事已在進行，大約不久便可定奪，叫她要於放假時回家去。

「這信我要你替我回復。」

這話的意思是很明白。苦鬥在我的心內陷進一個更深的嚴重意義

中了。

「你自己的意思怎麼回復？」我尷尬地扮個苦笑說。

「我不知道。你替我做主呀！」

她說着，羞紅了臉，無心地在桌上檢着我的污穢的手帕，回頭又忸怩地去在架上的上衣中尋檢。……

「這王雪姿是誰？」

我由昏亂的思緒中驚覺，那張包口香糖的約紙已在她的手中了。

這嚴重的局面眼見得已無可挽回。再把欺瞞繼續延長，我是沒這能耐了。嘆了口氣，愧惶驚乍的淚流滿在腮上，我把我想說的話都從頭對她說了。

「鳳，我對你的內疚，是無可饒恕！我聽你裁處，你吩咐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金小姐挺着兩隻枯澀的眼，呆呆望住我。……

第二天，好朋友和好朋友的未婚妻拿了金小姐的信來：

「子彥：

我決於今晨搭早車回家去了。

雪姑娘的遭遇，雪姑娘的命運，我是同情她，憐惜她，如同情憐惜我自己。她是你真正的愛人。她能給你的東西，我不能給你。我沒理由來攪亂你們！

我和你四個多月的畸形關係，是一齣滑稽劇，願我們把它如

一場夢似的忘去吧！我是個被幸福遺棄的人，生在人世，反正是行屍走肉。你對我毫無內疚，你不必難過。

一夜的哭泣與轉側，我自喜我能這樣做了。

祝福你倆！

金家鳳匆匆中

這一封潦草簡簡的信給我一個絕大的驚訝！一種愧怍和悲愴攪拌在一起，我只有無聲地流淚了！我把故事簡單地告訴了好朋友兩口子，就一氣跑到白象胡同來。

一進胡同口，瞥見雪姑娘的那位上海娘姨押着一車子箱籠迎頭來。

「你上那裏去？你小姐呢？」

那姑娘驚惶地望了我一眼，一邊催車子望前快走，一邊回頭慌慌張張的說：

「小姐……小姐……在屋裏廂。」

看了她那種尷尬的神情，我摸不着頭腦。快跑到三十二號，門是洞開着。推開東屋的門，一羣蒼蠅噁噁地飛鬧起來，腥味撲滿在我的鼻官。那床前狼籍地散亂着一堆堆血污的表心紙，棉花塊。我的雪姑娘捲蓋在血漬斑斑的毛巾毯裏，露着白牙齒，泛着個猙獰的青灰怪臉僵臥在床上。……

等我再有知覺時，是在醫院中，好朋友兩口子在我的身畔瞪着眼。

官官的補品

自己是個鄉下人。感謝閻王把我投胎在一家體面人家，一落地便有人喊官官。每天袖着手都會有好菜好飯吃。一切爲生存而忙勞的事，既有別人爲我忙勞，自己就樂得跑出那個野蠻無味的地方，到文明人的隊裏來過活。到現在，我是很可以了：白的面孔，白的手，文明人的打扮，文明人的言談，出出進進在跳舞廳，電影院，那一點兒我含糊？

我是很小年紀便離開家鄉的，算起來，已經十年出腳了。因爲許

多田地山業在家鄉，搬不動；又有母親在，母親是個老太太，說是不能把骨頭送到外鄉去，將來在陰間作孤魂野鬼，所以她老人家寧願留在鄉下，守着二三十年前的祖遺舊宅不出來，要我委屈點，每年回去給她看一次。我理會得母親這苦衷，年年都回去住一晌。今年，家鄉一帶雖鬧土匪，但也冒着險，由我大叔派了四個團丁保護着，平平安安到了家。

我自幼便不失官官的身分，有個瘦弱常生病的身肢。到後大了，懂到女人之類的好處，便又染了一身頭暈出冷汗的文明病。去年夏天在上海，和陸柔姬姑娘兜風玩，汽車出個大亂子，損血太多；雖補了血，可是身肢終究吃了虧。現在是更瘦損了。母親不缺少愛兒子的本

能，嚙叨着說：「官官這身肢要吃點補品呵！」其實我自己並不傻，當然懂得補品的好處。在外面，要吃補品是太方便。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魚肝油之類，既美味，又受用。回到家鄉可真糟！家鄉的人都是不知除了吃粥吃飯而外還要吃其他什麼的，魚肝油那會有？至於牛奶，家鄉的牛，是和家鄉的人一樣，只會馱着沉重的犁頭在田裏儂頸屈頭跑；那會像外面的牛，安安逸逸的如這些文明人，蹲在溫度空氣都合適的屋裏釀奶子？

母親說：「官官，替你僱個奶婆，吃點人奶吧？」

我笑了：一個站起來五尺高的人，偎到女人懷裏吮奶子。這固然不一定是做不得的事，但家鄉的女人不比外面的女人呀！這些女人有

的只是一臉枯黃乾癟肉，渾身放散着惡劣的汗酸臭；她們是不會把皮膚調弄得白嫩嫩，擦上香水巴黎粉安排給人摟着吻着的呀！

我向母親皺眉搖搖頭。

「爲什麼你搖頭？」

「那多難爲情！」

「有什麼難爲情？」母親笑了，給我解釋這誤會：「傻孩子，又不是叫你像個小官官自己親去吮奶子，是叫她擠在碗裏給你喝呀！」

我竟沒想到有這個好辦法，驚奇地問：「是像牛奶一樣，擠出來喝嗎？」

「自然是囉！這個可比牛奶好十倍啦！」

「那就試試看吧。」

母親真高興，馬上把話放出去。第二天就由一個外號叫鐵芭蕉嫂子的女傭領來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奶婆來。鐵芭蕉嫂子在前走，抱着個肥頭大腦的小毛毛；奶婆跟在後面。這奶婆有一身典型的家鄉婦人底調子：身體是上粗下細，蓬着一頭稿色頭髮像麻雀窠；小小的脚，隆起高脚背，歪放在「剪刀口」的小鞋裏；滯鈍的眼睛，扁鼻子，一隻暗紅色的厚唇鑲着些乾裂灰白髒東西在兩角；枯黃的臉子，汗酸的氣味，自然也不缺少。她穿件龐大的破舊藍布褂，兩隻東瓜般的大奶子在胸口蠕蠕地隱約幌動，和她蹣跚跚跚的步子節拍着。

母親叫她坐，她忸忸地坐下了。丫頭倒了茶來，她趕忙站起雙手

接着碗，撕開嘴唇，黃色的牙齒連同暗色的齦肉都露出，笑着低聲說：

「折福呀，姑娘。」

「別客氣了。」母親說：「我家大官官，——想鐵嫂子也早和你說過了。——長得太快，小時又缺了奶，現在身肢太單薄，想找個人來擠點奶子吃。我看你人也結實，也知禮。我喜歡。就是不知你的奶子可好？」

鐵芭蕉嫂子兩手撐着那小毛毛的胳膊向上一盪揚，走過來，放着拉拉的男子聲音說：

「太太，你別瞧這婆娘醜樣子，奶子可真肥毛毛。吶，只看看這

點小龜子，幾個月的人，可就活是個李達哥！」

小龜子捏着肉包似的小拳頭，向那笑窩着，露出沒牙齒的紅齙肉的嘴裏塞。母親在他臉上調了調，肥而厚的棕色肉一陣抖。下巴，手膊也都有肥而厚的肉結成累累的箍箍兒。

母親問：「是幾個月的毛毛？」

奶婆原望住她的小龜子笑，聽母親問，把厚嘴唇包了一包，而後又露出齙肉來，低聲慢氣的說：

「七個月，要到九月裏纔滿週歲。」

「看毛毛，奶子不見得壞。」

「你解開鈕子給太太看看。」鐵芭蕉嫂子獻着殷勤。

我是躺在椅上抽煙捲，奶婆羞澀地用滯鈍的眼睛向我瞪一瞪，大約是不好意思解鈕扣。

「造你娘娘的孽！」鐵芭蕉嫂子說：「我家大官人沒見過你這葫蘆×奶子！快三十歲的人，小龜子也崩出兩個了，還害你娘娘的什麼臊！」

奶婆紅了臉，羞澀地再望一望母親；但母親已走到她身邊，沒奈何，只有忸怩地解開鈕扣來。

那對奶子挺翹着奶頭，真大得像瓜棚上吊着的大葫蘆。四週團團圍着褐色的斑點，青的筋絡，猶如地圖上的河流，交錯通佈到胸口。母親以一個買客鑑別貨品的神勢把奶子凝神仔細看，伸過手去揉了一

揉，豆漿似的白奶就望外直冒。鐵嫂子沾了點到嘴裏嘗一嘗，嗒着舌頭說：

「又甜又香，怪不得把這小龜子養得像豬一樣！太太，你嘗嘗看。」

「看了顏色就知好，用不着嘗。鐵嫂子，你現在和她談談數目。」

「你要作得主，你就老實自己說罷！」鐵嫂子吩咐着奶婆說。

「我自己也做不得主。我婆婆說，請太太瞧着給。太太是不會給我們虧吃的。」

「兩句話倒說得上路子。」母親安詳地坐下來，「照平常說末，

僱個奶婆到家裏領小官官，是三塊錢一個月。現在，我只要你每天來擠兩次，你的毛毛是照常吃。——你們寒苦

處，就讓你一月拿一塊半錢。」

「一天來兩趟，便一個月拿一塊半大龍頭？這筆交易可真做得。要是我那短命老公不下棺材，我也不幫傭了，釀點奶子賣賣錢，一生一世有得過。」

鐵嫂子嚷着，母親也笑了。奶婆羞澀地用舌頭在口唇乾裂的兩角舐了舐，露出齙肉含笑說：

「太太真是慈悲人，天保佑大官人將來做個一品官，我們再好好來啃點元寶邊。——太太，你老人家不知道，這年頭，過日子真不是

一件容易事。家裏家口重；公公是個殘廢人，也老了；我們毛毛的爸
又——

「快點擠奶子是正經。擠了奶子，再哭你那些喪！」鐵嫂子拿來
一隻有蓋茶樽，像一隻青蛙似的叫着說。

奶婆紅着臉趕忙接了樽子，重新把剛纔上好的鈕扣解開，右手扳
出左奶來，按着奶頭揉了揉，向樽子裏一擠捏，嗤嗤地發出清脆的響
聲，白的奶子就一絲一絲激出來。

我遠遠地望着，覺得很有趣。這婆娘真蠢得如一隻牛，但到底比
牛聰明了：牛釀了奶子，要人替擠捏出來賣錢，自己只會探頭在草盆
裏，嚼着現成的食；這奶婆，這隻牛，却會自己用手擠，賣了錢，養

活自己，還好養家口。我想，人倒底比牛聰明呀！

「我倒忘記問，你家裏有些什麼人？」母親憐惜的問。

「說起來，想太太總記得。」鐵嫂子搶着答：「他公公就是那個老不死的癱腿老陳，他老公便是去年大官人在上海鬧了大亂子在醫院給助血的那個小禿子。」

「哦，就是從前種我西村楊樹墩二十畝田，前年纔退佃的那家佃戶嗎？」

「可不就是那家破落戶！」

*

*

*

*

說起癱腿老陳和小禿子，我也記得這兩個人。癱腿老陳是我家佃

戶中最狡猾的一家。別家皆照規約交白殼稻，只他大籬小籬全上麻殼
糶。三十石租穀每年都要欠幾十斤不到堂。向他催索，或說要換佃，
老陳便拖着腿，像個蝸牛似的爬了來，哭喪着那張晦氣臉，向母親大
叔叩頭討饒。學會了一隻天花亂墜的嘴，說雨水怎麼不勻調，蝗蟲怎
麼多；楊樹墩離河太遠，又是高碓田，水是怎麼個難車法。說世界不
好，田畝捐，戶頭捐，團防捐，是怎麼繁重馱不起。說自己癱了腿，
一個兒子，雙手握不來四拳頭，倩伙計的工錢怎麼大。求母親可憐
見，賞他一家五六口子喝點糙米粥，說也是絕大的大陰騭。母親是個
慈悲人，老被他一說便說軟了心。直到前年，因為遭了『夾收旱』，
他竟欠起半租來。大叔發了火，說他抗租不法，要送他上縣衙坐牢

子。大叔的話都句句在理路上：大叔說，大家頭上同頂一塊天，大家全是在同樣的年頭裏過日子。爲什麼別家佃戶田裏都有勻調雨，滿田水，偏偏你種的田裏就沒有？爲什麼別家田裏沒蝗蟲，惟獨你種的田裏就有了？別家佃戶也一樣有團防捐，戶頭捐，田畝捐，也一樣倩伙計下田，爲什麼他們就駛得起，單單就只見你每年來叫苦怨天？說租券上寫好的有「無論蟲傷水旱，每年硬交白穀稻若干石。設有抗租拖欠等情，自願送署究辦。……」的話。也有你自己的指印在。你要知法，就莫犯法，安點本分。那狡猾癩子聽了大叔這斬釘截鐵的話，不怕他狡猾得像狐狸，也只有瞪着眼流淚，無話答；跪到母親跟前磕響頭，求母親給寬說，莫上縣衙裏投呈子。母親真是個老太太，見了他

那樣子，便又軟了心；叫大叔別追究了。說我們家也不在乎這幾石稻。過去的都讓了他。從此換家佃戶，免得以後再牽牛花，南瓜籐，拉拉扯扯一輩子也纏不清楚。

癱腿老陳的兒子小禿子，去年流落在上海，是我救他回來的。剛纔鐵嫂子提到的，便是這件事：

去年夏天在上海，我新愛上了陸柔姬。這姑娘是蟾宮跳舞廳的舞女，有一身象牙似的肉。烏亮亮的眼睛裏裝滿了情和愛。會唱英文歌，會寫白話信。那段嫵娜多姿的身段，世界上找不到東西來比擬。

那天晚上蟾宮舞廳舉行茶舞會。因為一時高了興，我和陸柔姬連着跳了十多個 Piece，直到散了場，猶不盡興。沒有音樂了，就開起

話匣子，叫陸柔姬教我跳探戈舞。鬧到快天亮。那幾天正是火熱天。空氣中無一縷風。工廠煙囪吐出的濃煙，毫不飄動，一朵朵凝成黑霧，迷漫了全市，越使人感覺得胸口如填滿了棉花。連電扇也失了效用。陸柔姬耐不住熱，要坐汽車去兜風。坐上汽車，我催車夫加足速率，風呼呼地在渾身鑽撲。陸柔姬把臉偎在我的胸口，頭髮帶着濃香在我腮上掃拂。我一時如醉如痴，學着時髦文學家底句子和她說：「我願意和你一同死。好比今天這汽車像近兩日報紙上所常見到的一樣，闖到電桿上去，或是翻到河裏去，我就和你這樣撲着，含着微笑於不知不覺中突然死去。那多有意義呵！」不想這玩話竟成了讖語，那汽車夫不知是喝了酒，抑是疲乏了，在江灣一個轉拐處，汽車整個

兒倒翻在路旁小溝裏。

這岔子是出得太悲慘了：可愛的陸柔姬跌壞了內臟，口裏鼻裏流血，不等到醫院就死去。我被碎玻璃塊軋傷後腦，昏厥三十多分鐘，打了強心針，纔復甦醒。只有那個幸運的汽車夫傷勢最輕，僅只跌傷右手。這岔子，連同醫藥費及陸柔姬家族的撫恤費共近五千圓。使我挨了大叔和母親許多埋怨和訓責。

我損血太多，悲傷過度，身體精神受絕大打擊，在醫院住了半月，毫不恢復。大叔由家鄉送款子來，見我病損成那樣，急得和醫生商量，要求用最快妥的法子爲我療治。那個外國醫生說應該行補血注射。我不知道這補血注射是什麼一回事，不願意照辦。那個外國醫生

是個和藹可親的人，打着滿口洋涇浜的上海話：

「補血注射是交關好，交關好。一點子也不痛。頂多也不過像蚊子咬一口。」

「到底給我注射什麼藥水呢？」

「是用別人的血給你補呀。」大叔到底比我懂得多。

「用誰的血呢？難道也買得着麼？」

「你這位少爺真是一位純潔的好少爺呀！」那外國醫生拍拍我的肩膀說：「世界上有的是貧賤人。他們沒本領賺銅錢，但是肚子不饒他，一樣要飯吃；不賣血，就得餓肚子。明白不明白？你好了時，到門口去看看，兩邊條凳上天天坐着些破破爛爛的阿癩三，都是賣血

的。」

我高興得笑起來：這世界真是個有趣的好世界，有了錢，原來什麼東西都好買的。

「可是上海這地方，」外國醫生皺着高鼻上的皮，搖頭繼續說：「撒爛污。十個阿癩三的血，有九個不清潔。毒來些，齷齪來些。要不得，要不得。」

大叔是個精明幹練的人，說這件事不是隨便做得的：上海這地方，大街小巷，滿貼着花柳病廣告，滿站着下流雉妓。賣血的人都是娶不起媳婦的，下流事那一件不做？那種毒血一朝注入自己血管裏，可就沒法取出來了。大叔說着，忽然想起來，說昨天火車時，在北

站遇見一個家鄉人。這人的血一定比較可靠。我問是誰，大叔說的便是這癱腿老陳的兒子小禿子。

「這小子怎麼也跑到上海來見世界？」

「可不就是這句話麼！——他一見我就向我借五塊錢。——這小子，也活該。說去年我家辭了他家佃，在家鄉找不着飯吃，聽了一個布客的話，說上海有的是工廠，工錢大，又不十分苦。他就花了心，糊裏糊塗，跟那布客溜到上海來。那布客倒真介紹他到浦東一家紗廠裏去當粗役，每天拿三毛錢工資。這王八蛋也真不走運，做了五個月，這家紗廠就關了門。——他說是什麼和日本紗廠競爭，虧本太多纔倒的，信他的胡說八道。——歇了工，再也找不到那布客；上海又

沒有一個熟識人，想回家也不行。這小子倒狡猾，就天天守在北姑等尋來往的家鄉人。」

「你給他錢沒有？要給了他，現在該離開上海了。」

「你這孩子真叫不懂世故！是別人叫他到上海來的，爲什麼我平白地要送他五塊錢？——我知道他的話是真話，是謊話！」

我不放心，催大叔快去找。大叔告訴醫生，說自己能找到可靠的熟識人來抽血，問可以不可以？

「交關好，交關好。我們醫院裏近兩天正沒收到好血。你把這個人帶來，讓我驗一下，看能用不能用？」

大叔出去一會子，果真就帶了陳小禿子來。這小禿子，我看見了

就認得。三十多歲的人，頭上披着幾根黃草似的稀毛髮。兩隻眼睛向上吊。穿了一身骯髒的白布褂褲，袒着胸口。赤脚穿着張了前口的陳嘉庚橡皮鞋。雖比以前憔悴了些，但纍纍的筋肉，依舊如一隻壯水牛。他垂着雙手，遞了我，溜着兩隻吊眼睛，只向房間裏的陳設巡掃着。

醫生不許他在我的病房裏登，馬上叫他出去驗血。醫生回來誇獎大叔的眼力真好，說這人的血是頂刮刮的。又說我的身體太弱，注射多了怕受不住，只須三個夸特就夠了。

醫院裏收買血，照平常價錢是每磅十圓。但有時讓賣者覺察到病人非用他的血不可時，他便居爲奇貨，要挾着抬高價錢，也是常有的

事。這小禿子是狡猾得如他父親一樣，見大叔特地到北站去找他；驗了血，醫生又說頂刮刮，他便抓住這機會，要敲我竹槓：三夸特血要大叔給他二十圓。

「你這小子纔叫不識抬舉！」大叔罵他說：「我家大官官可憐你，怕你在外鄉流落，纔特意薦你這筆交易的。你如今却要敲竹槓。好罷，你敲吧！——你別想錯了路頭，你不看看門口等着的那些窮光蛋是幹什麼的！怕我買不着血！」

小禿子仰天嘆了口氣，覺得已無所施其狡黠了；求我可憐他，酌量多給點錢。我只想我的身肢快復元，免得老在這醫院裏悶待着，急壞人。請大叔就看他家鄉人分上給他十五圓。

醫生抽了血，（盛在一只放有藥水的瓶子裏保護着，使不走熱度，不凝固。）當天晚上就給我施行注射。這注射真不甚痛。只是十多分鐘後，却發起寒熱來，像是患了瘧疾病，震抖得鋼絲床都叮叮作響。我害怕起來。

「我上了當了！」我顫着聲音嚷：「醫生沒有仔細驗，小禿子的血裏一定是有毒的呀！」

醫生和看護都輕言靜語的替我解釋，說這是注射後必然的現象，過一會兒便會好的。我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寒熱是退了；只是渾身難過，精神也十分萎靡。

我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月，等精神身體全恢復，纔被大叔迫着回家

住了幾個月。

*

*

*

*

母親憐惜的問：「你丈夫現在是在那裏？」

「他去年打上海回了家，」奶婆換了右邊奶子，繼續捏擠着答：

「——太太，我們這種人家，那裏馱得起一個人，閒着手，只吃飯？公公婆婆天天和他吵。在家裏閒住了半個月，就和幾個鄰舍約着同走了。說是到省裏去當兵，可是他又沒盤川。——出去七八個月了，沒音信，也不知道到底在那裏。」

「這種下種老公，死了也乾淨！冤枉他頂了個龜子頭！」鐵芭蕉嫂子嚷着，在那毛毛臉上劈劈叭叭親了幾個嘴，和毛毛說：「你真學

你那寶貝老子呀！你將來要又做得，又駛得，賺大的元寶來養你的媽。」

奶婆擠好一樽子奶，怕回去遲了要挨婆婆罵，即便抱起她孩子走。母親叮囑她要多喝湯水。吃了湯水，奶子自會釀得好。並說我家也不多她一張嘴，每天就到我家來吃飯也可以。奶婆笑露着嘴裏的齧肉，說了許多添福添壽的話。

鐵嫂子把奶隔水煨熱了，便拿給我喝。這人奶用不着放白糖，也是甜盈盈的；也並無腥氣。在外面，每磅牛奶是四塊錢一月，大般又都摻混豆汁，比起這人奶來，是遜色多多了。

我每天吃兩樽子奶。奶婆從不失時地於我家吃中飯晚飯時來兩次。吃了飯，便擠奶；擠完奶，便又忙着回家去。這奶子果真是件好東西，一個多月後，我的飯量大進，臉色也豐滿紅潤了。我在這野蠻無味的地方是住不慣的，早就想出去；可是縣境內四處皆鬧土匪，各大村鎮雖都辦有人民自衛團，但是並不能真的把些惡貫滿盈的劣種斬草除根。爲這事，母親不放心讓我冒險走，說趁這機會在家多吃幾月奶，好好養息一晌。到了外面，要吃奶子可不是容易事。

談到土匪，最近一個月來風聲是更吃緊了。五龍山的土匪在上月和另一支土匪併了伙，嘯聚五百多人，槍枝子彈皆齊全。寫了信給縣署，勒索三萬圓，一個星期內得交款，分文不可少；否則便立刻攻

打縣城，劫掠鄉鎮。這風聲傳出，各村鎮團防忙着聯絡佈防，通路都日夜加崗。一有行跡可疑的人，便檢查拘詢。

大叔是個團董，終天在團防局裏辦事。我在家裏太無聊，也每天上那裏去坐談，聽新聞。有時捉住了行跡可疑的人來審問，那就更有意思。團防局是設在我們村上的宗祠中。這兩天團董皆在這裏聚會，談天。

「上半年出了掃帚星，我便知道是大亂之兆。」一個人這樣說：「——聽說這股土匪和共產黨有聯絡。地方上不早想法子給剿滅，將來羽毛豐滿了，那時看好世界！」

「也是地方上的數運到了。古話說，劫數，劫數，凡事都有個

數。我們不要看別的，只看那個村上，那個鎮上不是一天天敗下去？十家就有九家窮到沒飯吃，十個鋪子就有七家關門倒賬。這不是數是什麼？」一個老頭子捋着鬚鬚，話是十分有道理。

最新奇的議論是由我的一個在外面做店友，新近纔回家歇暑的遠房堂兄說出的：

「地方上一天天敗下去，並不是什麼數。依我說，是把錢給外國人騙奪去了的緣故。記得我們小時，村上那一家不是紡棉花，織土布？那一家不是點用豆油燈？就說吸煙吧，也是打火石點了紙捻吸旱煙；幾會看見人劃了火柴吸大英牌，小刀牌的紙烟？東西自己製了自己用，錢是流來流去在自己人手裏。那時是誰也不愁沒飯吃。後來可

不同了：紡了棉花，織了布，是銷不出去了。大家都知道洋布衣裳，竹布衫褲是又便宜又好看了。豆油燈嫌不亮，要點美孚亞細亞洋油燈了。這些東西都是外國人想盡法子製了來騙中國人的錢的；錢騙走了，沒法弄回來，你叫地方不窮嗎？還說什麼數？——到近來，更不同了：種田的一年忙到頭，交了東家租穀，繳了什麼捐，什麼稅，只落得兩手空空。要喝碗糙米粥，也不是容易事。談做生意的吧，地方上有錢的人都望外面跑，大家都曉得現在外面是熱鬧好玩的世界。他們要坐汽車，看看電影，誰耐煩在內地鄉下住？——好比說，我這位堂弟，不就一天到晚上海上海的不肯在家裏住？——

「你別扯上我！」我紅臉笑着說：「你自己不也是喜歡在外面

住！」

「就是這話呀！」堂兄繼續說：「——有錢的人到外面過世界去了，小康人家一天天貧窘起來了；留下的只是些窮光蛋，赤手空拳頭，做一天，吃一天糙米粥，那有多少錢買東西？你說店舖不關門，倒和誰做買賣呢？——好了，種田的不種田，做生意的夥計，朝奉，也一個個在內地找不着生意做，——你說跑到外面去吧，外面也一樣，失業的人還比內地鄉下多。——這些人不去做强盜土匪倒做什麼？你說什麼是數？」

「無論你說到天邊，數總有個數。」老頭子反駁着說：「要不然，爲什麼從前外國人就不會騙中國人的錢，單單在這時就來騙呢？」

這不是數是什麼？」

「從前我們中國是閉關自守呀！」堂兄真是個會駁辯的人，「從前外國人是不許到中國來，自從打了敗仗，外國人進來了，你看中國不就一天天窮了？」

「聽說，外國也是亂糟糟的呢！前幾天報上不是說美國失業的工人有多少百萬，日本失業的又是多少百萬，這不是中國外國都逃不了這個數！——我說，歸根結底，總是個數。」

說老實話，我對於這些議論是絲毫不感覺興趣的。我只希望把守通路的團丁多捉幾個行跡可疑的人來，看那審問時的情形，真是有趣極了。像有一回，捉着五個變戲法的山東人，有兩個女的，裹着小小

的脚，聽說却會飛牆走壁。審問了許多次，大家都不敢放；沒會證明他們是土匪的探子，又不能就地正法。到結果還是送到縣城裏去發落。……

一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是在一天中發生的。就是離本村三十里薛家鎮的團勇忽然押了陳小禿子來。

團勇帶有薛家鎮人民自衛團的信。信上說，捉住的這陳小禿子，不但行跡可疑，而且在他褲腰縫裏搜出一封五龍山土匪給大鳳山土匪的要函（大意是約日子攻打縣城），顯然是土匪的信使無疑。因為盤查了，知道他是我們村上人，所以特意交由我們村裏團防局來發落。

這事真叫我吃驚不小。

陳小禿子比前穿得漂亮了，見了大叔和我就叩頭大哭，說自己沒有做土匪，是在北河鎮做小本買賣。因為好久沒回家了，特意回來看看的。走到薛家鎮就被誤拘了。褲子則是在旅店中和另一客人互相穿錯了的。腰縫裏有信，自己也並不知道。但薛家鎮團勇却說，他走的路不是到我們村裏來的路；是到大鳳山的路。他是土匪的信使是無疑，用不着再盤問的了。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料子！」大叔罵着說：「看你種我家田時，你和你老子就會狡猾；去年在上海，你又敲竹槓！好呀，這種敗類不辦，地方上還了得！」

大家的意見都相同，說這龜子吊起一雙賊眼睛，一臉殺氣，是個

大兇手；不殺一做百，是天理也難容的。

事情做得非常神速。小禿子立刻就反綁了手向南村河灘上牽。他蹀脚大哭大鬧，要求放他回家會一會娘老子和妻兒也沒有准許。

因為要殺一做百，大家都主張不鎗斃，乾脆用大刀砍。由團丁裏挑出一個殺豬的作劊子手。這人一臉黑麻子，自告奮勇，喝了滿肚高粱燒，捏把馬刀押在小禿子後面走；兩隻醉紅的眼睛，構成一個猙獰面孔，叫人看了不由得抖顫。

河灘上是擠滿了人。

小禿子押到河灘上，已哭嚷得力絕聲嘶，臉色轉成灰白，挺直了眼睛，沒一絲人形了。劊子手一脚踢倒他在亂石上。——這小禿子到

死還狡猾，故意把頭頸貼在一塊大石上，扶也扶不起來。劊子手沒奈何他，雙手把住刀柄，像砍柴似的亂砍了三四刀。

看的人都嚴肅無聲息，只有幾個野孩子拍手聲。

小禿子被亂砍了幾刀，鮮血濺滿在亂石上，已經僵臥不動，劊子手也被其他團勇扶着走了；忽然那屍首又掙扎起來，舉着雙手，像鬼叫似的放着尖嗓子斷斷續續的哼。大家都嚇得向遠處避，嚷的嚷，跌的跌。有幾個膽大的莊家人走攏去，拾了大石頭，對着那屍首的頭如打蛇似的一陣亂擊，白的紅的濺滿地。——我是嚇怔了，緊拉着大叔的手要走。

「你們可想得起這人做土匪！」

「這龜子，該這麼死，該這麼死！」

一路上人都談這事。大叔打趣說：

「這龜子的血現在可不值半文錢了，去年要賣五圓一個夸特
啦……」

我和大叔回到團防局，却看見我的奶婆披頭散髮，由局裏大哭大
嚷走出來：

「我毛毛的爸不是土匪，我毛毛的爸不是土匪！」奶婆露着暗紅
色的顴肉，張大嘴巴像發狂似的直着嗓子嚷：「黑天大冤枉！黑天冤
枉！團防局我家也出了錢，……出了錢叫你們來殺人！黑天大冤枉
呀！……」

嚷着就望河灘上蹣跚的奔。許多孩子婦人跟在後面看。人叢裏鑽出鐵芭蕉嫂子，趕上去，一把拉住了哭嚷着的奶婆，放着青蛙似的男人聲音罵着說：

「你這婆娘纔叫屎迷了心竅！你這老公就配零肉細副——殺了還是造化了他！你不回去給我官官擠奶子，却碰着五通神似的哭你娘的什麼喪！你……」

藁竹山房

陰曆五月初十日和阿圓到家，正是南方的「火梅」天氣：太陽和淫雨交替迫人，其苦况非身受者不能想像。母親說，前些日子二姑姑託人傳了口信來，問我們到家沒有？說「我做姑姑的命不好，連姪兒姪媳也冷淡我。」意思之間，自然是要我和阿圓到她老人家那裏去住些時候。

二姑姑家我只於年小時去過一次，至今十多年了。我連年羈留外鄉，過的是電影電燈洋裝書籍柏油馬路的現代生活。每常想起家鄉，

就如記憶一個年遠的傳說一樣。我腦中的二姑姑家，到現在更是模糊得如雲如煙。那座陰森敞大的三進大屋，那間攪亂着兩蝕蟲蛀的晦色古書的學房，以及後園中的池塘竹木，想起來都如依稀的夢境。

二姑姑的做事似一個舊傳奇的仿本。她的紅顏時代我自然沒有見過，但從後來我所見到的她的風度上看來：修長的身材，清癯白皙的臉龐，尖狹而多睫毛的淒清的眼睛，如李笠翁所誇讚的那雙尖瘦美麗的小足，以及沉默少言笑的陰暗調子，都和她的故事十分相稱。

故事在這裏不必說得太多。其實，我所知道的也就有限：因為家人長者都諱談它。我所知道的一點點，都是日長月遠，家人談話中偶然流露出來，由零碎撫拾起來的。

多年以前，叔祖的學塾中有個聰明年少的門生，是個三代孤子。

因為看見叔祖房裏的幃幔，筆套，與一幅大雲錦上的刺繡，繡的都是各種姿態的美麗蝴蝶，心裏對這繡蝴蝶的人起了羨慕之情；而這繡蝴蝶的姑娘因為聽叔祖常常誇說這人，心裏自然也早就有了這人。這故事中的主人以後是乘一個怎樣的機緣相見相識，我不知道，長輩們恐怕也少知道。在我所撫拾的零碎資料中，這以後便是這悲慘故事的頂峯：一個三春天氣的午間，冷清的後園底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對倉惶失措的繫禪帶的頑皮孩子。

這幕才子佳人的喜劇鬧了出來，人人誇說的繡蝴蝶的小姐一時連丫頭也要加以鄙夷。放佚風流的叔祖雖從中盡力撮合周旋，但當時究

未成功。若干年後，楊子江中八月大潮，風浪陡作，少年赴南京應考，船翻身亡。繡蝴蝶的小姐那時是十九歲，聞耗後，在桂花樹下自縊，爲園丁所見，救活了，沒死。少年家覺得這小姐尙有稍些可風之處，商得了女家同意，大吹大擂接小姐過去迎了靈柩；麻衣紅繡鞋，抱着靈牌參拜家堂祖廟，做了新娘。

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並不多麼有趣；二姑姑要沒這故事，我們這次也就不致急於要去。

母親自然是慫恿我們去。說我們是新結婚，也難得回家一次。二姑姑家孤寂了一輩子，如今如此想念我們，這點子人情是不能不盡的。但是阿圓却有點怕我們家鄉的老太太。這些老太太——舉個例，

就如我的大伯娘，她老人家就最喜歡摟阿圓在膝上喊寶寶，親她的臉，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給她老人家看。一得閒空，就托支水煙袋坐到我們房裏來，盯着眼看守着我們作迷迷笑臉，滿口反覆地說些叫人紅臉不好意思的誇羨話。這種種囉唆，我倒不大在意；可是阿圓就老被窘得臉紅耳赤，不知該望那裏躲。——因此，阿圓不願去。

我知道弊病之所在，告訴阿圓二姑姑不是這種善於表現的快樂天真的老太太。而且我會投年輕姑娘之所好，照二姑姑原來的故事又編上了許多的動人的穿插，說得阿圓感動得紅了眼睛嘆長氣。聽說二姑姑決不會給她那種囉唆，她的不願去的心就完全消除，再聽了二姑姑

的故事，有趣得如從線裝書中看下來的一樣；又想到借此可以暫時躲
避家下的老太太；而且又知道金燕村中風景好，棗竹山房的屋舍陰涼
寬暢。於是阿圓不願去的心，變成急於要去了。

我說金燕村，就是二姑姑的村；棗竹山房就是二姑姑的家宅。沿
着荆溪的石堤走，走的七八里地，迴環合抱的山巒漸漸擁擠，兩岸葱
翠古老的槐柳漸密，溪中黯赭色的大石漸多，嘩嘩的水激石塊聲越聽
越近。這段溪，漸不叫荆溪，而是叫響潭，響潭的兩岸，槐樹柳樹榆
樹更多更老蔥蘢，兩面縫合，蔭罩着亂噴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縷太陽
光也晒不下來。沿着響潭兩岸的樹林中，疏疏落落點綴着二十多座白
壁瓦屋。西岸上，緊臨着響潭，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窗的圍牆上

面露探着一叢竹子；竹子一半是綠色的，一半已開了花，變成橘色。——這座村子便是金燕村，這座大屋便是二姑姑的家宅葉竹山房。

阿圓是個都市中生長的小姐，從前只在中國山水畫上見過的景子，一朝忽然身歷其境，欣躍之情自然難言。我一時回想起平日見慣的西式房子，柏油馬路，煙囪，工廠，……等等，也覺得是重入夢境，作了許多縹緲之想。

二姑姑多年不見，顯見得老邁了。

「昨天夜裏結了三顆大燈花，今日喜鵲在屋脊上叫了三四次，我知道要來人。」

那隻蒼白皺折的臉沒多少表情。說話的語氣，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臉龐同一調子：陰暗，淒淡，遲鈍。她引我們進到內屋裏，自己跚跚顛顛地到房裏去張羅果盤，吩咐丫頭爲我們打臉水。——這丫頭叫蘭花，本是我家的丫頭，三十多歲了。二姑姑陪嫁丫頭死去後，祖父便撥了身邊的這丫頭來服侍姑姑，和姑姑作伴。她陪姑姑住守這所大屋子已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詩念經，學姑姑繡蝴蝶，她自己說不要成家的。

二姑姑說沒指望我們來得如此快，房子都沒打掃。領我們參觀全宅，順便叫我們自己揀一間合意的住。四個人分作三排走，姑姑在前，我倆在次，蘭花在最後。阿圓踏着姑姑的步子走，顯見得拘束不

自在，不時昂頭顧我，作有趣的會意之笑。我們都無話說。

屋子高大，陰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諧調的。石階，地磚，柱礎，甚至板壁上，都染塗着一層深深淺淺的黯綠，若苔塵。一種與陳腐的土木之氣混合的霉氣撲滿鼻官。每一進屋的樑上都吊有淡黃色的燕子窩，有的已剝落，只留着痕跡；有的正孵着雛兒，叫得分外響。

我們每走到一進房子，由蘭花先上前開鎖；因為除姑姑住的一頭兩間的正屋而外，其餘每一間房每一道門都是上了鎖的。看完了正屋，由側門一條巷子走到花園中。隣着花園有座雅緻的房，門額上寫着『邀月』兩個八分字。百葉窗，古瓶式的門，門上也有明瓦紙的冊葉小窗。我愛這地方近花園較別處明朗清新得多，和姑姑說，我們就

住這間房。姑姑叫蘭花開了鎖，兩扇門一推開，就撲撲落下兩三隻東西來；兩隻是壁虎，一隻是蝙蝠。我們都怔了一怔。壁虎是悠悠地爬走了；蘭花拾起那隻大蝙蝠，輕輕放到牆隅裏，嚶語着似的念了一套怪話：

「福公公，你讓讓房，有貴客要在這裏住。」

阿圓驚惶不安的樣子，牽一牽我的衣角，意思大約是對着這些情景，不敢在這間屋裏住。二姑姑年老還不失其敏感，不知怎樣她老人家就窺知了阿圓的心事：

「不要緊。——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時都打掃一次。停

回，叫蘭花再好好來收拾，福公公虎爺爺都會讓出去的。」

又說：

「這間避月廬是你姑爹最喜歡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來，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裏面全是新嶄嶄的。」

我探身進去張看，兜了一臉蜘蛛網。裏面果然是新嶄嶄的。牆上字畫，桌上陳設，都很整齊。只是蒙上一層薄薄的塵灰罷了。

我們看蘭花繫了竹葉把，拿了掃帚來打掃。二姑姑自回前進去了。阿圓用一個小孩子的神祕驚奇的表情問我說：

「怎麼說姑爹……？」

蘭花放下竹葉把，瞪着兩隻陰沉的眼睛低幽地告訴阿圓說：

「爺爺靈驗得很啦！三朝兩天來給奶奶托夢。我也常看見的，公

子帽，寶藍衫，常在這園裏走。」

阿圓扭着我的袖口，只是向着蘭花的兩隻眼睛瞪看。蘭花打掃好屋子，又忙着抱被褥毯子蓆子爲我們安排牀舖。裏牆邊原有一張檀木榻，榻几上面擺着一套圍棋子，一盤盜製的大蟠桃。把棋子蟠桃連同榻几拿去，舖上被蓆，便是我們的床了。二姑姑跚跚顛顛的走來，拿着一頂蚊帳給我們看，說這是姑爹用的帳，是玻璃紗製的；問我們怕不怕招涼。我自然願意要這頂涼快帳子；但是阿圓却望我瞪着眼，好像連這頂美麗的帳子也有可怕之處。

這屋子的陳設是非常美緻的，只看牆上的點綴就知道。東牆上掛着四幅大錦屏，上面繡着泰山房唱和詩，邊沿上密密齊齊的繡着各

色的小蝴蝶，一眼看上去就覺得很燦爛。西牆上掛着一幅彩色的鍾馗捉鬼圖，兩邊有洪北江的「梅雪松風清几榻，天光雲影護琴書」的對子。床榻對面的南牆上有百葉窗子看花園，窗下一書桌，桌上一個硃砂古瓶，瓶裏插着馬尾雲拂。

我覺得這地方好。陳設既古色古香，而窗外一叢半綠半黃的修竹，和牆外隱約可聽的響潭之水，越襯托得閒適恬靜。

不久吃晚飯，我們都默然無話。我和阿圓是不知在姑姑面前該說些什麼呢；姑姑自己呢，是不肯多說話的。偌大屋子如一大座古墓，沒一絲人聲；只有堂廳裏的燕子啾啾地叫。蘭花向天井簷上張一張，自言自語的說：

「青姑娘還不同來呢！」

二姑姑也不答話，點點頭。阿圓偷眼看看我。——其實我自己也正在納罕着的。吃了飯，正洗臉，一隻燕子由天井飛來，在屋裏繞了一道，就鑽進簷下的窩裏去了。蘭花停了碗，把筷子放在口沿上，低低的說：

「青姑娘，你到這時纔回來——。」悠悠的長嘆一口氣。

我釋然，向阿圓笑笑；阿圓卻不會笑，只瞪着眼睛看蘭花。

我說邀月廬清新明朗，那是指日間而言。誰知道天晚上，大雨復作；一盞三支燈草的豆油檠搖幌不定；遠遠正屋裏二姑姑蘭花低幽地念着晚經，聽來簡直是「秋墳鬼唱鮑家詩」；加以外面雨聲蟲聲風弄

竹聲合奏起來一支淒戾的交響曲，顯得這週遭的確鬼趣殊多。也不知是循着怎樣的一個線索，很自然地便和阿圓談起聊齋的故事來。談一回，她越靠緊我一些，兩眼只瞪着西牆上的鍾馗捉鬼圖，額上鼻上漸漸全漬着汗珠。鍾馗手下接着的那個鬼，披着髮，撕開血盆口，露出兩支大獠牙，栩栩欲活。我偶然瞥一眼，也不由得一驚。這時覺得那鍾馗，那惡鬼，姑姑蘭花，連同我們自己倆，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

阿圓瑟縮地說：『我想睡。』

她緊緊靠住我，我走一步，她走一步。——睡到床上，自然很難睡着。不知輾轉了多少時候，雨聲漸止，月亮透過百葉窗，晒照得滿

屋淒幽。一陣颯颯的風搖竹聲後，忽然聽得窗外有脚步之聲。聲音雖然輕微，但是入耳十分清楚。

「你……聽見了……沒有？」阿圓把頭鑽在我的腋下，喘息地低聲問。

「……」我也不禁毛骨悚然。

那聲音漸聽漸近，沒有了；換上的是低沉的戚戚聲，如鬼低訴。阿圓已渾身汗濡。我咳了一聲，聲音突然寂止；聽見這突然寂止，想起蘭花日間所說的話，我也不由得不怕了。

半晌沒有聲息，緊張的心緒稍稍平緩，但是兩人的神經都過分興奮，要想到夢鄉去躲身，究竟不能辦到。爲要解除阿圓的恐怖，我找

了些快樂高興的話和她談說。阿圓也就漸漸敢由我的腋下伸出頭來了。我說：

「你不想你的家？」

「想——。」

「怕不怕了？」

「還有點怕——。」

正答着話，她突然尖起嗓子大叫一聲，撲住我，嚎陶，震抖，迫不成聲：

「你……看……門上……！」

我看門上——門上那個冊葉小窗露着一個鬼臉，向我們張望；月

光斜映，隔着玻璃紗帳看得分外明晰。說時遲，那時快。那個鬼臉一幌，就沉下去不見了。我不知從那裏湧上一股勇氣，推開阿圓，三步跳去，拉開門。

門外是兩個女鬼！

一個由通正屋的小巷竄遠了；一個則因逃避不及，正在我的面前蹲着。——

「是姑姑嗎？」

「唔——」幽沉的一口氣。

我抹着額上的冷汗，不禁輕鬆地笑了。我說：

「阿圓，別怕了，是姑姑。」

朋友某君供給我這篇短文的材料，說是雖無意思，但頗有趣味；叫我寫寫看。我知道不會弄得好；果然，被我白白糟塌了。

一九三二，十一月二十六日戲記

黃昏

到家是在下午五點鐘。洗洗澡，吃吃飯，便已經快近黃昏了。看到這個闊別的古舊家鄉，一種親熱之感，正如看到我的年老的母親一樣。我想打聽一些事，就籠籠統統地問我的女人說：「近來，家鄉情形怎樣？」

我的女人要回答，又覺找不出頭腦；想一想，伶俐地笑着，叫小玉搬張竹榻放到院子裏。

「你且到院子裏去乘涼罷。」

我坐到院子裏，小腿架在大腿上，看着院牆頭上一抹紫紅色的落霞襯托着幾莖狗尾草在輕輕地搖動。我的女人點一根驅蚊子的栗花繩子放在我腳邊，坐下來，說：

「在家鄉過六月，白天裏太冷清：聽聽古舊板壁的乾裂聲，看看蟷蜒在綠苔階沿上爬行的蠢樣子，就想睡。一到黃昏可不寂寞了：左右鄰近的屋子，院子，巷子裏都發出聲音來。你聽着，想着他們的故事，就如讀一首 Goldsmith 的 *Deserted Village* 之類的詩，真叫你——」

「賣魚呀！——師娘，今天銷我點魚？」一個赤膊瘦漢子挑着一擔篾籃出現在院子的耳門上。

「飯都吃過了，買魚？」我的女人說了，掉頭繼續向我說：「——」

真叫你不知起些什麼感想。……」

我仔細看看這賣魚的漢子，是認得的：大宗祠裏有他祖爹的「內閣中書」的匾，傳到他父親，一味的只知道買花置妾，終天和朋友講究些詩酒風流的事，把家產敗了大半，年紀很輕便死了。這漢子在他祖母和母親兩代孤孀的過分溺愛之下養育成人，學會的是養鳥雀，鬥蟋蟀，釣魚，放大風箏，抽鴉片，推牌九，勾引人家女子，……一類事。於是，完成了他父親的未竟之志，用另一種方法，把殘剩的一點田地產業，住宅家具全都花費完了。這漢子是個丈夫：他赤手空拳頭，就拿捕魚紮風箏這類本事維持着如舊的荒唐生活。到如今少說也有四十多歲了。

「這不是家慶膏子？」我低聲問我的女人。——家慶是名字；因為他的鴉片癮不是用槍斗「吸」可以滿足的，傳聞他每天要生吞三四兩鴉片膏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家慶膏子。」

我女人點點頭。

「大先生新到家，師娘，你買點做早飯菜。」

「你明天捉了，早點送來，我買你的。」

「師娘，做做好事，少稱一點。——你看看，全是上色魚。——

師娘，你不買點，我苦人到那裏尋飯吃？」

「尋飯吃！」小玉插嘴說：「人家只吃白飯，你還要吃黑飯。」

「你別刻薄我呀，小姑娘。」家慶膏子用肩頭的披巾抹着額上的

汗說：「今天中飯也沒吃，還談吃鴉片？」

這種乞憐的無聊口吻，我知道他的生活一定不像早年那麼好了。

我問他說：

「你一天賣得多少錢？」

「大先生，世界不同了！往年這樣子溪魚是四十個鈔一斤，抹上岸，幾條巷子走一轉，不等太陽落山就空籃。這兩年，嗨！賣二十多個鈔也沒人問價。我今天到此刻還沒有發利市，說謊的你你罵我。」

大先生，你買點。」

「村上人幾個是有飯吃的？還談得上吃魚！——我今天是不買的。明天你早點送來。」我女人說。

說着話，一陣鑼聲由遠而近。鑼聲停了，就聽到一個沙喉嚨拖長着喊，但聽不清楚喊的是什麼。

「什麼事敲鑼？」我問。

「是天香娘娘不見了三隻豬。」家慶膏子很熟悉的答。他依舊不走，把秤桿敲着稱盤丁丁作響，眼望着籃子裏無聊的樣子。

「那個偷天香奶奶的豬，也算作天大的孽！」小玉嘆息地說。

「說不定就是她自己的兒子偷。」我的女人說。

「師娘，」家慶膏子躊躇着似的慢聲說：「你不買魚，我還有兩隻鴨，大老鴨。你買了我的！」

說着就呆手呆脚地從籃裏拿出一個蔴布傘套來，掏了半晌，兩隻

鴨『呷，呷，呷！』地放聲大叫了出來。我的女人用手碰一碰我的臂膊，會意向我神祕地笑一笑；而後，歛了笑，說：

『你趕快放進去，鴨子我家裏有，用不着買你的。——你這來路不明的東西，我也不敢要。』

『師娘，』說謊的你你罵我，鴨子是我自己的。我是沒錢買米纔拿出來賣。——那個事不是我家慶膏子做的，笑話，師娘你別多心。』

『你自己的？』小玉神頭鬼臉地說：『你自己的，爲什麼藏在傘套裏？』

『你你你別刻薄我呀，小姑娘。我我是我是……』說了半天說不出，就用手心在嘴沿上抹了兩抹。

小玉嘆嗤地笑起來。我和我的女人看着他那狠狠的急樣子，也忍不住笑了。

『鴨子你趕快放還原，我買你一斤魚罷。』我的女人沒奈何地說。
家慶膏子把鴨捉還傘套裏，打上了一個結，望籃裏一丟；用披巾抹抹汗，說：

『師娘，今天的魚是上色魚，算把你三十二個。』

『你自己剛纔說的，二十多個也沒人要，怎麼要又是三十二個？』

小玉很生氣的樣子。

『算二十八，二十八。』

『就算二十八吧。』我不耐煩地說。

秤好魚小玉就拿到井邊去打鱗剖肚。家慶膏子這纔慢手慢腳地挑了擔子：懶洋洋地走了。

「賣魚呀！」一種低幽沉濁的鼻音。

「他今天恐怕真沒有過上癮。看他喊賣都是有氣沒力的。」小玉

一面自言自語的說。

「他從前是不做這種偷竊的事。」我嘆口氣說。

「如今在村上住家的人，東西眨不得眼。年紀輕的漢子都找不到營生做，飄飄蕩蕩的。有娘有老婆的，就偷娘老婆的；沒娘老婆的，就偷人家的。捉住了，罵一場，打一頓，東西到底是給自己換錢花用了。橫豎做小偷又不犯死罪。」我的女人這麼說。

『桂花嫂子今天丟了七隻鷄，』小玉說：『都是正生蛋的鷄。說屋前草墩上挑稻的撒漏了些稻，桂花嫂子看見了，惜不過，就把鷄放出來吃。一竿衣裳剛晾完，走出來，鷄一隻也沒了。——中上找到我家來，說怕是迷失了路，鑽到人家鷄窩裏。我說，我家九隻老鷄，十六隻小鷄，一共二十五隻，多一隻是你的。——桂花嫂子一面尖起喉嚨「jio jio」地呼，一面拾起衣角揩眼淚，也可憐。……』

『那一定是——』

『聽，錦繡堂三太太喊魂。——』小玉打斷我的話，偏着頭凝神地說。

大家一靜默，一縷淒啞的喊魂聲從左面屋上落下來，斷斷續續傳

到我耳裏：

「福寶子呀，你上學放學，大路小路上受了嚇，跟奶奶回家呀！」

——福寶子呀，你墩上水邊，攀高下低，狗子貓兒，牛羊牲口，吃了嚇，奶奶的萬年火照你回家呀！——福寶子呀，你明處暗處，受了

驚嚇，跟奶奶的萬年火回家做太公呀！——」

這聲音來回的喊着，到後來低啞得聽不清字眼，只成了一片模糊淒切的哭啜聲，散佈到模糊的昏暗裏。

「福寶子病了十多天了！」小玉說。

「這三太太是最可憐的了。」我的女人吐了一口長氣說。

「三太太，」我詫異的問：「她不是有個好兒子賺大錢？」

『可不是！去年春上，她兒子開的店折了老本，倒閉了。債主都來追逼存款，狀子雪片似的望縣衙裏投，縣差終天不離門。兒子是個要臉的，把老婆兩隻金耳環吞下肚就死了。老婆接過了回煞，也殉了夫。——可傷心！一家轟轟烈烈的人家，就這麼——就這麼剩下一老一小。——小的如今生天花，也是死的多活的少了。』

『嘎！敗得這麼快！』我不由自主的叫一聲。

『這魚就用油炸？』小玉提着洗好的魚，來往的搖着問。

『今天晚了，你涼涼罷。——你只用鹽拌一拌，放到紗廚裏去，明朝再下鍋。』我女人掉頭又和我說：『敗得這麼快！一個星期裏我親眼看着她家出兩起棺材。三太太哭得那裏像個人樣子？快七十歲的

人！」

這時候，我又聽到另一個女人的號哭聲。這聲音近得很，又加上十分的潑悍響亮，三太太淒啞的喊魂聲完全掩蓋了。我淒涼的笑了，

我說：

「唉，果然熱鬧。——這是誰哭？」

「這個女人你沒有看見過。是去年臘月裏娶過來的，是隔壁松壽針匠的老婆。」我的女人停一停，忽然非常興會的說：「這對夫妻也真慘，剛剛合了佛洛特的話，性的——」說着就格格地笑起來。

小玉重復走出來，厭惡地說：「只見這對鬼夫妻，一天哭三頓，

三天哭九頓！」

我的女人笑了一回，告訴我說，松壽針匠是個天闖。我想起那個一臉一身乾癟肉的矮小個子的針匠來：那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還依舊童子音，果然不像是發育過的。

『松壽針匠在外面做活的日子呢，』我的女人繼續說：『媳婦一人在家裏，那倒相安無事。打春上起，因為生意清淡，丈夫被他老師傅辭歇了，在家裏住閒，礙了媳婦的眼了，媳婦就借題目天天哭鬧。說丈夫沒出息，說他白頂了個男人頭。丈夫只好皺眉皺眼，一口也不敢回；上個月忽然瘋了，一回兒哭，一回兒笑，那聲音真怕壞人。……他娘替我家洗衣服裳，來一次，就哭巴巴地談他媳婦一次：說兒子歇了工，那是個運氣；又不曾餓了你，又不曾苦了你；……苦做

苦過的是我，是我這個老棺材！……你就喪了天良，把丈夫逼成這個病！……」

「還談她媳婦那些個醜話？……醜死人！……」小玉又插上一句。

「你曉得點什麼？」我女人笑着說：「這丫頭壞極了！」

小玉不做聲了。她的黑影子忸怩地移到院子耳門上站着，說：

「三太太還在喊魂呢！——玉匣記也看了，福林菴也許了願了；

三天魂喊完了，還不好，不曉得可有別法子搬弄了？」這後面一段是她的獨白。

「荷荷荷，荷荷荷！」一種陰慘的，鬼哭似的笑聲。

「松壽針匠笑了，松壽針匠笑了！」小玉叫。

「你聽聽，可怕壞人！」我女人望我的身邊移一移。

「……………」

四週已經黑得一團漆。除了滿天星斗，幾點流螢，和地上栗花繩子的火頭外，連屋脊的輪廓也看不清了。遠處有笛子二胡的合奏聲，尖嗓子哼着『十個月懷胎』的歌聲，和松壽針匠夫婦的哭聲笑聲，三太太微弱的喊魂聲打成一片，各找個空隙傳到我耳裏。

我看看我女人呆呆地凝神的輪廓，握了她的手，我說：『難爲你在這個環境裏住這幾年。…………』

「住慣了，倒也不覺苦。就是精神上一天天頹喪下去，我相信我簡直像個老婆婆了。——我現在神經很衰弱。…………」

「下年找到事，我們就出去同住。這地方不是你住得的。——」
「我最怕的是冬天，家裏又沒個男人，板壁響一聲，老鼠跳一下，——」

「又敲鑼！」小玉說。

我傾耳聽，這鑼聲很急躁。

「可是那家失了火？」我猜疑的說。

「……………」

鑼聲繼續不斷，廣廣廣廣的敲了一陣，就聽到喊了：

「各帶——鋤頭——畚箕——築東村堰呀！……………」

「是築堰。」我們都輕鬆地伸了伸腰。

築堰，我是懂得的。我們這山鄉地方，河床太淺，近年又久已沒會修濬；落了幾場雨，山洪暴泛，壩堰不折毀，就有淹沒田禾之虞；剛晴上三五天，山洪退落，田水也乾涸了，於是壩堰又得重新築還原。這辦法已行了多年，也並不是新近兩年纔有得的。

那鑼聲越敲越近，漸漸進了我們這條巷子了。

『老八哥，今年挨你的差？』小玉喊。

『挨我的差。』渾濁的喉嚨連咳了兩聲。

那個敲鑼的人走到門上站住了，把手裏的破燈籠向裏面照一照，說：

『師娘，辣椒上市了，明天我送點過來？』敲破竹筒似的咳了幾

聲，「大先生回府了，那天到的？」

「今天剛到。你的身體還結實？」

「大先生，沒談頭了。前年冬天得了這咳嗽氣喘的病，一隻腳已經踏進棺材裏了。」燈籠照着他下半個鬍子蓬鬆的臉，我看見他在淒慘的笑着。

「今年年成是不差的？」

「全靠天老爺慈悲——」忍了一回，終沒把咳嗽忍住；咳完了，說：「聽說外面稻是一塊五？——外面到底可太平了？」

「沒呢，日本兵還在北邊打呢！」

「政府裏新近在美國借了五千萬棉麥，可是真的？」我的女人忽

然想起來似的問我。

「說是復興農村呀，不會假吧。」

「那這麼說，稻價還要跌？——那這麼說，年成好有什麼用？……」老八哥咳得彎了腰，喘不過氣來，一面還掙着說：「那……那不是那那……五千萬……那……」

「你進來喝碗茶。」小玉憐惜的說。

「唉——唉」好容易伸了一口氣，喘着說：「多謝了，我還有幾條巷子要敲一敲。」剛說完，又咳噲了起來。

「辣椒明天送二斤來。」我的女人招呼他。

廣廣廣廣的鑼聲重復響起來，敲着喊着漸遠了。我站起來伸了伸

懶腰，打了個呵欠，忽然聽見近處鐵器敲着木板「朋的！」的一聲響，接着一個尖嗓子嘶叫着的声音從後面草墩上跳過院牆上來。因為只有一牆之隔，我們都嚇得怔了一怔。

「偷奶奶的雞的短命鬼呀，你偷了奶奶的雞換錢買棺材！」——
「朋的！」——「你這永世討不到人身的賊呀，你今晚是活不過半夜子時就要挨天雷劈死的呀！」——「朋的！」——「你這絕子絕孫的下油鍋的賊呀，你拿奶奶的雞換錢買米，吃了是要七竅流血的呀！」——
「朋的！朋的！」——「你——嗚嗚——」——「朋的！」——
尖嗓子由強亮的嘶叫而變成嗙陶的哭訴：「你喪了良心的賊呀，嗚嗚——你害得奶奶孤兒寡婦怎麼過呀！嗚嗚嗚！」——「朋的！」

——「嗚嗚嗚——奶奶減吃減用養的七隻鷄呀！」——「朋的！朋的！」——「你這爛了肚腸的賊，奶奶……嗚嗚嗚……」——「朋的！朋的！朋的！……」

「喲！」小玉驚惶的聲音：「是桂花嫂子砍刀板呢了！」
我的女人怔了半晌，緊緊拉着我的手，顯得有點駭怕。

我又打了個呵欠，深深的吐了口氣。

「你疲倦了吧？——聽半夜也是聽不完的。……」
我的確要睡了，我說：

「小玉，你門上門罷。」

小玉一邊槓耳門，一邊說：「這個偷鷄的真傷了桂花嫂子的心……」

……

我向屋子裏走着，覺得心口上不知幾時壓上了一塊重石頭，時時想吐口氣。桂花嫂子的 咒罵漸見得有點低啞了。許多其他的嘈雜聲音灌滿我的耳，如同充塞着這個昏黑的夜。我覺得我是在一個墳墓中，一些活的屍首在怒叫，在嚎啕，在悲哀地呻吟，在掙扎。我說：

「家鄉變成這樣了？……」

我的女人沒答話。

卅字金銀花

一九××的夏天，我照例回家歇暑。村上幾位談天下碁的老朋友，因為家境大壞，在外鄉奔走着衣食，這次都沒在家。妻又新添了一個孩子，把大部分興趣由丈夫處拿到孩子們身上去了。我每天起來，都有一個無聊的悠長日子等待打發，漸漸覺得有點辦不了；就去請得我的一位遠房大伯的同意，每天到他老人家裏學詩。

我的這位大伯年紀已經六十多，晚景很是不好；可是天生風流倜儻，到而今還不失為一個老少年：終日在家吟詩填詞，品玩金石古

董，見了人就張開蓋着花白鬚鬚的口唇哈哈大笑，把些身世的不滿，全都不放在心上。

我每天早上八點鐘去，讀些兩漢魏晉人的作品，又學點聲韻平仄之學，大約總要花費兩三個鐘頭纔得回家。大伯的口才是很出色的，許多樸實的詩篇，都被他老人家解得興至油然。這已經夠叫我對於這件每天一來一往走得滿身流汗的苦事發生濃厚的興趣；還有一事，其趣味或許更在這點之上。那便是我抱着書來往的路上，我就想起幼年時上蒙塾讀書的情趣。我從前上蒙塾讀書正也是走這條同樣的路。路上每座屋子，每堵斷牆，每棵樹，每方青石，雖然現在或許更破塌更不齊整了，但都能使我生起一種淒涼的親熱之感。我往往忘記

了自己已經娶妻生子，忘記了自己已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我恍惚重新回返到童年。

這樣子，我繼續了兩個多星期。有一天，我擬了幾首曹子建的樂府詩，從大伯那裏得了一頓誇獎，滿肚子快樂高興地向回家的路上走，一邊且把詩卷上打雙圈的句子一再地吟看着。忽然一陣微弱痛苦的神吟聲從很近的地方傳到我耳裏。我抬頭向四週一看，自己正走到司馬第破屋基的旁邊。這是條靜僻的小路。破屋基上滿堆着亂雜的瓦礫，垃圾，和一些怪樣子的野草，宛如一個癩痢頭似的難看。離路約有一丈多的地方，有半截破牆。聲音正從這破牆的另一面發出來。

我以一種小孩子的，好看熱鬧的神氣走近那堵破牆，心想發現一

點新奇有趣的事情，回去講給妻和母親聽，大家好討論一番，說笑一場，在生活裏更添一點資料。那破牆的一段僅僅齊我的腰部，裏面的景色和外面一樣，也是堆滿瓦礫和野草。這時已聽不見那呻吟聲。我抹着額上的汗，痴痴地站了一回，却聽到幾聲斷斷續續的喘息。我跟着聲音的來處找，纔看見左邊靠近破牆較高的一段，有一頂用敝敗的竹簾蘆蓆搭蓋的小棚子。

我跨過那截破牆，三步走到那小棚子前面，從兩片沒搭合的破竹簾底空當裏向裏面望去。那裏面歪歪扭扭地擺着一張竹床，上面鋪着一床薄被，一個蓬頭散髮的穿着時式大花褂子的女人盤坐在野草瓦礫之間，僵僵着背脊，一手支撐着腰部，把另一隻手臂枕着頭放在竹床

上面。背部一起一伏地喘着氣，由上面蘆蓆的罅隙裏曬照下來的太陽光的點子幌動不已。

我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女人病了？……挨了公婆丈夫的打？……做了什麼壞事？……我心裏盤算着：我應該問一問明白，還是怎樣？……

我用手帕抹一抹汗，咳了一聲。

那女人把頭抬了一抬復又重復埋到手臂裏。

「哎呀？……做好事的……人，倒口水……給我喝一喝吧！……」

「……我想，到那裏去弄水呢。」

「積福的人，我是真……真沒……力氣動了。……做做——做做

好事……那地上……」她哼着，喘着，把一個指頭指着竹床頭邊。

我這纔看見幾棵車前草的叢裏放着把瓦壺。我收了手裏的洋傘，和書一起放在地上，側着身挨進棚子裏面。這時候已快中午，太陽正在如火如荼的時候，棚子裏一團悶熱的汗氣，和着野草土礫的怪味，薰得人頭暈眼眩。我把瓦壺提到手裏，却找不到茶碗。

「就用壺喝嗎？」

那女人掙扎着稍稍抬起頭來。我就托住他的前額，一邊把瓦壺的嘴子湊上她的口。我想看一看是那家的女人，是否是認識的；但我站的部位是在他的背後，她的頭又低着，究竟看不出來。她像個餓孩子吃奶似的吮了兩口水，很快地又伏到竹床上，喘起氣來。

「你是那家的嫂嫂？……」

「……」她不答我的話，重把頭抬起一點，說：「我還想喝一口。」這回頭抬得較高，可是額髮遮蓋了半個臉子，我依然看不清是誰。但有一件東西，很唐突的打入我的眼裏，那便是在她的懷裏，挺着一個龐大膨脹的肚子！這女人的衣著風態和她這離奇的所在地方已經就絕不相稱，又加她的手腕及半個臉龐也都相當的年輕豐美，並無病色；我心裏稍稍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對不起了。……」她掠一掠額髮，重把頭枕上手臂，喘着說：「真是做了好事。」

「沒什麼。」躊躇了一回，我說：「這地上怕有毒蟲子呢，到竹

床上躺躺不舒服點嗎？……」

「我不曉得是怎麼——我是……我是沒奈何……。我也……真是

——我也顧不得了。……」

我拘束地托住她的肩膀。她哼着，用力向上掙了一下，便支起一隻腳來；轉過身，像個酒醉的人似的向竹床倒跌上去，一邊喘着粗氣，一邊把那隻疲乏的眼珠向我望着。她臉上泛着可怕的熱紅色，浸淫着汗和淚，却是個二十多歲的姑娘；就是她現在這種悲慘的情景和狼狽的樣子，也並不會把她的秀麗之點破壞多少，我打量了半晌，終認不出是那家的女人。

她羞怯地望住我凝神很久，忽然落帶點驚訝的樣子。提着微弱遲

緩的聲音說：

『你是天竹堂的？……』

『呃，我是的，』我有點納罕了，我說：『你是那家的？』

『我……唉，……我不是你們村上的。』

『那你怎麼認識我？……怎麼在這裏？……』

『我小時候到你家去過。你家有卍字金銀花。……』

我怔了半晌，漸漸從她的尖俏的眼眶和棱角異外清楚的口唇上幻見到一個梳着兩條粗辮子，套着一隻金項圈，穿綠色長襖，藍緞金花小背心的男孩裝束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來。我恍如回憶到一個夢境，隱隱約約地想起一個九月的傍晚。那天正是我們村上九月會節最熱鬧

同時也是最後的一天。我逃了學，跑到戲場上看戲，看到斷黑纜記得回家，走到離家門口不遠的巷子轉拐處，看見有個小人在蹣跚着腳蹣跚地哭喊着奶奶。天已大黑了，我僅僅看得出是個比自己略矮一點的男孩子的影子，聲音聽來十分陌生，不像是村上的熟識孩子。我看他哭得太傷心太急燥了，走上去拉拉他的衣裳說：

「你的奶奶是誰？你是那家的親戚？……」

「我的奶奶！……我要我的奶奶，我的外婆奶奶！……我不曉得，……我要我外婆奶奶！……」他擺搖着身子，只是來回的亂哭亂嚷。

「你是走迷了路？你怎麼和你外婆脫了伴？」

他一點也不理我，依舊提着尖弱的嗓子哭喊着。我哄他莫哭，要他到我家裏來。我說我會帶燈籠同他去找他外婆的。他一半被我勉強拉着，一半他自己無奈的跟着，這纔走到我的家裏。在燈光下一看，我不覺呆了。原來是個美麗女孩：肩上拖着兩條粗辮子，胸前一個耀奪目的項圈，絳色的長襖，藍緞金花的時式背心。那雙漾滿着淚的眼眶，尖俏而多睫毛；那兩片不時地因哭後的哽咽而抽動的口唇，棱角畫得異外清楚。我呆了半晌，不知還該怎麼同她周旋，就紅着臉把原由告訴了母親，自己却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坐立不是，手足無措起來。

這天我母親留這迷路的小姑娘在家裏吃祭神的飯，並且叫我好好

陪她玩。母親的吩咐，使我由衷的歡喜，同使我難爲情一樣。我拘拘束束地想了許多話和她談說，却並不能使她開懷：依舊忸怩的樣子，把胸前的項圈掣弄着，把背心的邊角在指頭上紐絞着，不時淒其地伸口長氣。我又把自己一點點好玩的東西都拿出來，擺在她面前，逗她玩。她看見其中有數盒子洋煙畫片，這纔問我說：

『你有趙子龍嗎？』

『有的，有的。』我高興得如同看見春來了一樣，連忙在盒裏檢出那張趙子龍來。並且表示如果她喜歡，這些畫片我都願送她。她搖搖頭，

『我就只少一張趙子龍。……』說着仍把那張趙子龍放回盒裏。

「你怎麼不要？」我惆悵地問。

「你自己不是沒有了？」

「我不要，不要緊。」

她忸怩地把那張畫片放在一邊；又把盒子裏的畫片全都拿出來，分門別類的給整理了一番；並且叫我以後要像她這樣子理好，別弄得亂七八糟的。而後向我要了一張紙，把那張趙子龍包好，放入她的背心底袋裏。她把包畫片剩下的半張紙放在桌上端詳了一回，向我說：

「我摺個東西送你，你喜歡什麼？」

「我無論什麼都好，隨你。」

「我摺頂紗帽送你。」她偏着頭含笑說，兩個很深的酒窩顯現在

她豐美的腮上。

她用一種靈活熟練的手法，很快的就摺起一頂紗帽來。這頂帽，完全和戲臺上的皇帝大官所戴的沒二樣。我高興得說不出，尋了好些油光的五彩紙出來。她摺了一頂又一頂，大的小的，紅的藍的，擺滿一桌子。玩了一回，漸漸沒題目玩了，她忽然又悠長的伸一口氣，不自禁地把頭一擺動，喉嚨裏發出一聲哽咽的啾嚶。

「你可喜歡花？我家園子裏有卍字金銀花。」我怕她重新哭起來，想了半晌，纔想出這句話。

「什麼卍字金銀花？」她無精打彩的問。

「你不曉得這種花？——是很好看的一種花。一朵朵的都是卍字

形。春天開一次，六月開一次，九月開一次。——這時候正開得好
看。」

「花也會寫字的？……我喜歡。」她淒愁的臉上放出欣喜的光，
那兩個很深的笑靨又顯現出來。

我馬上點了枝芒桿，剛剛走出房門，聽得外面有鑼聲。那人喊：
「丟失一個男裝小姑娘呀！年紀是一十又一呀！身穿絳袍藍地金
花馬甲呀！佩有一隻金項圈呀！那家收留了，放炮竹請吃蓮子茶呀？
廣廣，廣廣，廣廣廣！」

家裏馬上忙亂起來。跑出三四個人去開了門招呼，不一回，一個
衣冠方正的中年男子同那敲鑼的走進來，爆竹放得震壞耳鼓。那男子

高興的樣子，說了許多感謝的話。我的那位小姑娘由房裏跳出來親熱地喊大舅爺。

我心裏驟然像壓上一塊沉重的東西，拿着點了要去摘卍字金銀花的芒桿，痴痴地看着他們。

「他家園子裏有好看的卍字花，我要了我再走。」小姑娘望望我，向她舅父這樣說。

他舅父笑起來，搖着頭說：「你外婆婆在家裏急得躁腳呢！花明天再來討。——你這害人的東西，散戲的時候，怎麼一擠你就不見了？」

「我不曉得。……我要卍字花。……」

舅父又哄又勸地拉她向外走。我拿着手裏的芒桿和母親送他們出

門。芒桿的火光把他們的影子遠遠映在對面牆上。那影子漸漸模糊下去，一回就看不見了。我心裏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悵惘之感，猶如剛剛找得了一件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馬上又把來失掉。

我打聽那小姑娘底外婆家是在『筆峯墨沼』門內。第二天上學時，探了一大束卍字金銀花送到那裏，却只有個老太太出來。我說：

『你家的小姑娘要這個花。』

那老太太笑起來，說：

『好相公，她剛纔已經動身回家去了。——正是啦，她走的時候還念着這花呢！……』

我呆了許久，渾身像浸到冷水裏，眼鼻之間感到一陣難忍的酸

楚，轉過身就飛跑回家。對桌上紙摺的紗帽整整發了一天癡。

這位小姑娘從此我沒有再見過她，也不會知道她一點點消息。我在外鄉過了十多年，這件故事對於我已經如一個夢似的縹緲；而那小姑娘正也似乎常在夢裏見到。然而連她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

如今在我面前的這狼狽可憐的女人，就是十多年前的那位小姑娘嗎？我疑心我自己又在做着一個夢。

那女人看見我惚惚恍恍地出神的樣子，喘息着哼了一口長氣，向外揮揮手說：

「這地方熱得受不住，你快走吧。——真對不起你了。」

「你會摺紗帽？」筆峯墨沼「是你的外婆家？……」我抹着頭上

的盜汗，像嚙語似的問。

「你還記得起這些事？……你還給過我一張趙子龍的畫片。……你說那卮字花一年開三次。唉……」她先淒清的勉強笑了笑，馬上兩顆大淚珠由眼裏滾到耳朵邊，抱着大肚子側過身，呻吟了一聲。

「呃，卮字花正開着，我明天送些來？……你是怎麼回事？你怎麼在這裏？你外婆呢？」

「那真好。……我是……我是沒一個——一個親人的。……我外婆……早不……不在了。……哎呀！……我……又……又來了！……」她說着，臉上泛出一種可怕的样子，牙根緊咬起來，汗和眼淚像驟雨的急來，在竹床轉側不已。剛纔我在路上聽到的那痛楚的呻

吟，此刻又在曠荒的四遭打着回旋了。

她那痛苦的呻吟和轉側掙扎的可怕樣子，使我漸漸從我激動的夢的神志中回復到現實的思緒裏來。我努力鎮靜了自己。我想到這是「陣痛」的現象。……我該替她做點什麼？我難道就這樣看着她發呆就行了嗎？……我該替她僱一個接生婆來。但是我拿什麼名義？……那麼我就走開不管了嗎？……

我心裏生起的糾紛一團火似的炙着，同這六月中午的太陽所蒸晒出來的惡劣空氣一樣，使我頭上如同箍上一頂鐵帽，我連連噁嘔了幾口酸水，眼前繚繞起亂星。我幾乎支持不住了。

「這地方……哎呀！這不是你……你來的地方。……」她一邊像

一個被鞭子痛打着的囚徒似的轉側呻吟着，一邊連連對我向外面揮手。

我遊魂似的出了小棚子，拿起地上的書和傘踉蹌地重新走向大伯家。十多年前我採了滿手卍字金銀花，欣躍地向「筆峯墨沼」門走，以及從那裏又酸着鼻子拿着花回家時的心緒此刻也還依稀記得。我眼裏幌動着那個美麗小姑娘的影子，我的耳裏塞滿了那小棚子裏女人的慘痛的呻吟。……

見了大伯，我把從前一個小姑娘迷路和剛纔在那小棚子中所見的事都約略告訴了他。我要求他老人家去「筆峯墨沼」主人那裏打聽是怎麼回事，用他自己的名義幫助那女人不受那慘酷的刑罰。大伯與會地哈哈大笑，答應我就去照辦。並且說我的臉色很是敗壞，恐怕中

了暑邪，叫我快回去將息。

回到家裏，我已經支撐不住。我生了一次很危險的熱病。病中五六天昏迷不醒，亂打亂嚷，滿口不離『卍字金銀花』。妻和母親整天對我流淚，我一點也不知道。

等我的病逐漸平復，妻纔告訴我，說我的故事她都已經從大伯口裏知道。那女人已經在當天晚上不在了。孩子並未出胎。那女人是個寡婦，因為太年輕，纔做了壞事。家已經沒人，想偷偷到外婆家來求舅父幫助；但舅父是個名教中人，又過於固執，因此鬧下這場慘事。

妻要我靜心養病，不必再惦着這事。就在那天早晨，妻到後園裏採一大束卍字金銀花，走到我床前，和我說，她已打聽得那女子的墳

花銀金字記

慕的所在，她願意拿這束花去祭奠，替我還那個十多年來兩次未償的
願心。

一九三三，十一月一日。

一千八百掛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

時候已經是七月中旬，天氣依舊很悶熱。天上佈滿破舊棉絮似的雲。雷聲一陣響，二十多天沒下的雨，像是喘着氣沒命飛趕來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塵煙。——但是已經太遲了：連阡累陌的田禾，有的是呈着老綠色，矮矮地擁擠在乾裂的土壤上面，像初春的麥苗；有

的雖也結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穀子，乾癟得猶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變成焦枯萎黃的稿草，挺直着頭和腰，在微風中輕飄飄地搖擺着了！

今天是七月十五。宋氏大宗祠高大莊嚴的中門洞開着，顯然是有重要的事。

宋氏義莊管事柏堂愁眉皺眼背着手站在門上，對着面前簾子似的急雨呆呆發癡。兩邊兩隻大石獅，各張開大口，在對着他幸災樂禍地打哈哈。

祠堂前門是一片曠荒的廢基。那是洪楊亂後的遺跡。日長月遠，早被垃圾泥土所蓋沒，變成一塊高低不平的大草場。平時豬羊牲口在

上面懶散地嚙着草，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塊破布條什麼的，發狂地奔跑着，打着滾；小孩子在上面放風箏；會節時在上面唱戲謝神；放暑假回家閒得沒事做的年輕學生們在上面露天講演；……現在却一個人影也沒有。遠遠突屹地擋住眼前的，是一座幾根沒去皮的杉木柱和幾條橋板幾片竹簷搭成的高棚子。這是半個月前搭起的龍王臺。臺上神座裏擺着隻瓦缸，急亂的斜雨打上去，發出沉悶的丁丁聲響；遠遠聽去，好像關在缸裏的那條「真龍」正在有所訴說。龍王臺下面，沒遮沒蓋地蹲着一位鬍鬚頭孩子模樣的菩薩（註），渾身淋着雨，臉上含着

（註）這，脾氣好的菩薩，叫做「西風鬍鬚」，據說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派他一件有趣的差使：職山鄉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氣玩亂了心，

還是其實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個月，讓太陽把田裏土壤晒開裂河水乾涸到露出灘石；正要飛速地發長的稻棵，都變得垂頭喪氣，一天天萎黃，大家一看這情形，急得要不得。照例先禁三天屠，表示向這位鬮鬮頭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屬懺悔求情。還不下雨，村上人把鑼一敲，邀上一百二百人，戴起楊柳圈，赤着腳，排成行列。火把，龍旗，香案，鳴鑼放銃，星夜跋涉三四十里亂石荊棘路，到承流峯頂的龍王潭裏捉起一條魚鯪，蝦，四脚蛇，……總之是條「真龍」，關到瓦缸裏，鳴鑼喝道走回來。由地方上有體面的大老鄉神接着，供到這裏龍王臺上來。這是瞞住鬮鬮頭孩子，賄賂恐嚇他的下屬的辦法。如果仍然不下雨，那可不容氣了：選幾個粗壯漢子，跑到斗南山西風廟裏由神座上把鬮鬮頭孩子綁押到這裏來，叫猛毒的太陽把他一頭鬮鬮晒得出汗冒油！

一種似乎覺得『糟糕』的苦笑。樣子怪狼狽。龍王臺左右，零亂地插着些雨旗。旗上寫着的那些什麼『風調雨順』，『沛然作雨』，『油然而作雲』，『五穀豐登』，……之類祝詞，已經狼籍不堪。久旱的泥地上從垃圾堆裏野草叢裏發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悶熱瘴癘氣味，不住地向柏堂的鼻官裏吹撲。柏堂伸了個呵欠，露出急躁不耐煩的樣子，重新踱回裏面去。

『雙喜！雙喜！』柏堂喊着，空闊的祠堂裏四面嗡嗡地起了回應。

住守祠堂的雙喜渾着喉嚨答諾着，由下堂耳門走出來。這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廝，頭上盤着一條小辮子，眼睛時時沉着，像在打瞌睡。

『柏老爺什麼事？』

「你是不是每房都請到了？——你把帖子拿給我看。」

「我是——小的是照帖子請的。」

雙喜在「掩襟」的短褂裏掏出一張大紅摺帖，雙手遞給柏堂。那摺帖上列着很長一排名字。大般名字下，都已簽了「知」或「到」。柏堂皺着眉心看了一回，說：

「多少不到的？」

「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爺不在家，知字是石堂少爺代簽的。——其餘簽了字的老爺少爺相公都答允到。」

「唔，唔。」柏堂一面把摺帖放入自己衣袋裏，一面哼着鼻子說：「你在裏面做什麼？」

「小的在燒茶，」

「東官廳你打掃完了？」

「東官廳漏雨，恐怕——小的恐怕用不得。」

「漏雨？——早怎麼不說？早怎麼不修理？你是個老管家呀，你怎麼也越活越轉去了？嗨！——嗨！——」柏堂把個亮光光的禿頭搖得像賣貨郎擔的大鼓。

「是瓦眼裏濺進的斜雨。——是雨太急了，瓦溝裏流送不及。小的——小的——」雙喜陰沉着臉毫無表情地說。一邊心裏却想：五月裏落梅雨，已經就漏，告訴你老爺說得修，你老爺却說是今年公堂裏沒這些閒錢花。修祠堂也算花閒錢呀！太祖爺爺在流眼淚哩！——但

是雙喜不會說出口。

『嗨！——』柏堂像有那麼回事的嘆着氣，忽然惡起什麼來似的，把正搖着的頭停住了，回身改過口氣說：『那麼你把正廳裏安排幾張桌子椅子吧。』

『是，是。小的就去擺。』說着話，就向後退着走。

柏堂走到階沿上，抬頭向那個巨大的長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緩和了，天依然沒個晴朗的意思。天井裏幾塊太湖石，一邊擁着棵高出屋簷數尺的大柏樹，一邊是三株瘦長的天竹。雨點打在上面，淅淅颯颯的響，襯托得這郎當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柏堂要壓住滿腹亂麻似的思緒，沒法壓得住。昨夜預備了整半夜，不時醒過來還要

默記幾次的那篇也許備而不用，尷尬的開會詞腹稿，此時又斷斷續續湧上來：

——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促，我也早就打算要開的。……我柏堂值年管這個義莊，素來手續清楚，大家都曉得。……我柏堂是承諸位看得起。……我是要對得起祖宗的。……去年『夾收旱』，租是照對折交，共總是一千八百擔。……大家頭上同是一塊天。……大家都曉得。稻價那時跌到兩塊五，兩塊二，是我柏堂不忍得把來當泥土賣，存在倉房裏，大家查看。……培坤小學是只好停辦……女子念書不過是那麼作興。……培英小學教育鐘點費減到一角五。……那是爲地方盡義務，大家是一片熱心。……下學期開不得學。……市房空着

沒人租用。……是月齋老叔熱心教育，急公好義，借了一千二百圓。……自衛團解散。……今年是第五年，……二十七天不下雨，……籽草無收。……報了荒，縣政府不准，呃，不准。……那不是我柏堂弄什麼，……大家可以查問的。……要加租，……佃戶都鬧着聯合退佃，要去逃荒。……呃，那自然是不行的。……我柏堂爲義莊，五年來是鞠躬盡瘁，大家都曉得。……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我，我也是要開的。……我如今要提出來，請大家商量的是……第一，這一千八百擔積穀是萬萬動不得的。……這一千八百擔是，呃，另有正用。……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墾務局特捐每畝四角，……那是要交清的。呃，……月齋老叔今年三溪鎮糶坊虧折太甚，培英小學那筆借款

是必定要還的。……月齋老叔是一片好心，我們是不能辜負他的。……

……呢，……第二，要大家商量個辦法鎮壓佃戶客民，……退佃是辦不到的。……呢，那是句笑話！……第三，大家……呢，是第三。我們是錢糧出不起。……呢，……大家議個呈請書要縣政府執行加租。……

……呢，每畝二十斤是加得的。……呢，第四，保甲……壯丁隊……清查戶口，豫鄂皖剿匪辦法，……那是……呢……沒錢舉辦的；第五……培英小學今年是只好停辦一年，……來年再設法的。……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書，真有天資的……呢，……太少，……太少……村上的子弟……呢，在家裏也是好自修的。……呢，……念書也是沒多大道理。……我柏堂是鞠躬盡瘁。這一千八百擔……是要作正用的。……

二

「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喇！……！」

柏堂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大門上進來兩個人，一邊笑着嚷着，一邊在收了傘，踩着腳上的泥水，拍着身上的雨點。那個四十多歲，穿一件舊直紋紡綢長衫的矮胖子，是謙益堂子壽，恆昌祥京廣洋貨布店老板，商會會長；那個二十多歲，一頭油光光的時髦頭髮，穿一件月白生絲長袍，領子又高又硬直撐住下巴的清瘦長個子，是紫荊園松齡，一位上海什麼專門學校畢業生，如今是在家裏專門當少爺。

「來得好，來得好。……」柏堂扮個高興的樣子喊：「大家諸

位，——請到西官廳坐。」

「這場雨，他娘的腰！這場雨——我說，柏堂哥，」子壽收了傘，把上面積雨棒着說。

「子壽。」柏堂答。

「這場雨要早下這麼十天，噫，啊，噫？——」

「老弟，這個話就提不得了。……」柏堂不勝感慨的樣子答。」

邊招呼着松齡說：「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勞駕？」

松齡嘻嘻地笑着，不作聲；把長袍高領子整一整，頸子扭一扭。

「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子壽說：「這個話他要我——」

「裏面坐，裏面坐。」

三個人同走到西廳裏，雙喜趕來接了兩位手裏的雨傘。西廳裏一張舊木榻，兩連几椅。香煙果盤都已擺好。子壽向榻上一躺，順手在榻几上取了枝烟，直着頓了兩下，湊到眼前看着說：

「我如今是越窮越懶，看見榻椅就想躺。——柏堂哥，你這買的是什麼烟？」

「是雙喜買的。說是什麼司太飛。倒公道，十三個。」

「所以你這個人容易老：樣樣事要望錢財經濟上打算。我抽慣了大英牌，這些新牌子——」

「我曉得你的心事，要是在這個榻上設一盞燈，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這是什麼地方！——我們還是談正經的。松齡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到你府上連找了幾次；你老哥財忙，都不在家——」

「我是半個月沒落家，在莊上住了七天，城裏三天。這個會延遲到今天開，也就是這個原故。天生一村賤骨頭，有什麼說的？——松齡那個話，我也——」

「你聽我說，聽我說。他是爲了幾筆存款取不動，如今已選好了八月裏的日子動土，就缺這筆錢用。柏堂哥，你說祖先的黃金（註）難道好長久拋露在土面？所以這事做子孫的無論如何不肖，也是要做

（註）「黃金」，骸骨也。

的。義莊這幾年緊迫；我曉得。——」

「豈但緊迫？去年培英學堂開不得學，不是向月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不是長年二分起息？——」

「那不錯。聽我說。聽我說。松齡那座竹山，——我們是談家裏話，句句如實說。——如今是鞭長莫及。松齡自己又不會經管。一個住山棚的佃戶又是個膿包貨。每年出的筍子，竹，都給當地的王八蛋偷個完。反正曉得主子是個軟弱書生。在縣政府化了不知多少錢，請當地鄉紳的酒席已不知請了多少次，立的『禁牌』只是聾子的耳朵，嚇蒼蠅也嚇不動。這座山，和太祖的墳山是一支龍。這你老哥是曉得的。如今他急等錢用。打算硬起心腸，只要個兩雙手的數目。除竹木不

計外，山上有五十多畝田。單單這五十多畝田，就不止二千圓！這個好處，他不忍得造化別人，他是死心一個點要賣給義莊。葉落歸根，憑這一點心就是個好子孫。柏堂哥，你無論如何也得成全成全。……義莊裏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擔，不會賣我，曉得。你說義莊緊迫。那不錯。那不錯。如今就在這稻子裏出價。……柏堂哥，你說這事可行得？松齡是爲了安葬祖先的黃金。這是正事。你成全了他，你有陰德。……」

「你這個話，我也略知一二。可是這個義莊，不是我宋柏堂的；要是我柏堂的，那，那不談竹山的話，就是白手借這麼二千塊，我也放心……」

「不打那個官話，不打那個官話。柏堂哥，松齡要你老叔說的話是一點水一個泡。你究竟是肯不肯成全？就是這一句話。」

「子壽，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你不能拿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來填我的胸口。那你叫我做不得人，我不妨把我衣袋裏的邊邊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義莊這一千八百擔，是我忍不得拿來當土塊賣，纔勉強留下的——那也只怪是我半夜給鬼摸了頭——心想歇一年息，看今年價錢可好點。誰知反而望下跌，又遇到這個大旱年。今年是籽草不收。這不是我柏堂糊塗，大家家裏都是有田的。如今這留下的稻，總共不過一千八百擔。按市價一塊八角算，不到三千五百圓。只還月齋老先生那筆借款連本搭利就是一千五。老弟，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和

明年上半年的開支望那裏出？報了荒，縣裏不准，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望那裏出？墾務局的田畝指望那裏出？壯丁隊的開辦費望那裏出？培英小學就死心關門了？——這些都不談。老弟，我問你一句話：你曉得和你老弟同樣情形，要通融這筆稻的人還有幾多位？……」

子壽赤紅了臉，由榻上跳着站起來，嚷着說：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你老哥說話怎麼拖泥帶水的！是松齡要安葬他兩代黃金，拿竹山來賣給義莊。是他託我來說這個話。你怎麼說我子壽要通融義莊這筆稻！——柏堂哥，你這不是個笑話！你這不是含血噴人！……」

『你坐下來，坐下來。不要走氣門。——就是我說錯了一字半』

句，……也反正是一家人。——那這話就格外好說了。——松齡，」

松齡坐在左邊太史椅裏，直着雙毫無神采的眼睛望在對面柱子的半邊楹聯上：柱子裂開了無數的縫，把楹聯上一個個端方的字體扭扯得很狼狽。一隻壁蟻從這個字爬到那個字，爬到裂縫裏又重復爬出來。他把每個字在膝蓋上照樣描畫着：

『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

畫了一次，又畫第二次。……柏堂和子壽的談話，雖近在耳朵邊，但只僅僅跳進斷斷續續的一句半句來。盤繞在他腦裏的，是昨天晚上在古軒瑞卿家打牌的情形：燕姑娘打五索，他有意做個醜臉說『對』，燕姑娘就紅着臉格格地笑；他把腳踹住她的那雙尖瘦美麗

的小脚，她就紅着臉向他丟個半嗔半笑的眼；他把膽子一大，用右脚把她的脚挑着攔到自己的左腿上，撮着，捏着，手由褲管裏伸進去。……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都是奇蹟！他想不到燕姑娘那麼尊貴美麗的人，是這麼容易上手！

——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嘴不穩！……他心裏癢癢地想着，一邊仔細再把每個舉動回味着，一邊手在膝蓋上無心地畫着字。

……子壽跳着嚷起來了，……柏堂喊自己了。

「呃，柏堂叔……柏堂叔。」松齡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把眼睛眨了兩眨，牽住領子扭着頸項答。

「姪郎官，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對你說不三不四的話。你畢業

後回家剛兩年，只經過我的手的，就已經賣去五十多畝田。三河鎮市房不算，在恆裕煙店抽的殘股不算。——你怎樣兩代黃金還是拋露在土面？姪郎官，先人創業不容易。你年紀輕，上頭還有個老嫂；下面，剛動頭就已經有兩個孩子。你是受上等教育的。你要顧點後路。

……世界是一天一天壞，錢是在水裏的。」

「我今年——我我我——」松齡蒼白的臉上飛起幾朵紅雲，把身子扭了兩扭，由太史椅上站起來。

三

外面格篤格篤地一陣皮鞋響，又夾着幾雙釘鞋，和好幾個人說話

的聲音，鬧得正堂裏噙噙然。

『我說怎麼找不到人，原來你們在這裏！……』

說話的是博學堂大房步青；五十多歲，鬍子已經花白了，是怡昌豆腐店老板，肩背有點駝，辮子是民國十七年割的，而今留着個鴨屁股在頭上；接着進來的是審問堂二房慶甲，六十多歲，可是光滑滑的一個扁陂的下巴，找不到半點鬍子根，這位老先生，人家背後都喊他『肚臍子』，意思自然是說他除了烘火，晒太陽，拿把扇子走走河岸，帶小孩子玩玩，上街買買東西外，再不會做過其他什麼事；第三個是明辨堂四房子漁，或紫榆，或子愚，總之是個滿口野話，愛哈哈大笑，會做呈子狀子會打官司的人，四十多歲，一張元寶形的胖臉上，

留着幾根仁丹鬚；第四個是慎思堂三房叔鴻，一位北京什麼大學畢業生，二十七八歲，左眼下一大塊烏青色的疤痕，痕上有幾根毛，如今是在省城中學當教員；第五個是篤行堂五房景元，一臉乾巴肉，三十多歲，有個口吃的毛病，是個忠厚的生意人，自被店裏辭歇後，在家已閒住三年，臉上那幾條新傷痕，說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給抓的。——這是銘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

柏堂丟開松齡和商會會長子壽，連忙站起來，迎着說：

「勞步勞步。濕了你們的腳，濕了你們的腳。」

說着就高聲喊變喜倒茶敬煙；一邊抬頭看一看天：雨已小得多，

幾塊烏雲飛跑過天井。

「柏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傘靠到牆邊，舉起手裏那根毛竹旱煙袋看了看，慢慢地把釘鞋上敲着烟蒂說：「我是爲了落雨纔出來：這個「秋燥」，還了得！……」

子漁，當訟師的那一個，手裏拿着兩根新製的蟋蟀草，笑開臉，指着柏堂說：

「我說，柏堂哥，這個天是有意調皮，是有意；也像人，是個絕種！……」

「不是那麼說的。子漁，——」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堂先前坐的那位子坐下來，接了雙喜敬的茶和雙喜說：「你拿「淨絲」來，我不要這個洋煙。——子漁，不是那麼說。那個年成的事，是只

當瞎子死了兒子，橫直沒眼睛望了，可是這個「秋燥」，……人要緊，人要緊。這場雨，倒底還是雪中送炭。天有眼，天有眼。……」

「天有眼！天就有眼，也是生在後腦上的！」

「慢着。——自從南京建都，我們這裏的天，倒底是有眼的；天心是歸順的。你看申報上，陝西一帶是個什麼樣子？陝西要是靠近南京，就不會變成那樣子。這是一定的目的。我怎麼曉得天心是歸順的？……我早上又看見渭生。渭生瘦了黃了，那難怪。十幾天來，他連在家燒一管「淨絲」的功夫也沒得。這個秋燥，噲，郎中生意，藥店做生意，棺材店做生意。——」

「你老哥乾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壞呀？」子漁向大家做個鬼臉，笑

開了，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鬚說。

「你莫打岔。」步青老嚴正地繼續說：「——就是我們這個村上，這幾天害秋瘟的有多少？……一色的病：寒熱不分清，燒黃了眼珠。說是「半更子」(註)，不是；說是「傷寒」，也不是。你說是什麼？——就是個秋燥的病！我家春狗子，頭天晚上吃了兩塊香乾子，還同他姊姊唱革命歌，好好地。半夜架天架地燒起來。第二天，認不得人了。我接渭生來診看。渭生說，用不着看，用不着看。——一色的病，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那自然不用看。——他配了一付「碧玉散」，叫我只管放心給他吃；可是要想病完全好，那還等

(註)「半更子」瘧疾也。

菩薩洒下楊柳瓶裏的淨水。——他這個話就是有宗旨的。……你說天沒眼？今天不落這場雨，人還了得？……所以，天心到底是歸順了的。」

「肚臍子」慶甲老痛着那張沒一根鬍鬚的嘴動了兩動，眼睛望着天井，獨自個點點頭，表示對步青老這番話已經有所領悟。

子漁扮了個滑稽的笑臉，望一望大家。看見大家都不作聲；又見步青老在吸着煙，搖着腳，那麼副得意的神氣，心裏有點難容。有意逗着說：

「就依老哥這麼說，下場雨，殺殺秋瘟，病人好過點。那這個天，越發是個絕種了！」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步青老擺着腦袋說。

『聽我說完。——步青哥，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是像你的那桿煙管，不那麼——不那麼容易吸出煙來的。——這個却不談。步青哥，你曉得，人活了，不死，那是天有眼了；可是籽草無收，活着沒飯吃；買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買不起的。——這樣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如今給這場雨救活了，反弄得不死不活的。那是貓兒耍耗子，不過制你多受點災難。……火燒紙馬店，遲早是要歸天的。……你說這個天怎麼是歸順了的？……怎麼不是絕個種？……怎麼是好耶爺扯的！』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

叔鴻，大學畢業生，靜靜地聽着，忍不住噗嗤地笑起來。

「你笑什麼？」子漁也尷尬地笑了：「叔鴻，你是個有學問的，你說我這話可對？」

「老哥，我得罪你。」叔鴻把頭髮向後摸一摸，苦笑地說：「你別拉上我。我是不懂你們這些經緯的。」

商會會長子壽一直躺在榻上抽着煙捲，噴着圈兒玩，想心事。這時忽然坐起來，問叔鴻說：

「鴻叔，你幾時上省？……你那件債務官司……」

「學校是早開學了。就是這件官司絆了我的腿。……我現在打算兩天內就動身。」

「官司了了？」

「了了？——光景一輩子也不會了。」

「是件什麼官司？」柏堂插嘴問。

「你不曉得？——呃，你是個忙人。你是不曉得。」訟師說。

「就是萬源油坊那筆存款，二千二百圓。——」

「就是殷楚江的那個萬源油坊？那不是筆鐵穩的債？殷楚江縱然不在了，他幾千畝田總是長翼膊也飛不掉的。」

「我不是說這筆賬不穩。是我要錢用呀！——這二千二百圓，還是先大人手裏存的。那時先大人和殷老是親密知己，你老哥是曉得的。那時他——」

「我曉得，我曉得。」柏堂說：「那時他在長江南北有幾個金字

號店。他那個活動的能力，是誰也佩服的。」

『殷百萬，數一數二的鄉紳，數一數二的鄉紳！』步青老把旱煙管在鼻上擦着油，搖着腿說。

『就是我畢業那年，一分八釐息還是上了的。忽然無緣無故的聽說他死了。——有人說他是錢店倒了，債務發作，吞金子自盡的。那不管他。——我由省城趕回家，想和他令郎接一接頭，免得以後我們兩方隔代人，將來生瓜葛，那知他奶奶十把眼淚九把涕，要求止息，三年內分期還本。我就吃一驚……但是兩方面是世交，難不成看他家出了凶事，我不幫幫忙，反來窘逼他？所以我和我母親商量，就依他止息，可是款子得要在一年內還。這是前年的事。誰知當年不會還，去

年還是不還。——我想，就是完全依你那個話，兩年內也該還個大半數了；你如今睜而不睬，一毛不拔，那是個什麼意思？……你曉得他是個什麼主意？——他要拿田抵！」

『毒主意，毒主意！』步青老搖着頭說。

『那你不能開眼睛吃老鼠藥啊！』柏堂關心地說。

『所以，我想一想，這個世界是談不得情義的：我與人以德，他却報我以怨。反正我父親是不在了，殷老也不在了。——他令郎你大家總曉得，看那副形樣，就要惹我生氣：不是近視眼，要配付平光鏡。用紫的綠的紡綢線春做四不像的西裝中山裝學生裝穿。一隻手要戴上四個寶石戒指，一天到晚靠在煙榻上聽留聲機。外埠到的娼妓，

一個個喊到自己家來胡纏。……你說我和他講什麼情義？我借給你的
是現錢呀，你怎麼拿田抵？——這且不談。自從我先大人——我父親
過世，喪葬費用了六七百；我弟弟幾年上學校，一年用四五百；家兄
離婚，花三四百；又結婚，——」

「伯鶴結婚了？——自由的？」子壽問。

「在北京。在北京。」叔鴻答非所問地繼續說：「——又結婚，
……近年家裏又添了幾個孩子，我們自己在外面混，是老爺管不得老
爺的。唉，我們這個家，就叫沒法想。——這且不談。家裏一點點產
業，你大家大概都曉得。一百多畝田，去年反貼了幾十塊完糧納稅。
今年更不談。幾個合股店，吶，合茂糟坊是北伐軍到境那年倒閉的。」

股洋五百圓，完全沒了，還攤了一百多圓債；同姓布店，去年損三哥要做一批繭，克叉，蝕了五千！只分了點賣不掉的洋貨布正回家；福康一筆存款，店主如今是押在衙署裏，我問那個去要錢？恆豐煙店一筆，如今三老爹這個店半開半關支撐着。三老爹年尊分長，利也不給，本也不還，這口冷粽子我只好硬起賴子吃。——我一家十多個

人，吃用望那裏開支？……我是狗急跳牆，我並不是好訟。……」

『縣裏是怎麼判的？』子壽關切的問。

『縣裏是拖延。他破產抵債，自然沒話說。可是他這個產，是田，是破不了的。我是個賣田的人，我受他的田？……』

『這年頭，田是個倒霉東西，是個瘟神；誰見了，誰怕。哈哈哈

……
子漁，那個訟師，笑着說。

「那你走了，官司那個問？」商會會長子壽問。

「我託我們的子漁哥全權辦理。」

「子漁，叔鴻這事你要盡點力。你把錢弄到手。我給你存放生

息。長年二分，長年二分。」

子漁哈哈大笑起來：

「聽聽這個話。八字沒見撇，他倒先伸腿了！」

「子壽哥，別想這個心思。我是等着錢還債，等着錢做盤川。我要是有錢存放，我也不打官司了。如今你老哥是大老板，是商會會長，你借給我，我的是長年二分五，行不行？」

叔鴻說着，大家哈哈笑起來。

笑了一回。叔鴻走到柏堂跟前，說：

「柏堂哥，我有句話和你說。」

柏堂怔了一怔，被叔鴻拉着出了西廳。

四

這時候已經快十點半鐘。雨已變成鵝毛雨。西廳裏一塊長方形的太陽光驟然由天窗上照下來，依舊是這麼炎烈可怖。天井階沿的濕地上不住冒白色的水蒸汽。

大家都皺起眉眼來。

「步青哥，」那個訟師笑着說：「你看看這個天，可像是有眼的，可像是歸順了的？這不是貓兒耍老鼠！這叫人怎麼活？」

「子漁，虧你是個訟師。你這些話，毫無目的。——生了個天，難道不出太陽？……」

「不談這個話，」子壽，商會會長，不耐煩地插着說：「——子漁，我想想，我們這個義莊，給柏堂官拿在手裏，弊病太多。如今這一千八百擔，他就是想把持，不打算拿出來。——」

「這個話你錯了。」步青老裝着早煙袋說：「柏堂是個正直君子，人精明，把穩：他是個疍住卵子纜肯過河的。他是個天天在銅錢眼裏打鞦韆的。有這個義莊，就少不得這個人。這是一定的宗旨，一

定的。」

『精明！把穩！一個笑面虎！——步青哥，我不是和你說，你養養神。……』

步青老滿不在乎的樣子，擦着火柴吸煙，搖着腳，怡然自得。商會會長接着說：

『去年義莊的田是照六折五折收租；一千八百擔。那時候他在莊屋裏收租，小廝是帶的他自己家裏的長工，却開莊上的賬；還把他兩位少爺帶去住，吃。那些佃戶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碰到旱年，自然只好東佃兩家認虧吃；他不，還是天天要佃戶送鷄來，送新上市的青豆來。……吃不了，帶着走。大擔小擔差使佃戶望他家裏挑。恐怕那

些贖物直到而今他還不會吃得完。……這都是額外的詛詐，却飽了他個人的腰。這是說的去年。前兩年十全十收，弊病自然更多。」

「那不出奇，子壽，」步青老閉着眼，幌着身子，忽然又插一句說：「那不出奇！那是佃戶的孝敬，那是他應得的酬勞。……你這些憐惜佃戶的話，都是貓兒哭鼠。……都是貓兒吃不到牆上的乾魚，……」

「你這話怎麼說，步青哥？你六十歲攔在頭上的人，說話怎麼纔是圓通的？……不是白吃了你五十多年的飯！」

「莫走氣門，莫走氣門！」步青老繼續幌着身子閒閒地說。

「子漁，你聽我說：——那些就算是額外的孝敬，不談他。——」

一千八百擔稻，那時候市價還有個兩塊多近三塊。他存了個私心，打算壟斷了，好自己賺錢上腰包，留着攔在莊上；不放心，又打莊上牲口挑子擔子望這裏運。這些手脚多一遍，他的額外酬勞就是多一次。

——這還不談他。稻一攔攔下來，到今年碰這個荒年，籽草不收。稻價却是跌到一塊七一塊八。——這個損失該由那個去擔負？……這不談。義莊早兩年十全十收，也得價，那些錢是無論如何也是開支不盡的。除開買了我們子孫幾百畝田，却不見剩一個錢。——錢是不會不剩的，他拿在手邊做資本。做茶葉生意。做蠶桑生意。放高利貸給窮人給佃戶，每月二十個鈔一塊的息。培坤學校由他關門，培英學校開學却還要借月齋老先生的債，明明是一分八的息，他却開二分的賬：

……

「你這話，我相信，我相信。」訟師回答：「可是世界上的老虎都吃人。都不是好爺娘扯的。」——所以我是贊成瓜分義莊，先分稻，後分田，大家平分。我們先來個共產。哈哈。……」

大家都吃一驚，看住訟師子漁那個哈哈笑着的臉。——像隻破散了的元寶紙錠。步青老站起來，用旱煙袋敲着地，說：

「子漁，你這個話，早就有人這麼倡；可是你今天公然在祠堂裏說，你不是個姓宋的子孫。……我比你窮，我就不敢作這個非分之目的。你這話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漁把頭靠在太史椅背上，繼續張着嘴笑。笑了好一回，坐直

了，說：

「老頭子，在「家堂菩薩」面前，這是。你老哥扣屁眼賭個咒。分義莊，你心裏想不想？……說謊話的不是好爺娘扯的！」

「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壽會長非常痛快的笑了一回，高興的樣子和子漁說：

「還有那個話：義莊這一千八百擔稻，如今是板凳頭上的鷄子。

柏堂官就第一個想一口吞。而且，這個大荒年，我們做東家的是籽草無收；客民佃戶呢？他們難道天給落下米來？他們如今要退佃，要逃荒；可是不能插起翼膊飛呀，而且飛到那裏去！狗急跳牆呀，他們沒得吃，難不成一個個成仙學道？難不成一個個做菩薩？那個笑面虎只

一味的屎填了心竅，想把持了自己一口吞，好像就沒想到這一點。……子漁，你想想。——我今天是要提議先分這一千八百擔。我們做子孫的沒得吃，我們不能讓柏堂官一個人玩手段，上腰包；我們不能等着客民佃戶來搶糧！……這話你說可有個七搭八？」

『有之，有之。——不催他開會，今天這個會他是不見得開的。』
子漁把蟋蟀草拂着鬚子說。

坐在最末那張太史椅裏，瞪着眼始終沒作過聲的景元，那個小店夥，這時忽然趕着咳了咳，搔搔乾巴臉上那幾條傷痕，站起來，非常嚴正的說：

『我我我——今天是七七七月半；客民佃佃佃——佃戶做孟蘭

會。——要防，要防防防防防一着。」

說得太吃力，口沫冒滿在嘴沿上。

「沒那麼快，沒那麼快。那裏真的說搶就搶？那是個笑話。」

漁說。

景元梗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回身坐下。

「這個話就難說。」子壽說：「——柏堂官把持這筆稻，是和月

齋老先生勾串好了的。……剛才你曉得怎麼着？松齡要葬風水，缺筆

錢；這可也是子孫的大事！松齡要我替他串說，把一座竹山要義莊

買。他死心一個點不肯成全也罷了；還打官話，還說是我自己打主

意！我們這位松齡官——」

松齡在抽着煙，窩住嘴吹着不響的口哨，想心事；聽到自己的名字，馬上又臉紅了，把領子牽一牽，頸項動一動，淒苦的笑了一笑。

「——又是個扶不起來的漢獻帝。教曲子唱不響。柏堂官，那個笑面虎，玩了個手段，擺起了叔叔的架子，六二三，八二四地把他教訓一頓。——我們這位松齡官，就三百錢買了個瘟豬仔死活不開口。

……」

「不是我不開口呀，我就開口也沒用呀！」松齡忸怩地說。

「哈哈！」子漁笑着說：「那是實話，那是實話。說破了舌頭，也不過是對石壁上呵了口氣，柏堂官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他還是想延日子，壘斷這筆積穀來給自己賺錢。——都不是好爺娘扯的！」

『就是這個話呀！——那個笑面老虎還說還有人在對付義莊這一千八百担。你曉得還有那幾個？』子壽問。

『我曉得的就是叔鴻要買三十畝田；否則就借五十担稻。他等着錢做盤川，佈置家用。——叔鴻這事柏堂官是不能不答允的；他領了第一個月薪水就歸還；鑫樵老頭子要提議領「古稀俸」，這個話是不行的：我們活不到七十的，難不成就白做一趟姓宋的子孫？……柏堂官要「靠」三畝田契，那是少數；再還有就是他——』子漁說着把那蟋蟀草點一點景元。

『我我我——』景元梗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說：『是沒沒沒法想。……我我我我家裏沒得吃。——』

「他那個媳婦，」子漁說：「是貂蟬轉世，不是個好爺娘扯的。景元官也太軟弱，不像個有扁的！」

「怎麼，這兩天又打了架？」子壽問。

「你看他臉上掛的彩！……」

「我我我——」景元摩着臉上的傷痕說。

「也難怪！」子漁說：「他歇了生意，在家裏閒住三年多，家裏幾畝田，夠不得三個月糧。他那個貂蟬，又是個豬婆轉劫：今年生一個，明年生一個。……那些小狗扯的一個個都是哪吒投胎！……靠貂蟬一雙手做點鞋，洗點衣，養這一家人。——而今的女人，有幾個是好娘扯的？……她吃了苦，她就就想做皇帝了。……」

「哈哈！哈哈！」子漁又大笑起來：「實話！實話！你要他給你找飯碗，那是捉住個丫頭要扇割！……哈哈！」

五

步青老在榻上獨自個閉着眼，幌着身，搖着腳，聽着子漁子壽等的談話，覺得已再無插嘴的機會；裝上一管煙，吸着離開坐位。正堂上許多人談話轟笑的聲音傳到他十分聰敏的耳朵裏，吸引他踱出了西廳。

正堂裏，上堂，下堂；東西拐角，兩邊；和正中的椅子桌子旁，都已六個一堆，五個一組地聚着來赴會的宋氏子孫。——共總不下三

十多人。步青老剛走到下堂那棵大白石柱跟前，貼西邊近「大磬」的那個桌旁的人堆裏，有個人站起來向他招手。

「步青哥，這邊來，這邊來。」

步青老走近一看，原來是渭生。渭生四十多歲，穿一件上黃下青的多羅麻「接衫」，（註）一隻厚嘴唇，翻得像豬婆嘴；白眼珠上網滿紅色經絡，一秒鐘裏要眨三次眼皮。他除做郎中，還兼通陰陽，是個有名的風水家。

「幾時來的？你今天也有空到祠堂裏來？」步青老高興的說。

「是這個話，老哥：我是私不廢公。不怕十頂轎子擺在我門口，

（註）是一種馬褂連長衫的衣裳

等我去診病；只要祠堂裏有事，我還是要到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也就是個不忘本的意思。——你早就到了？」兩隻紅眼睛眨得如有機器開着的一樣。

「我是落大雨的時候來的。——渭生，你這個話就真有宗旨。

——今天這場雨，抵得你幾貼「碧玉散」？我春狗子吃得半飯碗了。」

「這場雨，甘霖，是甘霖；只是炎威不殺，元陽太旺。——還是

個「秋老虎」。古人說：「江海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爲什麼不

說「夏陽以曝之」？……這話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個秋老虎的意

思。何況這場雨沒斷雨腳，羲和就來高臨，陰陽相尅，人最容易中

邪。……「藿香丸」是離不得身腰的。」

「渭生叔，我說養香丸遠不如仁丹。」

插這句話的是雲川，尖尖面孔，是個上學校上到中學二年級就輟學的青年；穿一件翻領短袖A B C的襯衣，一臉紅顆粒，不時要用手去剝弄。他說這話時，就正在臉上剝弄着。

「人丹？那是騙人的。——豈可人而有丹？除非赤松子下凡了！」

聚在一起的是叔鴻，柏堂，還有石堂，——一隻眼睛，四十左右，穿一件加染的灰色紡綢長衫，一臉煙色，是個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軍裏當過司書。——肅堂，——五十多，是個老實可憐的塾師……等人都停了自已的談話，轟笑起來。

「不是中國人丹，是日本仁丹。」

「那更不然了，倭寇乃虎狼之邦；它那些藥，也都是個霸道——賢姪官，你記住我一句話：治病如治國，總是王道爲尙。……你們現在講究新學的，就都忘記了這個道理。」

雲川望一望大學畢業生叔鴻，叔鴻和柏堂繼續談着他們自己的話，沒來理會；雲川頑皮的樣子，再插一句：

「施德之濟衆水怎樣？虎標堂萬金油八卦丹怎樣？……也都不及藿香丸？」

「賢姪官，那些藥，說破了不值一文錢：什麼濟衆水，十滴水，萬金油，……你看他裝璜得那麼好看，賣人家那麼些錢？其實裏面是些什麼藥？也不過薄荷，甘草，冰片之類，對上一點酒料而已。世界

上豈有個酒能驅邪者？……酒鬼，酒鬼，酒自己就是個邪道了。」

「這話就不盡然。」石堂，那位小政客，眇着一只眼睛，把手在桌角上一拍，說：「濟衆水裏的是白蘭地酒。這是味聖藥。心脾胃膈有點小毛病，喝這麼一小盞，藥到如神！我從前在天津，也是六月裏，住在我的一個「拜把」的公館裏。那天晚上幾個人去聽王瑤卿的戲，沒到壓軸子，我就覺得心膈阻噁，一手心冷汗。我想我這可要進醫院了？——那知不然！我的那個「拜把」跑到咖啡房裏弄來一小盞酒，也不過這點點。（比着茶樽裏的茶脚。）我那時是喝不得酒的，勉強沾了一點點，就覺得意思滿對。喝完了那一小盞，——是個高脚玻璃杯，這家鄉是沒得的。——胸前豁然開朗！我一問這是什麼酒？

……就是白蘭地！施德之怕就是我的那位「拜把」傳授的。——所以，外國人是有個研究的，不能一概抹殺。……至於仁丹，那誠然是個霸道！」

「有嗎啡！有嗎啡！」步青老點着頭說。

「這話就不對勁！」雲川嘻笑着臉說：「你們到廣濟堂藥店去問一問，一個六月，銷的是仁丹多還是養香丸多？——我昨天給我孀娘去抓藥，那裏十三個買藥的，就有五個買仁丹。中國的仁丹不要，咬定一個點要日本仁丹！我打聽朝俸，說是一個六月銷了七八千包！

——長江沿岸還在抵制日貨呢！難道這些人都定是要吃嗎啡的？」

「抵制日貨，那是個笑話，那是個笑話。」石堂搖着頭說。

「如今街上生意是家家清淡，家家虧空，只有藥店是好生意，好生意。」步青老嘆口氣，沉着眼睛說。

「你老伯的寶號總是不會打倒的。這……」雲川說。

「那是家常必需之目的，蠅頭爲裏（微利），蠅頭爲裏（微利）。」

「不談那個話。」石堂補上說：「我說，要抵制，就該不分日美英法，各國皆應在抵制之列。買日本貨固然是利源外溢，難道買西洋貨就不是利源外溢？我們中國窮那就只窮在買日本貨上？——還有一層：這抵制外貨的事，靠學生演說，抄查，是無濟於事的。人民是窮得這樣子，買東西自然是揀便宜的買，何況外國貨自然是比中國貨好？……這個事應該由政府裏出力！」

「政府裏怎麼個出力法？」雲川問。

「政府裏應該——這個話，你們是不懂的：我說的關稅。外貨進口，加重關稅。……自然國貨就爬起來了。這話叔鴻就是明白的。」

「什麼？」叔鴻問。

「我說，要抵制外貨，振興國貨，該先加重關稅。」

「得罪你，老哥。我不懂這個話。」

「哈哈！」雲川頑皮的笑起來。

「你大學畢業，不懂這個話？——你是學社會的呀？」

「我學社會，沒學到這個。你莫考我。我怕考。」

「哈哈！」雲川笑。

「老哥，」叔鴻笑着說：「你那說的是句天話！是外國人在中國加重中國貨的關稅哩！你曉得連長江沿岸都有洋關哩！重要海港都插着外國旗子哩！……」

「不談這個。」石堂眨着一隻眼睛，皺了皺鼻子說：「——雲川，你們年輕學生露天講演什麼的，總是個笑話。好比六月裏，你們夜夜在這個門前講演，說那些個無法無天的話，——」

「我們說的只是破除迷信，抵制外貨。我們沒說什麼無法無天的話。無法無天的話是你石堂叔說的。」雲川辯着說。

「你們不能學他！他是個目無法紀的人！」

「石堂，」義莊管事柏堂沉着臉，很嚴重的樣子說：「你那位令

弟，你得管管。這個責任在你身上！家裏花那些錢培養他，鄉村師範畢了業，就應該在村上好好做點事了：——培英小學請他當教員，他不幹！要到上海去進工廠，做工人。體體面面的教員不做，要做汗一把水一把的工人！這不是天生的下流性子？這不是辱沒姓宋的祖宗！

——這也罷了，做工人又不安分，給官廳緝捕，跑到家裏來躲身，仍然是坐不住熱板凳，天天和些客民佃戶攪在一起，從中鬧是尋非！滿口「俄國」「俄國」的，……他到底是個什麼主意？……外面人都說他「當」了共產，這可不是個玩笑的事！將來有了是非，連累的不是別個，就是你石堂！——」

「別提這些話！別提這些話！」石堂皺着鼻樑擺着手說：「我如

今是只當沒沒這個人。反正和我遠得很，不相干！拉不到我身上來！……要是我的譎親手足，我是早就送他到衙門押起來了！免得像敏齋老的那位耀祖官，給外國人捉住了坐西牢。——柏堂哥，你今天的摺帖就不該列他的名字！……」

「那不然。」柏堂說：「我是挨房頭請。……反正他是不到的。」

——叔鴻，耀祖怎樣了？到底是活的，還是死的？……」

「他是個嫌疑犯，光景不要緊，——不過也難說。……」

「唉，——這兩位都是——」步青老嘆了一口氣，要說什麼；睜開眼睛來，看見雙喜領着兩個楊柳春茶樓的夥計，挑着熱騰騰的竹盒擔子走進來了：「點心來了！吃點心，吃點心。」

六

吃完了點心，叔鴻一邊接過雙喜送上的手巾抹着嘴，一邊自言自語的笑着說：

「點心是吃了，會可不知到幾時纔開得成？……」

「快了！快了！」柏堂搭動着舌頭，喝着茶說：「這裏是銘公分，昌公分都到齊了？熙公分差三個；鐸公分差兩個；彥公分差四個；錫公分也齊了；彬公分……」

「我們姓宋的八大分，——」商會會長子壽嚼着滿口燒賣，渾着喉嚨說：「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別個都是頂房頭，到了會也是

做菩薩；只要月齋老先生一到，凡事都行了。所以，以後不必多事，開什麼祠堂門，老老實實「素雅一塊玉」〔註〕地請月齋老獨斷獨行。……

「子壽，不是那麼說的。」步青老撮了五塊發糕裹在手帕裏，預備帶回去給他春狗子吃；一邊說：「月齋老叔是年尊分長，凡事有宗旨。他就是獨斷獨行也不出奇，大家心裏都服。」

「老哥，」商會會長說：「我們兩個是談不上來的。我說話，你莫插嘴！我和你老哥豆腐貼對聯，兩不黏！」

大家都轟笑起來。

訟師子漁笑一回，捧着茶樽走到叔鴻跟前說：

〔註〕猶言「乾應」也，「老老實實」也。

「這裏開祠堂門，不比你們學堂裏開學生會，急是不行的。這裏開會，是且談，且吃，且走！——會開不開是沒關係的。」

「今天可不行，談了，吃了，——可走不得！今天是一千八百担稻，幾千條性命！」

「又來了兩個。——三個，三個。」雲川嚷。

大家一看，來的三個人第一個是熙公分老二房逸生，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腰上繫一根「通海」，胯下拖着絡鬚，快近三十歲，是個「三江黨」同志；第二個是彬公分禮約堂敏齋，五十多歲，苦心經營着他的「每文齋改良學塾」；新近爲兒子不知下落，滿臉愁苦樣子；最末一個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四十多，民國三年江南師範畢業生，穿

一件舊紡綢長衫，滿面白風斑。

「來得正好，來得正好！點心還有的。」柏堂招待着說。

三江黨同志坐到白面少爺松齡的桌上，拿起筷子籍了一塊糕送到口裏，吃着說：

「我是命裏有屎吃，到處是茅坑。——我剛纔在楊柳村和幾個朋友剛吃的。」

「你這個絕種！」訟師子漁走過來，對逸生嘻笑着臉罵着說：

「你初八日答允捉蟋蟀給我，怎麼七八天不見你狗腳跡？」

「老叔，老叔，」逸生縮起頭，做個防備討打的樣子說：「莫火我！

莫火我！——三溪鎮唱目蓮戲，我去趕了一場……我是小狗掉在糞坑

裏，吃了一個飽。……我是昨天半夜趕回來的。八十多里路，走得我臭死。——蟋蟀子我替你打聽了三四頭：萬生竹匠的兒子在柏蔭園捉了個「桂花王」，我看了，是個「紅沙」。大概有個「五七半下軟家」(註，要是耍得的。我隔壁小寸子捉了個「麻王」，可惜折了一條腿。——)

「你不要一隻油花嘴！我不管你那些個蛋。三天裏你不送幾頭來，你小心你那條狗腿！……真是絕種！」

「老叔，就這個話，就這個話。……雖「白露」遠得很，多了不敢承担，二十頭出在我身上。不算話的我是二百五，你老叔送我下城，你拿鞭子整我家法，你把我的「宋」字掉過來寫。……」

(註)蟋蟀的體量，「下軟家」猶言「弱」也。

「這就行，這就行。」

「可是我有一句話，說了，你老叔莫多心；你老叔是叫化子孃院，窮快活。……」

「絕種！……」拍的一掌打在那個光頭上。

「老叔，老叔。」逸生縮着頭，眨着眼，格格笑着說：「我我不曉得你老叔養這些蟲子和誰打？——村上的「撮棚」(註)前年就沒開；連三溪鎮今年也沒「棚」。你老叔就該「素雅一塊玉」地在家裏躺躺燈了，……還要一個點——一個點差使人！……」

「我曉得你這絕種是一張婊子嘴！……」

(註)是門蟋蟀的地方，爲私人所開設。

「老叔，老叔，你是飽人不知餓人飢，我我——」

逸生看見叔鴻走來了，就停了嘴。叔鴻走到桌旁，笑着對松齡和子漁滑稽地說：

「村上這些人，恐怕只有你們兩人是快樂的。你是閒情逸致，打蟋蟀，養雀子；……你，是溫文風流，——」

「叔鴻，松齡官有個奇癖，你不曉得。——其實不算奇，可是在他就奇了。——他是個「小脚狂」！……」

松齡窘得臉上通紅，扭着高硬領子上的下巴說：

「別糟塌人，我我——」

「我糟塌你？——松齡官，你賭咒，你賭咒。……學堂畢業生不

喜歡剪髮女學生，倒是喜歡——他不是喜歡，簡直是「狂」！……他們罵他「封建遺孽」，那真不錯。」

叔鴻笑起來，打趣的說：

「松齡。你愛小脚，少不得到山西去一趟。山西大同的小脚只有二寸半。——難怪你在家裏住着不再想到上海去，——」

「別瞎說。」松齡硬着頸項，紅着臉站起來，想走開。

「別走，別走！」子漁哈哈笑着說：「他這個小脚狂，是到家了的。面貌不在乎，年紀大小不在乎。——」

松齡掙一掙，到底溜走了。

「哈哈，真不是好爺娘扯的。」

「叔鴻，我有句話問你。」一個沉濁的喉嚨在後面喊。

叔鴻回頭，是敏齋老，每文齋主人。他和鑫樵老一起坐在東邊桌子旁。

「老叔，什麼事？」

「我問你一句話。耀祖到底是不是共產，你一定曉得的。」

耀祖是敏齋老的獨子，同叔鴻曾經在中學同過學，和小政客石堂的從弟竹堂是宋家兩位革命家。在上海一個大學讀書。剛不久忽然被捕，到而今不知生死下落。敏齋老問的就是這回事。叔鴻說：

「這個我不知道。聽竹堂說，也不過是個嫌疑犯，他是個用功的。你老叔儘管放心。想不久就會釋放出來的。」

「不是這個話。——他要真是個共產，那碎屍萬斷，罪有餘辜。

不但我痛快，祖上也是除一害。……官廳不殺他，我也是不容他的，

……」敏齋老搖着一把鷹毛扇，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眼淚。始而悲壯的聲調，繼而有點哽咽了。

「老叔，不會怎樣的。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早就寫了幾封信託人去打聽了，得了回信我就通知你老人家。」

「賢姪官，我們這村上，如今是只有你家有幾個像樣的人了。我們這些人家，是算不得姓宋的子孫了。」

要向義莊拿『古稀俸』的龔樵老，用襟上掛的鬚梳梳着滿嘴花白鬚子，禿起舌頭念着說：

「XX望族傳江左，荆里名家住水西」。叔鴻，談到當年我們姓宋的，唉，你們小輩子是不曉得的。你只看看這裏的匾，那個官職，那個科甲不是齊全了的？「五世同堂」，「百歲齊眉」……那件瑞祥不是齊全了的？——不想五十年來，一敗至於此極！」

「是的，是的。」叔鴻無可奈何的樣子說。

「從前姓宋的走出一個人來，都是像模像樣，有貌有禮的。……那時候祠堂裏是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孫走進來，按輩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長幼有序。老輩子不開口，小輩子那個敢哼一口氣？而今是個什麼樣子？——簡直是個放牛場了！敏齋，這個家法，我說，還是要整頓的。……」

敏齋老獨自在沉思，不曾注意鑫樵老的話；停了一回，和叔鴻說：

「今年正月，耀祖動身的時候，我就不該讓他走的。他一臉黑氣，我曉得是走上了惡運。……叔鴻，耀祖這一趟是凶多吉少呀，……我連着三夜，都夢見他滿臉血污地跪在我床前呀！……」兩顆轉了半晌的淚珠終竟從眼眶裏流下來了。

「那是不會的，老叔。」叔鴻沉悶的樣子，勉強扮了個笑臉說：「你老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夢都是和事實相反的。你老人家放心。」

「呵，我放心麼？……」

上堂西邊近『大磬』的那地方，還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老，醫生兼堪輿家渭生，義莊管事柏堂，小政客石堂，中學輟學生雲川，坐在那裏；不過新加入兩位，一位是四區區長紹軒，五十多歲，鑲着個金牙齒在口裏，臉上有幾點黑麻子；還有一位便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先生。

他們正談着組辦『保』『甲』壯丁隊的事。翰芝先生對區長紹軒說：

『依我說，紹軒哥，你這壯丁隊辦起來就很棘手。第一件，便是

個「壯丁」問題。照豫皖鄂剿匪清鄉的規程看，是家出一丁，不分姓氏，不分貴賤；而且不准僱人頂替。這就行不通。好比說，松齡，你叫他攆桿槍去當壯丁隊？好比現今在家裏閒住着沒事做的失業者店夥，做裁縫的，做小販的，……他們就大般是在「三江」裏。他們是內無隔宿之糧，外無半文之產，你叫他當壯丁隊，他保護那個？你可記得前年土匪破城？難不成當真是土匪打進城的？——不是的，是當地流氓地痞開城門歡迎的。這，三歲小孩子也知道。這些失業的年青漢子，那個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再說村上的壯丁，是好的，都在外面做着事，比如叙鴻，那自然也是少數；凡在家住着的，有幾個是品行端正的？……客民，佃戶，那更不然了。他們飯也沒得吃，一

年到頭苦工做得頭碰了腳，他們那有個閒空來練操？來放哨？來替你保護地方？——除了客民，佃戶，失業者，流氓，還有那個是壯丁？第二層便是槍械問題，村上共總不過三十多桿槍，縣裏自衛團借去了，土匪破了城，就送給土匪了。……如今你上那裏去籌款買這批槍？……縱然壯丁隊是沒有薪俸的，是自衛，是盡義務，可是制服費那個出？茶水，開銷那個出？……」

「不錯，不錯！」紹軒區長不耐煩的說：「只是我如今是遵照上頭的命令行事。這是勢在必辦的。——無論如何棘手，也得辦。我初十進了城的，二區三區的辦法我都仔細參考了。……我也就這麼辦。槍枝暫不發，反正一時是用不着槍；壯丁是不含糊的，料想他們也作

不得亂。……」

「呃，好在不是真的有槍械。……」雲川頑皮地插一口。

「你小孩子別亂插嘴！」區長擺出威嚴的樣子。

「我是說的實話呀！」雲川紅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

「——開辦費，自然是義莊裏出。……好在爲數也有限。」

「那不然。」校長說：「義莊今年是籽草不收，有得的還是去年柏堂留下的一千八百擔。這筆稻，是非辦培英不可。難不成一個幾千戶人家的村子，幾百個姓宋的學齡兒童，連一個小學都沒有？依我說，連培坤都還該恢復。上年培英男女同學就很糟；好的人家是不肯送女子上男學校；那些不三不四人家的姑娘，是……總之，一句話，

地方上是窮得這樣子，有飯吃的人家，是篩上面的米粒，點得出的兩三顆。縱然有土匪來，我們也沒個什麼給他搶。壯丁隊是多餘，我們不需要保護。我們要緊的是教育子弟。」

『那是笑話，那是笑話！』區長很鄙夷的樣子說：『——碰到這種大荒年，是癱子老太婆說不定也要做土匪的。土匪用不着來，就在你們村上出！——壯丁隊辦起來了，至少是壯壯住我們的膽的。要不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這個責任由那個負？……你校長是不管我的死活的。』

『紹軒，你這話有宗旨！』豆腐老板步青老沉默了半天，這時插嘴說：『土匪是非剿不可，非剿不可。這一向你看報，江西皖北一帶

共匪都——」

紹軒區長覺得他的話文不對題，瞥了老頭子一眼，接着說：

「說教育，何嘗沒學校？敏齋老不是有個頂刮刮的改良私塾？肅堂兄不是有個館？——就說學堂吧，城區裏不有的是學堂？……」

步青老見話不投機，自掉頭搖着腿和醫生兼陰陽家溥生說：

「嗨，總司令剿匪真是馬到成功。這是有個道理的：溥生，你恐怕就沒有悟到。你說吳佩孚爲什麼成不得正果？張作霖爲什麼成不得正果？這就是個「人」字的講究；張吳的「人」字在偏傍，是縮着的；總司令的「人」字張開來，蓋在中頂上。——這就是個真宗旨了！……」

渭生驚了一下，大有所悟的樣子，連連眨着那雙紅眼睛點着頭。

區長和校長繼續討論他們自己的，不會來理會。校長說：

「城區的學校靠的是絲繭茶葉捐。這兩年繭子沒銷場——連松齡的那塊大桑園都完全把來砍掉做了菜園了。……這幾年有幾家是養蠶的？這不談他。——縣教育局去年虧空兩萬多，教員的薪水四五月份都不會發。你不曉得吧？……教員去索薪，逼得沒奈何，每人給一個街上買貨摺子，你不曉得吧？……下半年說不定城區的學生就都要下我們村上來進學校！」

「那不管，那不管。」

「那不管？……你要叫姓宋的子孫都去做放牛的野孩子？……紹

「軒哥，你這話是說不出口的！」

隻眼的小政客石堂站起來挺了一挺腰，尷尬地鼻子裏笑了一聲，臉向着柏堂說：

「仔細想想，學堂這東西也真是欺人之談。讀到一個大學畢業，化的洋錢就上萬；畢業出來了，做什麼？知縣也弄不得個做做，最好的就是當教員。像松齡，就只好當少爺。化那些個錢，你說學點什麼？——我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我是天天眼望着的事；今天你和我比球，明天我和你比跑。贏了，把帽子脫下來望天上擗，喜得打哈哈，再不然，打架了；……再不然演戲了；再不然，要露天講演了；再不然，男的女的手挽手去逛公園看影子戲了！……我說，學堂是不辦也

罷；只要有塾館就行。我就沒進過學堂，我做司書的時候，學堂學生就要討教我。……」

柏堂窘苦的樣子望一望校長的臉，校長沉着臉不作聲，柏堂也就不作聲了。

「哈哈！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區長得意地笑。

「月齋老叔的那筆借款，」柏堂無精打采地撇開了話鋒，說：「是我經手借的，我得經手還。今年他的那個三溪鎮阜隆泰龔坊蝕四千多，他要拿這筆款去攙本，重振旗鼓。他已說過多次。我自己癩的屎，我自己要埋。你們辦學堂也好，辦壯丁隊也好。……這筆款我是要還的。」

『月齋老先生那個糶坊，就吃虧在心肝太張大了。去年秋天，他老先生看見稻價一跌落，跌到兩圓八，心想是再也沒得跌了，把錢店裏的存款就全都取出來，一進就是個兩千擔！弄得那個小錢店也坍了台；到結果，自己也人馬兩翻！』區長說。

『要不然，他也還蝕不到四千多。他那個虧，就和我們這一千八百擔一樣，就是不相信價錢老是個兩塊；心想留着，價錢總要望上昇點子。春上那時候，要賣稻，是容易的！稻販子天天和我囉唆着，要我糶。我咬定一個點不肯。我是爲大家，爲對得起祖宗。那知到今天，這個大荒年，反而跌到一圓八。而且找稻販子，稻販子倒辟而不睬了。……』

「這叫做壟斷積穀，請君入甕！嚇嚇嚇！」小政客胡謔地說着，第一次笑起來。

「石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說：「這是柏堂的一片忠心，是他的個把穩處。他不留這點子稻頭在這裏，這時候，我們這些宋家子孫籽草無收，吃什麼？剛纔子壽他們就提議要換房頭公分這一千八百擔，那自然是個沒良心的話。可是，大家買「公稻」，還是照從前荒年賣「積穀」的老例子，照市價對折出價，是行得的。祖宗留個義莊，不過是爲我們子孫；我們做子孫的吃祖宗的稻，嘴裏是個香甜的。——我就是這個主意，你說可有個宗旨？」

「這個義莊，如今大般是我們子孫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

們子孫沒出息，日子沒得過，靠賣田來維持。可是這樣子集中，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孫的田，都變成義莊的田，我們子孫將來怎麼過？子壽官那個話，倒是個一斤十六兩的話，買「公稻」做什麼？……許多人倡着要公分義莊，我覺得都是理路上的話。」

「石堂，你這話和子壽，子漁的話一樣，究竟是個說不得的話！這是在宋氏大宗祠裏；祖宗都在聽着的。……你這是個非分之目的！是說不得的！……」

柏堂苦悶地摩着那個光禿禿頭頂，深深地嘆了口氣。

叔鴻聽鑫樵老和敏齋老說了一大堆「不勝今昔之感」的話，覺得不耐煩，抽身走到柏堂這邊來，第三次催問開會的事。柏堂愁苦的樣子說：

『就是等月齋老叔一個人。』

『普通開會的規矩，是只要過半數就行，現在一百多房，已到了五十多，這就開得會了。爲什麼專等月齋老一個人？』

『老弟，』柏堂說：『這祠堂裏的事，和你們學堂裏的就不同。現在大家的意見都很分歧，這一千八百担，如今變成個叫化子手裏的黃金，要做這樣，又要做那樣，……粥少僧多。即使開了會，也是沒法解決的。月齋老叔不到，這個事我負不了責，——不只這件事！還

有來年的事，也得他老人家來想個主意。錢糧附加稅捐這麼重，每畝只有個二百幾十斤的租，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個三厘四厘的利，加租的事，我說還是要執行。……」

「佃戶客民都要逃荒了，你老哥還記得個加租！」

「逃荒那不過是句話，不行的。他們也只是天高皇帝遠，一句無法無天的話：你說逃到那裏去？那裏再有個地方，能比得我們這個東南富庶之地？……今年是荒年，來年未必還是個荒年呀！」

「加租的事是行不得的。你老哥是在乾磁上，不曉得水裏是怎麼個冷法。這個事，我雖然不常在家鄉住，我是曉得的。各有各的苦。……我父親過世的那一年：家事壓到我身上，我計算着家裏一百多畝

田，就只有個六七厘的利。我想，爲這六七厘的利，一個秋天忙煩死了人，我何不把來賣了，將錢存到外面銀行裏去，既穩妥，又安靜？

——那時我是不曉得田是沒人受的；田賣不掉，我就算計着想加點租。那知一打聽，——」

『老弟，你是個書生，你不曉得佃戶的狡猾處。你那些聽來的話，都是一片謊話。』

『不然，不然。我是實地調查來的。我家那個住守門房的客戶戴老四，他是個老實人；他又不曾種我的田。他的媳婦是我家的一個老丫頭，他們幹麼要和我說花話？你聽聽：一次秋收最好的田只有個五六百斤，主東的租稻就交個二百五六十斤，剩下的只是一半。化

在耕種上的：耕田，翻板，鏟田堰，做秧田，插秧，耘田，車水，看水，築堰，割收，打稻，……每畝要化十三四個工。——夥計每工三角三。——上年的菜籽，下年的冬菜只夠得肥料，牛租，水車租，秧種，夥計長工的伙食。……你算算，他們一年忙到頭，賺得個什麼？可夠得一家人的吃用？……」

「那自然，那有什麼稀奇？他們是赤手空拳頭，還想賺個什麼大錢？」

319

「他是個書生之見，」小政客石堂皺着一隻眼睛插着說：「像我的那位老弟竹堂先生滿口『平等』『無產階級』『打倒地主』說起來，那更是個不得了！」

「我不懂那一套。我是個實事求是的話。種田自然不是賺大錢，可是總得有飯吃。像這兩天，那個戴老四吃什麼？天天一家人上山採松子，採野菌。前天採了些菌，吃得一家人嘴腫舌頭僵！……幾個小孩在床上滾來跌去，大哭小叫！……那纔慘！」

「老弟，這是個荒年呀！就是我們姓宋的子孫有幾個是有飯吃的？……」

「不是荒年又怎樣？……稻價跌得這樣子，政府裏還借大批美國麥。——」

「這近二十年來，荒年也實在多，」小政客撇開叔鴻的話，嘆口氣說：「我在家裏快十年，就只有兩年是十全十收的。——也真不曉

得是個什麼講究？」

「石堂，」豆腐店步青老把煙管擦着鼻子上的油，搖着腳說：

「是個什麼講究？我有八個字，說出來你明白：是「人——心——太壞，——天——理——難——容。」」一邊掉頭向陰陽家渭生說：

「渭生，你說我這個話……？」

「還是個氣數，還是個氣數。」

「自然是個氣數。」

「柏堂哥，」叔鴻，那個實事求是主義者，笑了一笑，自和義莊管事說：「我家那點田，已經是賣也賣不掉。我想和佃戶商量，開掘幾個塘。他們出力，我出田。我想義莊的田，也該掘塘。」

「那不行，那不行。」

「怎麼不行？我說給你聽，我是仔細想了的：我們這山鄉地方的田，不比外面的圩田：我們不怕水荒；怕的就是旱災。前年大水災，我們這裏却是個大豐年。——從前在我們祖先手裏，堤埂年年修，堰壩築得堅固，河床也掘得深，濬得遠。天不落雨，儘管不愁水。這幾年，大家窮得過不得，那個來修濬河道？河岸都塌了，泥沙亂石把河床填得和岸一般高！三天不落雨，田裏就無水可車。……如今我們地方上真是「靠天吃飯」！你說今年是荒年，明年就未必是？這樣子是明年，後年，……一直無數年，還是荒旱的！所以我想辦幾畝田不算數，叫佃戶給我們掘塘：一個塘，管十畝田。……」

「老弟，你是個書生。文章學問是你的；這些耕種經濟之道你還是莫問的好。——你說的都是外行話！」

「外行話？你——」

「你聽我說：這些事，你得討教我：你那些空想是行不通的。家鄉的田，泥脚最厚的也不過三四尺深；再下去，便是石頭了。你把神仙請來也掘不動。再說，佃戶肯白費工夫給掘塘？……你剛纔說的佃戶是一年四季那麼辛苦，那麼忙迫呀！」

叔鴻塞了嘴，搔着頭髮伸了一口氣。

「你們書生的笑話還多着啦！我再說個笑話給你聽：三溪鎮大富戶方永清的令郎，南京一個什麼農業學堂畢業，鬧着要自己種田，試

驗什麼科學方法，化了上萬的洋錢到美國買了架耕種機。試用機器那一天，請了許多人去參觀。大家想，一定好看了。——那真好看：燒起了煤油，一開就開不動。一看，是壞了個什麼釘。這可就拉倒了！到上海請機器師來修理，機器師說要到美國纔配得好那個釘。……這可了得？機器上壞一個釘，也是常有的事；像這樣壞一次，就上美國去修一次，那種出來的稻子該划多少錢一粒？……方永清家產破了一半買這鬼磨子，以為兒子是個能手。——就這樣一個能手！……你們書生——」

「那活該！那活該！」小政客石堂嚇嚇笑着說：「鄉裏獅子鄉裏舞：中國是個用鋤頭犁鋤的國，勉強學外國人怎麼學得來？……」

九

外面遠遠傳來一陣零亂的破鑼鼓聲，夾着小孩子的嚷喊，像戲台上出將官的那般空氣。時候已經快下午三點。大家談笑着，喝着茶，吸着煙，似乎都不記得開會那回事；好像一切的爭論，一切的主張，都可以用這散漫不經的談話來解決實現了似的。

在西廳裏榻上躺着默默想心事的子壽，那位商會會長，這時忽然沉着臉，走到正堂裏來，大聲嚷着說：

『柏堂兄，今天這個會你是有心不打算開了？……』

『柏堂望望子壽那張想尋是非的臉，苦笑了說：

「老弟，你這話是個什麼意思？我怎麼有意不打算開？是在等月齋老叔——」

「宋月齋死了呢！我們姓宋的不活啦！……大家諸位，我們是受人家的欺！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義莊的白螞蟻！我……」

大家對這突如其來的事莫明其妙，吃了一驚，都瞪眼望着他。柏堂堆了滿臉的苦笑，走上去說：

「老弟，莫走氣門，莫走氣門，犯不着，犯不着！」

「犯不着？……你這個笑面虎就是白螞蟻！你和宋月齋勾串好了侵吞義莊！今天這個會，不是大家催迫你，你是不會召集的；現在你借口等人，你就是延宕着想不開這個會！一千八百担好讓你兩個盤剝

「上腰包！」

「什麼事？什麼事？」大家掙着問。

「你們還不曉得什麼事！這笑面虎掐宋家子孫的咽喉！他把持這一千八百担！……」

「我把持？我是承大家推我做管事呀！」

「你烏管事！你只曉得飽私囊！……東官廳漏了你都不修！……你和宋月齋狼狽作奸，一手抓天！你就想侵吞這一千八百担！……」

「老弟官，犯不着！犯不着！你不過是生意失敗了，債務要發作，想拿義莊的稻去維持！你拿着個松齡官來唱「托傀儡戲」；沒唱得成，你就惱羞成怒！你縱然是狗急跳牆，可也真不通世務。這一千

八百担，有多少正用？……怎麼挨到你來沾？——打開天窗說亮話，那個野夢你不必做！」

商會會長像一隻瘋了的野狗跳過去就要抓住那位一臉乾笑的義莊管事。大家拉開了，說：

「這是祠堂裏，不能這麼撒潑！都是一家人，有話好說。……現在派人去請月齋老來，——也不必等了，就開會！就開會！……」

「本本廣！本本廣！本本則本本廣！本本——本本——本本——」

那陣零亂無節的破鑼鼓聲和着小孩子的吶喊，這時近在外面的廣場上了。大家都探頭向中門那邊望出去被派了去請月齋老的景元，那

位臉上有傷痕的失業店夥，忽然由門上跑進來，氣急敗壞的樣子，挺直了眼睛，梗着兩根指頭粗細的青筋，嚷：

『搶搶搶搶搶糧糧的！……客客客客客民民佃佃佃戶……望望望望望這邊來，……帶帶帶帶帶了傢傢傢伙伙的！……搶搶搶糧糧的——搶糧糧的！……』

大家怔住了：每個人臉上都馬上似乎少去了一件要緊東西，只顯着兩隻大眼和一張洞似的嘴。那門外的草場上，正有一大羣赤膊人，嘈嘈雜雜向祠堂這邊來。破鑼鼓打得更零亂，一些野孩子喊着跳着，打着口哨像鬼叫。

『雙喜！雙喜！關大門！關大門！』是柏堂嚷。

雙喜沉着那雙晦氣眼，像剛剛從瞌睡裏忽然被人一巴掌打醒來似的，由下堂耳門奔出來，沒頭沒腦的一陣竄，就像個插去頭的蒼蠅那樣子。

「關大門！關大門！你你你給鬼捉去魂！……」

中門太太太笨重了，雙喜剛剛斜着肩膀推着一片打算關，那一大羣赤膊漢子已浩浩蕩蕩到了門口了。這羣漢子和些亂嚷亂跳看鬧熱的野孩子攪混在一起，拿木桶的，拿畚箕的，拿筲籬的，挑着籬筐的，抱着蓆袋的，……把個祠堂門前堆滿了。每人都是一身乾巴的肉，兩條黑瘦的臂膊。有的臉上用煙煤石灰塗成各種的鬼臉子；有的把筲籬畚箕什麼的戴在頭上，學着目蓮戲中小鬼那麼一幌一閃的蹲跳着。渾亂

的嚷喊鑼鼓，和尖銳的口哨聲，直像是鐵錘子，不住望人耳裏敲。

其中走出一個闊臉厚嘴唇滿腮蓬鬆鬍子的黑漢子，把手向後面搖擺一陣，走到祠堂裏面，喘着氣嚷：

「我們是借糧！我們是借糧！我們找柏先生，宋柏堂！」

祠堂裏面的宋家子孫都像一羣碰見野貓的鷄，有的向東西官廳裏躲，有的正望門口人堆裏竄。柏堂拖住四區區長紹軒，口唇只是抖。

「這個事，你負責！你負責！……」

外面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早潮水似的望門裏湧過來，直向後堂倉房那邊竄。籬筐，箬箕，木桶，……滿堂亂舞。鑼鼓和嚷喊聲放大了數十倍，連那一棵棵的大石柱都在震跳着。其中一羣打鑼打鼓或嚷着打

着口哨的空手黑漢子，湧到柏堂和區長紹軒跟前。

「你你們是強盜！你你你們還不想活！你……」

那個最先進來的闊臉漢子張開臂膊跑過來拍着手嚷：

「抓住他！宋柏堂！宋柏堂！——不要怕：他娘的！腦袋砍掉也只碗口大的一個疤！……」

那羣空手漢子擁上去，拖住了義莊管事和區長；義莊管事和區長直着喉嚨叱嚷，亂跳亂掙扎。大家抬的抬，拉的拉，拖的拖；鑼鼓，吶喊，口哨直擁送着出了祠堂的門。

門外草場上擁着無數襤褸的男女和孩子。有的是宋家子孫，有的是客民和佃戶，有的頭上紮着布，一臉菜色肉，想是正病着；有的拿

芭蕉扇遮住偏西的太陽光，遠遠向祠堂裏面張看；有的正搬着籬筐傢伙大呼小叫的望祠堂那邊跑。野狗瘋了似的來回地奔竄着，叫。一種悶熱的野草垃圾泥濘怪氣味瀰漫在空氣中。

義莊管事和區長像兩隻敬神的祭豬，被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抗着拖着到龍王臺下來。龍王臺上那隻瓦缸不知幾時已被人推下地，把原先蹲在下面的西風鬍鬚打翻在泥濘瓦礫中。那張苦笑臉子已經粉碎了。有些年輕野漢子在地上拾起一隻破草鞋什麼的望義莊管事頭上臉上胡亂扔過去；另有個野孩子在西風鬍鬚的遺骸旁邊檢着一條乾癟的大龜魚，——是條真龍！——也學着別人扔破草鞋那樣的向義莊管事那個光禿禿的頭上打過去。

祠堂門口進進出出亂竄着人：挑着，抗着，馱着滿滿傢伙稻穀的，口裏「杭則！」「哎呀！」「咳則！」「杭呀！」地應答着；拿着空傢伙的，口裏打着嚙哨，旋風似的望裏面捲。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和那位口吃的景元，不知幾時也回家拿了籬筐傢伙，正在人堆裏擠挨着；松齡少爺剛從門裏竄出來，硬着頸項跑，像一隻被狗子追趕的鵝！……

雙喜伏在門口的頭階上，嗚嗚咽咽喊着：「太祖爺爺呀！……」
兩隻大石獅向着打哈哈，像打得氣也喘不過來那樣子。

天下太平

話說豐坦村上有個廟。廟是被後面山坡上濃濃密密的高大樹木簇擁着，聳立在田畝邊。它的形容雖因年久失修，顯得很是晦暗敗壞了；但是在那巍峨堂皇的建築上，一種威嚴的氣魄還是存在的：四角的飛簷玲瓏翹曲地橫展着，宛如神靈的巨爪；廟脊正中的那頂子，高過山坡上參天的樹木，像一頂神靈的法冕，幾十里外的人也看得見。那頂子是一個碩大的霽紅硃砂古瓶，瓶口伸出三枝方天戟，戟的上下左右各綴着一個金屬鑄就的字，是：「天下太平。」

這「天下太平」四個字，並不是一句謊話：豐坦村的天下實在是太平的。年遠的時代不說它，便是在近年，他們常常聽說那裏那裏打仗，洋炮轟死幾千幾萬人了；外國人殺死多少中國人了；什麼地方槍斃多少革命黨或過激黨了；東洋鬼子又佔了什麼什麼地方了；……這和豐坦村不相干。隣近許多縣城和鄉鎮，挨過多次過境大兵的強索和劫掠，遭過多次大股小股土匪的燒殺淫擄；而豐坦村地方小，僻處在山隅裏，却並不會遭遇到這些可怕的事。

豐坦村的天下從來是太平的。也許是由於所供的那位神祇的權威，也許是由於風水位置的扼要，大家似乎相信着：豐坦村的太平是這座神廟賜與的。因之豐坦村人民都把每個良善愁苦的心寄託在廟身

上。他們有時爲了盤算着債和米的事而失眠，或是由夢裏醒過來，聽到山坡樹林裏貓頭鷹郎郎地唱着可怕的歌，就預感到有什麼凶事將發生，恐懼得渾身起痙攣；但一聽到風吹着廟簷上鐵馬丁當地響，沉雄而威嚴，於是他們吐一口長氣，曉得有那座神廟在鎮壓着一切邪魔，心裏稍稍輕鬆了。有時他們看見天上出了『掃帚星』，大家驚惶得瞪目相對，牙關抖震得酸痛，知道是這大亂之兆，劫難將臨；但一見到廟頂上那『一瓶三戟』映着滿天星月，閃射着耀目的金紅色光芒，那麼神祕，那麼有力，於是意識到有神廟正保祐着這個村，心裏稍稍鎮定了。——這信念不是沒有緣由的：據傳說，從前這神廟的門牆塗着紅色，村上就常失火；廟牆塗成白色，村上就接二連三地出喪事，生

瘟疫。這傳說是屬於從前豐坦村富足興盛時代的，是否準確，如今豐坦村人都沒有親眼見到。但這却是一件眼前的事實：這塗成藍色的廟牆，如今已晦暗斑剝，顯得十分敗壞了；而現在的豐坦村也和廟牆一般地敗壞暗淡起來，豐坦村人民正也和廟牆一般地襤褸難看了。

富足自得的豐坦村人民漸漸貧窮愁苦起來，就是這近數十年的事。到現在，情形是很壞了，村上婦女紡的紗，織的布，早不能在鎮上銷售，紡車織機已積着寸厚的灰塵，堆到牆角裏，或當作柴火燒掉了；村上的田地也因河道堤壩長久失修，年年鬧着水旱災荒，而且種出的稻穀當泥土的價錢也不容易糶賣了；鎮上的繭廠已四五年沒開秤，於是村上春夏兩季的蠶事索性不去忙，連有些人家的桑樹林也學

着鄰近各地的新辦法，把來砍掉，改種起鴉片或菽黍了；村上幾個在鎮上作店夥的人，都陸續哭喪着臉回家，寄生到娘和妻的身上了；……但是豐坦村人民不管是大多數種田人，或是極少數的幾個失業店夥，都個個是良善的。忠厚做人，耐勞苦，安本分，從祖上傳下來的這種種教訓，已經變成他們的天性；他們把自己的命運交託給那神廟，安着本分，盡能力掙扎着，忙勞着，喝自己應得的一點子薄粥。

——或竟餓着肚子。所以村上縱然窮苦到現今地步，四鄰地方都常常鬧着匪，而豐坦村到底還是太平的。他們看到廟頂「一瓶三戟」上那四個字，他們愁苦的靈魂得到安慰了。

如今由於一件驚人的非常事故，只說王小福那一家。

隔着田畝正面和神廟遙遙相對的一排古舊瓦屋中，那正中一座屋脊較高的，便是王小福的家。王小福是豐坦村幾百個壯年男子中的一個，三十多歲，扁塌的鼻樑，晦澀的眼珠，闊闊的臉龐。臉的表情猶如一隻猴子：時時愁苦着。他的衣履神態，雖已和乞丐差不多，但微駝曲的肩背，伸凸着的頸項和遲鈍笨拙的肢體，仍舊保留着一個站櫃臺的身段。——一個科班店夥的身段。

他曾在離本村五里路的鎮上作了二十三年店夥。他十一歲那年進那個店作學徒。每天的功課是服侍老板朝俸的茶水，掃地，抹臺，通煙袋，搓紙煤，倒尿壺，抬馱貨包，跑腿，挨老板朝俸甚至鍋司務的巴掌，……像一隻小小的牲口，他每天每天這樣忙勞着，不說一句閒

話，不躲一點懶，忠厚，孝順，勤勞，節儉，每個豐坦村人民所有的性格，他都不缺少。老板每半個月給他五個銅圓剃頭，他兩個月剃一次，留下的錢，連同過年過節，二十個四十個銅圓的賞錢一起找熟識的村上人帶回去交給自己的娘。……三年學徒完畢了，他開始做『伴作』。數年之中，大大地得了老板的信任和讚許，升作『朝俸』。每年就拿得四五十圓的薪資了。

這其間，他作過許多美麗誠樸的幻想：他想他娘把自己所賺的錢積貯起來，慢慢積多了，就自己開一引小小的店。他將不像老板把價碼打得那麼大，也不用這麼多的『伴作』和『朝俸』。他相信自己能擔當一切上下粗細的事；他將把利錢打得低低地，賺一點自己安心，

神明菩薩不罪責的本分錢。發了財，他將買些田地，讓兒子耕種，並派一個學着經營自己的店務。他將爲爹和娘買一座發旺的風水，爲兒子們各娶一個勤儉耐苦的媳婦。他要週恤村上貧苦無依的孤寡，他要重新修建那座關係着豐坦村盛衰禍福的神廟，使自己的村子重新興盛富裕起來。……

但這些美麗的幻想，和他勞苦的操作，並不能阻擋住地方上和自家裏的破落，他的勞苦地耕種了一生的爹死得過早，除了那三間古舊的祖遺瓦屋而外，沒會留下半點產業。他升做「伴作」時，村裏鎮上早盛行着既漂亮又便宜的竹布和花洋布，娘的紡紗織布的工作已不能維持下去，而一個「伴作」照規例每年只支得十多圓薪資，最好的

年頭也不過勉強支二十多圓。這工錢除了做一二件不可省的衣服外，僅僅只夠得補貼娘化用。娘何嘗不想給兒子積點錢？無奈餓了要吃，冷了要穿，任憑怎麼捱着忍着，母子倆一年忙勞到頭的結果終還是兩雙空拳頭。他作了朝俸後，薪資是比較多了，四五年裏娘減吃省用就積起八十塊錢，給他娶媳婦成了家。媳婦只是性情狡黠一點，脾氣略有點刁潑，在他眼裏是稍稍覺得上不正道的；然而吃苦耐勞方面則正是一個自己理想的妻。成了家以後，接着就生了孩子。不久年頭顯見得大壞了。店裏的『鄉賬』漸不能如數收齊，款項的移挪漸漸呆滯，生意漸漸清淡，貨盤也跟着縮小。不談分紅的事，連他原有的薪資也減少了。但許多同事都乾脆被辭退，因為老板要減裁店員，縮小開

支，自己算是老板最親信的人，能留在店裏保持住飯碗，究竟是萬幸，他還敢有什麼怨言？這時他已有兩個孩子，一家四五口靠他那點工資補貼着過也過不來，積錢的事只好睡在床上做做夢了。

他漸見得那些美麗本分的打算都快變成天上的彩虹，慢慢地要消散了。但他並不灰心，還是希望店裏重新興隆起來，好讓自己的幻想終有實現的一天。可是世界愈來愈壞，鎮上生意更蕭條了，每年總要倒閉幾月大店：那家朝俸上外埠辦貨被土匪綁架了，那家賬客被強盜截劫了，那家虧折幾千血本了，那家股東打官司要求退股了，那家老板自殺了，……每天耳裏口裏轟傳着這類消息。他所做的店不但毫無恢復的氣象，二十多個同事是由十多個減成四五個，每年兩三萬進出

貨盤的店是緊縮到僅僅勉強支撐着門面了。到去年年底，老板突然被押到縣衙裏，一家資本號稱雄厚的大老店，終於落上了鎮上其他許多店同樣的命運：存貨被封，店門緊緊關上，照例貼上「召頂」的橫字條了。

他像在瘟疫流行死亡相率的時季，守住一個依託自己的染病的親人似的，對這個店，總在萬一中希望它有一天會轉機，讓自己一家人不致無所依靠，讓自己的美夢繼續做下去；但這個親人到底死去了。他失去了唯一依託所在，連同以前那些美麗誠樸的幻夢！他很懂得現今一個沒半文積蓄的人，在失業後將有怎樣悲慘的遭遇：另謀店夥的位置是一個天大的妄想！要做點小本買賣，三塊五塊的本錢也沒處告

貨。他看見鎮上和村裏許多壯年男子怎樣從體面的店夥，大朝俸，甚至小店的老板，變成竊賊和乞丐，或是流落到外鄉去當了兵，入了匪伴，挨洋炮銃。離店的那天，他像個小孩子似的撲在櫃臺上傷心地大哭了一場。那是難怪的：那櫃臺是自己站了三十多年的櫃臺，那光滑古老的臺面自己曾經依傍撫摸了二十多年！他在這裏作過許多美麗的打算，在這裏操勞着消磨了他的最精彩的大半生！如今是不得不走了，帶着他自己原有的一雙空手，和一個恐懼絕望的心。

在同店的朝俸和五六個作店夥的同村人之中，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店回家的。他的失業自己是沒半點過錯，娘和妻縱然懊傷得要命；但除了相對着哭泣發場而外，貶責和埋怨的話究竟是說不出口的了。

娘已快七十，眼睛老花得僅僅比瞎子好一點，一雙小腳凍爛了七八個趾頭，依舊不放閒；每天倒倒歪歪地摸索着，到山上拾點柴火，出外搶點破布條之類消度日子。妻正懷着第三次孕，挺着大肚子，照常不息地操作着，她在屋後開了一塊地，種着四五畦冬白菜，從鎮上兜攬些女紅做。她是個會做的，兩天裏能在燒鍋洗衣之餘做好一雙鞋，半個早晨能把四五畦菜澆好糞。但是年頭太壞了；蔬菜每天只賣得十多個銅圓，還的到鎮上纔賣得掉；一雙鞋子只落得四五十個銅圓的手工錢，而這生意也真不容易兜上手。一家四五個餓癩肚子全靠她一個女人掙錢來填飽，這事怎麼行？

會有幾個舊同事和王小福商量着同到外埠大地方去謀生。這邀約

曾經一時動了他的心；但仔細打量，到底走不得這條路。外埠大地方是個什麼樣子，自己雖難以揣摹，可是那裏有層出不窮的殺戮和戰爭，那裏有軍警和外國人任意捉人殺人，是自己常常聽人說到的；家鄉人到那些地方去的，不是一去永無下落，便是不到三兩個月又重複狼狽不堪地回鄉來，變成流氓或匪盜，也是自己所熟悉的事。娘和妻兒，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性命，都是自己所切愛的。娘吃了一生一世艱難困苦，只留自己一個兒子，他不能遠離她；他的兒子大的十二歲，小的只六歲，一個還在妻肚內。這些小生命也是他不忍丟開的。安着本分好好做一個神明菩薩不罪責的人！做一個孝順的兒子，一個負責的父親！這是他平素做人的信條。離開這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

離開自己的故鄉，到那不可捉摸的生疏可怕的外埠去？此刻的王小福在睡夢裏也做不到！

『那裏又沒有熟識人，……我也沒這筆盤川。……』王小福瞪着兩隻鈍澀的尖眼睛這樣回絕了他的同事。

於是他丟開一個大朝俸的身分和體面，開始他下賤的小賣生涯。他做了許多種不須資本的小營生。他上山拔野筍，採蕨，挖山葛。老是黎明時候就上山，帶一袋粗鍋巴。到午後纔攜了所得的東西下山到鎮上去喊賣。在起初時候，他是感到萬分羞辱的。他最怕遇見熟識人，最怕人家用一些無裨實際的憐憫話誇說他的過去。他用一頂破舊的帽子遮住半個臉，用一些破布條掩住腳趾套在草鞋裏，（因為

他的腳趾是大趾和二趾拚搭着，一雙曾經穿襪裹布的店夥的腳。）低着头看在地面上走着。他聽到自己淒沉不入調的喊賣聲，就感到極端的不自在。但當太陽偏西，賣得數十個銅圓買了米向自己村上走，遠遠看見山坡樹林頭上的『一瓶三戟』，聽到鐵馬的丁當聲響時，他覺得自己是在安着本分做一個人，神明菩薩是看在眼裏的，並且想到馬上就可到家，把米交給妻去燒粥，一家人不做聲地呼呼喝飽了去睡覺，他陰沉的心裏微微欣慰了。

然而這類營生只在春天時候有得做，一交夏天就不然了。在這時他有了最壞的日子，成天找不到一點事做，是完全寄生在妻和娘甚至孩子的身上了。

娘和大孩子新做的營生是賣油條。在近年，做這營生的太多了，變得比乞丐不差多少，只有老人和小孩能做得。他們在鎮上油條攤上領了貨，能穿到每戶人家去，說一串哀求的話，博得人家一點憐憫，縱然不吃這東西，或是已經吃過了的人家也可銷得一二根。賣一早晨，銷售四五十根，就賺得十多個二十個銅圓的扣頭。當他看見娘和孩子被猛毒的太陽蒸曬得滿臉赤紅，渾身冒着汗，由鎮上攜了一斤二斤米踉蹌地走回家裏時，當他喝着這米做成的稀粥時，他焦心地痛苦起來。

『自己是個三十多歲的壯年男子呀！自己掙不得錢來養娘和妻兒，却反讓娘和兒子拚命似的賺給自己吃？……』他獨自一人在心裏

想。

有幾次他曾老着臉到種田人家去探問要不要「忙工」？但這是不會有效果的：佃戶人家呢，因為近幾年稻價大跌，連年又多荒歉，田東家都盡量加租，把捐稅加到佃戶身上來，佃戶們歇不起，有的退佃，另找生活做：有的退不脫，勉強耕種着，儘家裏幾個人手不分晝夜地忙亂着，僱工是萬萬用不起的。那些情況較好的自耕農，忙急時節雖也僱短工，可是每天化二角三角的工價，他們要僱的是科班農人，誰願意僱他這樣一個「半路出家」的生手？

「你是個大朝俸呀，你怎麼下得田？……你這是說笑話了！……」
他幾次的探問，換來的只這一句難聽的俏皮話罷了。

有一天他到鎮上去，試着想找個偶然的機會弄點零星工作做。他打聽幾家僅存的店舖，要不要粗工下河搬貨包？打聽幾家鮮貨攤，要不要人挑魚，挑瓜果？這樣的紅着窘苦的臉子連問了幾家，到最後，才遇見一個熟識人告訴他，有個人家打算砍掘桑樹開塊地種雅片，趕快去探問探問，說不定可以獨攬這一件工作到手。

「我只想二角半錢一天，我只要一角半，……拜託你幫我來說說。」王小福眼裏一陣亮，恨不得把這件事就攬到手，纏着那個人這樣說。

那個人告訴他那家的地點姓名，叫他自己去探問。王小福不放心地躊躇着，怕那人家不認識，沒由沒緣的走進人家屋裏去，會碰個大

釘子！他滿臉堆着難看的笑，說：

「老哥。我只要一角半，……人家二角，三角，我只要一角半，……你替我說成了，我請你吃洋煙，……我感你這個恩情。……」

「啊嚏！……」那個人不耐煩了，皺着眉，鄙夷地說：「你這就是噲噲了。……飯末，要自己去找來吃；難不成等人家找得現現成成的，搬到你枕頭上來？……」

這話是沒得回說的，他硬着頭皮一口氣跑到那人家，却看見一個粗工挑了滿滿畚箕瓦礫由側邊桑園門裏出來。他抹着滿臉汗，曉得這場歡喜落了空了。他懊惱得說不出，問那個粗工說：

「你是替這人家砍桑樹的？……」

「唔，我是的。……」那粗工是個外鄉人，一臉粗橫肉，樣子很不和氣，向王小福眨眨惡狼的眼睛這樣回答。

王小福感到渾身不自在，想到鎮上的工作竟落到外鄉人手裏去，……這是不應該的。他無言地站在旁邊，看那粗工把瓦礫挑到垃圾堆上倒了，又走回來。這時園子門上走出一個體面的先生，托着水煙袋，像是在監工的樣子。他想這一定是主人，

「先生，……」他囁嚅了許久，問：「你這粗工僱的是什麼價錢？」

「貼伙食，二角錢。」那先生撥撥紙煤上的灰，含笑的說。

這先生很和善。王小福從心裏透出一點希望來；走近他身邊，低

低地說：

『你若是僱我，……我只要一角半，一角半。……』

王小福正瞪着眼睛，等待那先生的回答，猛不防後面扁擔一聲響。那先生驚駭的樣子拉開王小福。王小福回頭時，這纔看見那粗工惡狠狠地舉着扁擔正要向自己身上劈過來，一邊咒着：

『你媽的一個辰！……』

王小福急切要望那先生身後躲時，已經在左膀上挨了重重的一擊了。

『你這是撒野了！』那先生攔住那個可怕的粗工說：『我既僱了你，自然就讓你做到底。……你打人做什麼？……快點去挖地，快點

去挖地。」

「我不過是問問看，你就這樣兇！你又不是強盜！……你……」
王小福扭着被打的那隻臂膀，挺着那對鈍滯的眼睛分辯着。

「好夥計，你快點走吧。……要不然，……他們外鄉人是素來強蠻的。」那先生揮着手裏的紙煤苦笑地說。

王小福一邊垂頭喪氣地走着，一邊想：這粗工雖是外鄉人，但也是窮苦人。自己一時情急，想搶他的這碗飯，究竟是自己出了壞主意，這不是本分的。……他看着實實的氣惱了一回，這樣一想，也就氣不得了。

一次，他在一家鮮貨攤找到一件下塘掘藕的工作。那塘是在鎮上

一個住戶家。他走到那門口，看見娘提着油條籃子，氣急敗壞的樣子，掙命似的拄着拐杖從門裏倒倒歪歪竄出來。一邊哀求地嚷着說：

『我再不來了！我再不來了！……唉唉，……我我我……』

後面一個年輕少爺追出來，手裏拿着一把掃帚揮着，像鬧着開玩笑似的罵道：

『你老不死的東西！你再來我就敲斷你的腳！……我姪子吃你的油條都吃得發熱了，你還要天天來纏！……』

王小福怔了許久，纔看清是自己的娘。娘喘着粗氣，一口一口地喘不上來，狼狽可憐的樣子簡直像一隻被人打傷了的老狗。一團火熱的東西噴滿自己一臉子，他眼裏繚繞起亂星了，急忙放下肩上的篋

籃，走上去扶住娘；一邊和那少爺說：

「少爺，是老人家，……七十歲的老人家。你打不得呀！……」

「罵她她不聽，我自然就要打！……」

王小福望望少爺那頑皮胡鬧的樣子，覺得沒奈何。無言地攙住娘走開去。娘一邊拄着柺杖倒倒歪歪地倚在兒子身邊走，一邊還回頭說：

「我不過是沒得吃。……我不是……不是有心要害你家小寶寶，……你太太是好人……是好好人，……你太太就沒趕過我。……我不過是……不過是……」

那少爺在門上站了一回，就打着口哨揚長地進去了。王小福攙着

娘走了幾步，問娘說：

「可會打了你老人家那裏？……」王小福還想和娘再說幾句什麼話，但他說不下去了。

「怎麼就碰到你。……他不過趕趕我……他沒打我。……我不要緊。你只管去做你的事。……」娘扁着皺折的嘴巴擗了兩擗，鼻孔煽動一擗動，拾起衣角揩眼睛。娘是流着眼淚了。

至於那個十二歲的大孩子，雖是一頭癩痢，鼻子差不多塌到和腮巴一般平，醜得不像個人樣；却有個要臉稱能的小脾氣。每逢生意不好的日子，賣一早晨所得的錢，不夠買一斤米，（一斤米是十個或十個銅圓）他就不肯回家。忍着餓，任肚子咕嚕嚕地嘍叨着，任餓汗

滿臉滿身冒；依舊提着籃子，拖着雙從垃圾堆裏檢起的又破又大的男人鞋，走遍鎮頭鎮尾，撕開兩角乾裂白髒的嘴巴，盡自己氣力叫賣着。直到過了中午，看情形實在再沒生意了，纔像個有病的小牲口似的，一步一步顛動着小小冒油的癩痢頭，緊緊握着銅圓或是一紙包米，鼻裏響着濃鼻涕回家來。有幾次，這傻東西挨餓挨狠了，又在田溝裏喝多了涼水，一到家就口裏嘔清涎，兩眼眨白，醜臉子由紫紅變成青灰色。奶奶就急得滿屋亂竄，王小福只瞪着那張猴子臉，摺住他入中，「小辮子！小辮子！」（就是這癩痢孩子的名字）地喊叫；只有娘是個有主意的：娘曉得這是發「餓痧」，用碗口蘸點菜油，在背上使勁刮一陣，一邊口裏不住罵着「這死貨！這死貨！」或是「這小

鬼！這小鬼！」罵着刮着，背上就漸漸現出紫紅色血暈。那「死貨」或「小鬼」呻吟幾聲，吐幾口清痰，就能走到爐灶邊吃兩碗開水淘的鍋巴；而後，用手背抹額上的盜汗和唇上的鼻涕，拿起繫着竹竿的手爐蓋，就又冒着猛毒太陽，出外拾田螺去了。

王小福成天把這些事看在眼里，兜在心裏，想到他平常做人的種種心念，痛楚難過是不必說。可是在他剛剛失業時候，這些事似乎也會隱隱約約預料到的，現在却都無可打救，無可避免。他只能深長地吐一口氣，偶而在無意中自言自語地說一二句自己譴責或是對娘和孩子表示慚愧和罪疚的話。話剛說出口，妻就免不了得要搶白他。於是就只好雙手捧着頭，無言地坐到門階上，瞪着那對枯澀的眼睛看住對面

神廟牆上那『一瓶三戟』和那上面的字，獨自個去呆呆沉思了。

妻是這個六月初生產的，生的是一個女孩子。家裏加了一個奶孩，自然多出許多麻煩來。妻的工作忙不過來時，就要拿那個祇會撕開大嘴號哭的小生命出氣：『你這小鬼呀！你落地時怎麼不死瞭！……』

……我前世和你有什麼冤結瞭！』或是：『閻王怎麼不來捉你呀！……不來捉你，我就殺你吃！殺你吃！』咬着門牙這樣咒罵着，一面就把那奶孩在墩上，床上，搖籃裏重手重腳地損，像真要損死了纔快心一般。妻平常雖有點刁潑，却從來沒會這樣大咒大罵地虐待過嬰孩。這情形，王小福有時忍不住，就要勸她幾句：

『小辮子媽，丫頭也是條命，神明菩薩是看在眼裏的。……都是』

我運氣不好，……也沒法，……你這樣惡口毒言的做什麼？她是投生的，不是投死的呀！」

奶奶也是要勸說的，奶奶說：

「大娘，你這性子要忍忍。家裏越窮，孩子越要當寶貝。……我們上代都是厚道的，丫頭也是當小把戲（男孩）一樣看。……都是你的塊親血肉呀，……你要忍忍你的性子。」

婆婆和丈夫的勸說都是軟無力量，而且也的確無裨實際：六月裏，炎天暑熱的，洗衣燒水等等零星事比平時格外多；自從添了這女孩，餵奶，換尿布，……一天無數次；留下的空閒往往不能把由鐵上兜攪來的鍼線活計如期做成。忙到三更半夜，汗在頭髮裏，破褂上，

凝成白色濃霜，滿身的皮肉潰碎了，又痛又癢，氣味連自己聞着也難受，却抽不出空來洗浴一下。她愁着明天的鹽，明天的米，愁着無窮盡的未來漆黑一團的日子；遇到這不懂世故的奶孩無理哭鬧，惹得心裏火着似的焦躁起來，自然就找着個地方發洩了。直到滿月以後，和婆婆丈夫商量了一場，大家奔忙十幾天的結果，終由熟識人在鎮上介紹到一件特別的賺錢事，她對奶孩纔溫慈起來了。然而那奶孩却反倒一天天瘦黃了。

那賺錢的事，就是賣奶子。本來，她是這樣打算的：她要把新添的這『賠錢貨』送給人家，自己到鎮上去找個奶媽的位置，每月拿得三兩塊錢工錢，家裏還可以少一張吃飯的嘴。按照向來山鄉規例，把

女孩給人家作養媳，那人家領去了，吃個三四年辛苦，既可以有一個使喚的丫頭；到了相當年紀，從灶門前拖出來，開了容，穿上一身紅布褂褲，拜拜天地祖宗，就成正式媳婦，又用不着化那筆浩大的抬娶媳婦的費用。這是一件合算的事，大家都是願做的。但是近年却大大不同了。託許多人在鄰近村子打聽，終沒一個肯來認抱的人家：如今的山鄉婦人，都要留一雙手做點出來吃，要留自己奶子去賺點錢，維持一家子目前的生活；兒子還小，娶媳婦是將來的事，是誰也沒能力去管了。不過王小福的妻主意是很多的：她的身體還結實，勞苦生活磨難不倒她，她的奶子還是十分富足。「賠錢貨」送不出去，也算了；她託熟識人找到了零買的主顧。主顧一共有兩家：一家是一位四

十多歲的老爺，爲家產的事操心太過，近來患了咯血的病，聽從醫生的囑咐，每天要喝一碗人奶；另一家是一個剛滿週歲的男孩子，新近死了娘。孩子很病弱，應當繼續吃奶，只因手裏緊迫，僱不起奶媽。只好每天買兩樽奶子，補貼米糊粥湯之不足。她每天大早起抱孩子到鎮上去，擠完奶，就趕着回家燒鍋洗衣做活計。兩處每月共拿得兩塊四角錢：一處是一塊，一處是一塊四。錢是可以三天五天拿一次，有時碰巧，還可以在主東家吃頓早飯。家裏有了這筆大進款，日子過得從容些。婆婆就被要求着不再到鎮上賣油條了。

可是那孩子的糧食從此被別人搶去大部分，派自己嚼到的常常是空癟的乳房，吮半天吮不出一口奶子來。於是娘就拿自己吃的粥呀，

飯呀，菜蔬呀，一類東西胡亂塞她嘴裏塞，只要塞到不啼哭就算了。這樣子過了不久，孩子竟顯見得瘦黃了。——只有肚子却變得又碩大，又挺硬。

這件賺錢的事，王小福本該不能允許妻做的，但他竟沒有阻擋妻這麼做：——每天睜開眼來，每個日子都得過；這一家人，連同自己在內，每隻餓癩肚子都得填進食物。自己堂堂一個壯年男子，如今是完全變成一個寄生者，終天只有坐在門階上捧着頭，癡癡看任廟頂出神的分兒。……娘是那麽衰弱老邁了，賣油條的工作眼看得實在已經掙扎不下去。他要愛惜那一個呢；辛苦一世的娘呢？這無瑕的孩子呢？……不管怎樣，自己都是毫無主意，毫不能參加意見的。從前做

人的種種心念都已顧不得了；他的心也漸漸不如往常那麼敏感了。他每天照常吃三頓現成的粥或飯，那是妻的血，孩子的肉，……他都想不起。他的心漸漸如一塊鉛，變得那麼沉重，那麼陰暗烏黑，已經很少有過什麼反應或感觸了。

這年又是個旱年，六月裏半個多月沒下雨，那些種田的人家因為收成大受虧損，稻價反倒只見跌，齊腰挨到兩個致命棍，退了佃，改作挑擔抬轎或是弄點錢胡亂作小本買賣的非常多。好比王小福的緊鄰阿富哥就是這些種田人中的一個。他把二十多畝田退還田東家，自己到鎮上入了轎行，做一個轎夫，自管自己過活；阿富嫂則拿手頭僅有的一點私已積蓄在鎮尾上擺一個小鏢攤，靠自己特有的一點手藝做

「糯米芝麻餛」出賣，養活自己和兩個小孩子。對於這些種田人，尤其阿富哥一家，王小福夫婦的羨慕之心，是比同情多。因為他們的遭遇雖然是和自己一樣慘，但是他們有農人的氣力和粗壯身肢，能挑得，能馱得，田退了不種，馬上就可以去抬轎或是挑長路担，至少能勉強餬得個人一張口，不致寄生在妻和孩子身上。而王小福就沒這個體力和這個本事。阿富嫂擺餛攤，每天雖然忙勞得不像個人，但賺的錢很夠買米養活孩子。而王小福就沒這筆製辦傢伙和買糯米，芝麻的資本，——縱然只是三五塊錢。妻就常常爲這些事在王小福面前指桑罵槐地囉唆着，王小福曉得妻是太苦了，自己太不行，當然沒得回說，從中勸說的只有奶奶了，奶奶說：

「大娘，各人頭頂一個命，都是神明菩薩注定的。你熱眼別個做什麼？……小福子也不是個沒用的人，就只運氣不好罷了。……」

老奶奶自從停止賣油條，在家沒過到幾天輕閒日子，就生病了。病是入秋後地方上流行的一種時疫。先是泄瀉了兩天，慢慢轉成痢疾，裏急後重，一天上茅廁上個沒次數。在開始的時候，還能勉強支撐得住；三四天後，不行了：終天躺在牀上，也不吃，也不呻吟，滿身像有火燒着似的那麼炙熱。王小福瞪着那張晦氣的臉子，只有到鎮上藥店去說好話，接了善心的醫生來診看。醫生說是受濕中暑；開了幾味驅暑疏氣的藥，也不過盡盡人事罷了。那藥吃了幾帖，自然毫無動靜，倒白白在藥店裏賒了幾角錢的賬。

然而王小福是不肯就這樣罷休的。他還有神明菩薩得去求助。那天，他買了一支香，到那神廟裏去求『仙方』。磕了頭，把香灰用黃表紙包好。『仙方』求得了，而後還要向菩薩神明討個吉凶的話。他在神案上取了籤筒。重新跪伏下去，把籤筒小心地簸動起來。簸了老半天，菩薩顯聖了，那籤筒裏却出乎意料地落下兩支竹籤來。他遲疑了半晌，把兩支竹籤都拾起，照上面號碼在神案上查看籤書。一個是：

第七十六籤 中吉

浮雲固鎖姮娥月，便是朦朧混沌天。

頃刻風來都掃盡，山光湖景又依然。

另一支是

第一百二十三籤 下下

夢中得寶醒時無，應詭巫山只是虛。

若問婚姻並病訟，別尋生路得相宜。

王小福曾經念過兩年書，這兩支籤文雖不能完全明白，但一支大約是說眼前有點災難，過不久就會好的；另一支則顯然是凶多吉少。這個大意是懂的。然而那一支纔是真籤呢？這個取捨太嚴重，他不得不問住廟的齋供了。

「老師父，不敢問：菩薩是賜了兩支神籤，應該那支是真籤？」

「自然是先落地的一支嘍。」那老頭子坐在街沿上，捉着布襪裏的跳虱，渾着喉嚨說：「你問什麼呀？」

這叫王小福陰沉愁苦的臉上現出欣慰的光彩了。他把娘的病狀和那齋供說了，並且和他談了許多別的話。他說娘吃了一世辛苦，到老來却過這種受罪的日子。神明菩薩總該可憐可憐，等自己脫了惡運，盡幾年孝心，讓娘也稍稍過幾日安樂日子。……那齋供把那第一支籤文接在手裏，皺着細眼睛，呻吟了一回，點點頭，慢聲說：

『不要緊，……你放心。』

王小福拿了『仙方』。一邊來回地默念着籤文上的詩句，三步跨過那一片灰褐色的荒旱的田畝奔回家裏來。那高興的樣子，是他幾年來所沒會有過的。

可是王小福沒想到那齋供的話却錯了。靈驗的到是第二支籤！到

了家裏，娘是在床上被妻扶托着上半身，兩個孩子圍着大呼小叫地喚『奶奶』。奶奶是挺着一對死灰色的小眼珠，喘着又粗又大的氣，沒回答。看情形是很不對了。等他急亂了一陣，七手八腳把『仙方』照規矩沖好『陰陽水』，（冷熱水各半）送過來時，娘的牙關已經扳不開；勉強倒了兩匙進去，也都由口角上重新流出來。『仙方』也濟不得事了。娘就在這時候，把鼻子人中一扭動，做個醜臉子，留了一大塊糞穢在床上，登仙了。

王小福撲到娘的那個瘦得如竹竿做成的細小屍體上，直着喉嚨號哭起來，聲音完全像半夜裏山上猿猴的嗥叫。哭到晚上，嗓子也破啞了，隔壁阿富嫂走過來勸說道：

『七十歲的老人了，這年頭，活着也受罪。你只是哭哭怎麼行？……你得起來辦辦後事呀。』

『我娘不是終的天年呀！我娘是一個六月賣油條纔生這個病呀！……神明菩薩不保佑呀！……』那樣子不像個小孩也像個傻子。

然而阿富嫂的話是對的，只是像個小孩似的哭哭有什麼用？他得擔當這筆意外的費用，但這筆費用却出在那裏呢？……

第二天，夫妻倆到那位咯血的老爺家去跪求。這是妻想了一夜纔想到的唯一的一條路。那老爺被纏得沒奈何，答允出面作保，在一位放高利貸的太太處借了一筆錢。那太太是個寡婦，五十多歲了。手頭有百把圓積蓄，她自己小心盤放着。對借錢的貧苦人素來是惡毒無情

的：利錢稍稍拖延幾天，她就托着拐杖上門來，尋死尋活地追索。王
小福這筆借款是八塊錢，利息是每圓按月交二十個銅圓。那太太說：
『你們量量力。我的錢是我的血。我是不能說情的。你們要有這
個肚子纔吃得這個肘子。呃，我的話喜歡說在先。利息我就在老爺的
奶錢裏扣拿。是老爺出面作保，我沒法；要不然，你們這沒根的蘿
蔔，我是不能借的。』

夫妻兩口子揩揩眼淚，自然只好忍痛承謝了。

老奶奶上山後，小辮子，那個癩痢頭的大孩子，也病倒了。病是
和奶奶的情形一樣。王小福是完全麻木了。對於終天勞苦地奔走操作
的妻，對於病損可憐的兒女，如今都很少感到愧恨和痛楚難過了。自

失業後到而今，不過七八個月，傷痛難忍的經過是太多了。這些經過都變成黑色的重鉛，一塊塊沉壓到他的心底，堆塞到他的神經裏；自己從前做人的心念，都漸漸模糊了。他有時給大孩子掃掃滿屋隨地亂拉的難看的糞便；有時抱着那瘦得沒人形的奶孩坐到矮凳上，給她拭拭眼毛上濃厚的眼矢，無所感動地摩摩她那一天天硬挺起來的肚子，或看她撕開大嘴，放出小貓子似的微弱聲音啼哭；有時則照他的老習慣，坐到門階上，雙手捧着頭，呆呆看住對面神廟的頂子，也不動，也不響，一坐就是老半天。過不久，山上的毛栗，山楂，都成熟，他也有營生做了。然而他每天陰沉着那張猴子臉，瞪着那雙晦滯的眼睛，只是本能地這樣做。他腦裏是如一張黑厚的紙，如一塊結凝的舊綿

絮，是什麼思想或感應也沒有的了。

大孩子的痢疾一直沒見好，但食量却是和沒病時一樣。正合了村上『餓不死的傷寒，吃不死的痢』，那句俗諺。至於那奶孩呢，是一天天不行了。以前還成天放出小貓子的聲音啼哭着，到後，小臉子浮腫得如同黃蠟一樣，身上的皮肉乾皺起來，猶如皺折的桑皮紙。一天下午，當王小福由鎮上賣完野粟回家時，妻正抱着那奶孩坐在門階上嗚嗚咽咽地哭泣。王小福挺着兩隻乾澀眼睛，像個僵屍似的走上去，毫無表情地放着低幽沉濁的嗓子慢聲問：

『不行了？……』

妻搖搖頭，更傷心地嚎啕起來。王小福卻沒有悲傷的樣子，也沒

流眼淚，只拘攥着手，撫摩了一下那小屍體，無言地走到牆角裏，取了一把鋤頭夾在腋下；而後，由妻手裏接過那小孩，像個游魂似的挺直着眼睛蹣跚向山上走去了。

女孩子的死，給與她爹和娘的不是哀憐和悲傷；而是焦慮。是絕望！在斷氣的前兩天，那孩子就已經喘不得奶子了。王小福的妻看看自己奶子逐漸稀薄，急得到各處去打聽，去求人，看可有要僱用奶媽的人家。——要僱用奶媽的人家不是沒有；但一經曉得是一個垂死的病孩吃的奶，就都搖搖頭不願承僱。兩家擠奶的主顧也都在這時先後停止買賣。這樣挨延了幾天，奶子完全變成淡色的水，終於乾癟了。那是明顯的事，那放高利貸太太也急了。她三天兩天拄着拐杖到

王小福家裏來，先是用她慣常向借戶要錢時說的那套窮酸話說：

「小福官，問你借點錢去買斤米。」

以後，就不這樣客氣了：

「我是個半邊人，我身無所依。我的錢就是我的血，我的命，那沒法，你剝肉也得還！……要不然，我這條老命就交給你！」

說一句，就把拐杖在地上敲一下。那張臉子扳得像連大斧也砍不進。樣子叫王小福兩口子看了不由得不只是打寒噤。

兩口子照例跪在地上哀求；但那是白費的：太太早已說在先，她是不能通情的。於是妻做針線，賣小菜所得的錢不夠繳付利息時，就連舊衣破被褥甚至正要下鍋的米也給要了去。

有一天，妻一時不曉得動了什麼靈機，忽然想到屋子上來。她想這三間破舊屋子，雖然整個兒賣不脫；但是拆成磚瓦，便宜作價，說不定可以賣得一筆錢。這主意太好了；那不只是磚瓦可以賣錢，其中另外還蘊藏一個叫人心跳的冀希：聽上代人說，從前祖先時代因爲金銀元寶太多，沒處存放，常常埋藏在土內，或是砌進牆壁裏去。

「『早先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妻在心裏自埋怨。

他們先拆那座門牆。兩個陰沉的心都充滿興奮和驚奇的期待。他們挺出了枯澀的眼珠，臉上擺着嚴肅緊張的神情，手抖着，氣喘着，每拆去一層磚，裏面泥土瓦礫亂雜地翻落出來他們心就跳到腔子裏，跳到咽喉口；同時四隻手就在土礫裏忙亂地撥捏，攪弄起來。這樣子

到午，他們感到沒曾經驗過的疲乏。

「還是先把甄挑出去問問吧。」妻抹一抹臉上混和着灰土的汚汗，深深嘆口氣，這樣說。

王小福把甄整理成疊，用索兜做成擔子，挑到鎮上去。先在那條冷落的街道上喊賣起來。街上人都驚異地望住他那游魂樣子。幾個小孩子跟在後面頑皮地轟笑着。每遇到稍稍熟識的人，他就放出囁語似的陰沉低緩的聲音，瞪着眼睛問：

「老哥哥，你曉得那家修屋子？……可有那家要甄瓦？……」

有的人打趣地說：

「你這人也真稀奇！……這又不是開門七件事，怎麼也好挑着喊

賣的？……」

另有個人告訴他說：

「西街頭長發旅店隔壁趙先生家裏的風火牆挺了肚子，你去闖闖看。」

聽了這個話，他的疲乏之身肢湧上一股勁，歪着肩膀直挑到西街頭。對着趙先生家大門的那座「風火牆」；果真挺出肚子，甄都消解成粉末，一塊塊散落下來了。他躊躇地敲了門，開門的是趙師娘。

「師師師娘，」他囁囁地說：「聽說你家要甄瓦？」

「沒這個話。」

「這風火牆……我這甄便宜呀！……」

「這樣年頭，那個……」趙師娘忽改了口氣，搶着道：「你們年青小夥子，不好好做營生，却天天拆屋子賣！……」

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王小福給兜頭澆了一桶冷水，疲乏的身肢整個地癱軟了。他在他的輓堆上坐下來，抹着汗。那時趙先生家的緊鄰長發旅店裏擠了許多鎮上人，手裏拿着各種古董，正纏着一個收買古董字畫的外鄉人囉唆着。王小福疲乏地坐了一回，看見那外鄉人戴着一副闊邊眼鏡，黑緞嵌肩敞着披在胸前，古銅色的臉上堆滿很深的皺紋，緊蹙起一對粗黑眉毛把那些古董一件件仔細看驗着。他一連看了幾幅字畫和幾隻古式的硯石，都搖搖頭擺在一邊。到後，有兩隻霽紅花瓶，却一口就出了

六塊錢的價。……

這事直到他像頭病牛似的，把一擔輒照原樣挑回去，走到離廟不遠抬頭望見那個映着偏西太陽光芒四射的廟頂時，突然又重新想起來。——是的，這廟頂子是一件稀世寶物！他自小常聽見村上人互相傳說着：這是朱皇帝殺了三十六名大將燒成的三隻寶瓶中的一隻，落到豐坦村，就做了廟頂子。神廟因這隻寶瓶而靈赫，豐坦村因這隻寶瓶而邪魔不作，有了過去的興盛和從來的太平。村上人常看見它在黑夜裏放着光，映紅了半邊天！隔壁阿富哥一夜車水就親眼看見過。……一個罪惡的念頭在心裏一閃，全身疲乏冷癡的脈管起了急劇的跳動。他心裏感到沒曾經驗過的紊亂，感到沒曾經驗過的畏懼和惶恐。

覺得將有不可捉摸的可怕的事會落到自己身上和自己村子來。他下意識地放下擔子走進神廟裏，對着菩薩虔敬地跪拜許久，他的畏懼惶恐的心纔漸漸鎮靜了。

日子照例麻木地過着，那太太還是不時的來，每次來了，兩口子就打疊起所有的求情的話，要求把甌瓦抵還本錢和利息。（他們屋子的門牆和後牆都早已拆完了，只有左右「龍虎牆」是和鄰家毗連着，不是自己一家私物，所以沒會拆）。那太太先是抵死不允，說自己借出的是現錢，在而今，這甌瓦白送給人家也不見得有人要，怎麼好抵債？……到後來，看看這人家實在已經再無更好一點的東西可要，也只得自認了晦氣，叫王小福把拆毀兩座牆的甌瓦全都挑去，並且大大

咒罵了一頓，從此也就少來迫債了。

到冬天，王小福採賣野果的營生又沒得做，而妻兜攬得到手的針線也因年終歲迫驟然少了。這時候，一家人常常弄得成天沒一粒米子下咽喉；只到山上採點松花，熬成稀薄的糊，或是撇點菜蔬的老葉做湯喝。大孩子有病在身，吃不飽，就扁着嘴巴，哭喪着醜臉子，無聲地啜泣着。妻有時『死鬼』『活鬼』地咒罵他一回，有時就和丈夫偷偷到人家田地裏拔幾隻紅薯或蘿蔔給他吃。然而最難挨度的是每個悠長的寒夜。屋子前後都敞着，咬骨的寒風由門窗裏自由地吹進來，棉被是早都給那太太抱去抵算利息了。一家四個人，全都蜷縮着頭和手，藏在稿草裏，那樣子一個個像刺蝟。每個喉嚨都整夜咳嗽着，宛

如敲破竹筒一般。兩個孩子每到夜半捱不過冷，就冤鬼似的放出慘厲顫抖的聲音號哭到天亮。……在白天，王小福無事可作，就聽從妻的囑咐，拿把鋤頭在屋前，屋後，地板下，後園裏，遍地挖掘着，希望一鋤頭能敲到一個青石板，或掘到一個瓦缸子什麼的，找到大堆小堆金銀元寶來。

那是一個下雪天。那個被三四個月慢性痢疾，和凍，和餓，纏得如同細竹竿紮成的癩痢頭大孩子，放出已經沒聲音的啞嗓子整天哭號着。菜葉湯他已經沒法吃得，連頭頸也軟了。

「我想吃一口米粥，一口米粥，……」他閉着深凹的眼眶，翕動着嘴，無聲地哭着說。

……
這天晚上，在鎮上擺餵攤的阿富嫂，突然在家裏像瘋狂了似的哭
嚷起來：

「傷了我的心呵！傷了我的心呵！……要我的命呵！要我的命
呵！」她來回地哭喊着，拍着手，頓着腳。

鄰舍人聽到聲音有縮着頭和手走來探問的，阿富嫂告訴他們說：
她從鎮上做完生意，帶小孩冒着雪回到家時，看見自己鎖好的門被人
托開門白，歪斜在一邊了；到房裏一檢點，發現失了一床舊棉被和半
罐子米。

「我的半罐子米，是我幾個月，熬錢減兩積起來，要留着年底抵

還田東家的欠租的呀！……田東家不肯放過我們的呀！……狠心的賊呀！……我的被窩——我通家盡產只這一床舊被呀！我的孩子挨不得凍呀！……狠心的賊呀！……怎麼到我叫化子身上扯破布呀！……好毒的心呀！……」

阿富嫂只是這樣瘋子似的拍手頓腳哭嚷着，一點主意也沒有。探問的人有同情憐惜她的，有爲這件事上少見的事覺得惱恨的。慫恿她說：

「阿富嫂，這事你不能馬虎，你得報告更棚去追查。……哼，還了得！」

阿富嫂馬上蹣跚跚跚哭嚷到村上『更棚』裏去。打更的頭目來看

驗了一回來踪去跡，到第二天傍晚。就在王小福家裏查獲到贓物，
——那被褥藏在地板下，米是沒有了。

有的說：『想不到你也做這個事！……』

有的說：『好兔不吃窠邊草，小福官，你也真給鬼摸了頭！』

有的說：『這年頭，那個不是飽一頓餓兩餐的？只有聽憑神明菩

薩指點呀！……個個像你這樣子，世界不早就反了！……』

有的同情地嘆口氣說：『唉，也真是逼上梁山沒奈何呵！……』

阿富嫂抱着被褥坐在門階上，哭着說：

『忍得偷我的呵！……我的米是熬錢減兩積起來抵還東家田租的

呵！……好毒的心呵！……你要還我呵！要還我呵！……』

王小福夫妻倆臉上都變成死灰色，也不回辯，也不哀求。直到王小福被剝光了上身衣裳，反縛了兩手吊到田塍上的樹上時，妻纔野豬似的蹦跳着嚎啕起來。

牛皮鞭子抽在那瘦瘠的光背上，一鞭一條紫紅色的血痕。王小福先是像頭受傷的狼，高提着嘶啞的喉嚨哀叫着，抖索着，掙扎着；到後來，漸漸喊不出聲音，只張大着嘴，艱難地喘着粗大的氣，挺直了眼睛，扮着猙獰的怪臉子，已經失了人形了。

等他回復知覺時，是在自己家裏的床上。妻坐在身邊像個鬼似的嗚咽着：

「我們怎麼過！怎麼過！……」

他感到渾身鑽心的痛楚，但神志倒有點清楚了：他曉得自己已經做了什麼事，曉得自己已經變成什麼人，自己一家子已經是在一種什麼情境中。他模模糊糊地想到過去，想到將來。他覺得這村子自己已經不能再存身。……

他掙扎着支撐起上半身，伸手摸一摸大孩子，大孩子佝偻着瘦身子沒頭沒腦蜷縮在稿草中，鼻裏響着涕，咳嗽着；小孩子縮在自己腳邊，發出難聽的駒聲。

『給我吃！給我吃！……』小孩子嚷着，鑽動着小身肢。

王小福哼了一聲，重復倒下去，想到許多煩亂的事。他想到上年同事約他到外埠謀生的事，想到那不可捉摸的外埠情形，想到埋在土

裏，砌在牆裏的金銀元寶，想到……

「上外埠去！上外埠去！……」他囁語着。

他忍着痛楚，掙扎起僵硬的肢體，下了床。窗戶上是映滿銀白色。他拖着肢體到牆拐裏摸到那鋤頭，而後再把自己肢體拖出房外。外面高高低低的雪地映着下弦月迷濛着一片夜氣。他蹲着拖一回，匍伏着爬一回。……屋前屋後積雪裏都是翻鬆的泥土和亂石，他找不到一塊自己沒會挖掘過的地。……村上是一片死寂的氣氛，隱隱約約妻還在屋裏嗚咽着，像個鬼在哭。……

「外埠去！外埠去！……盤川錢！盤川錢！……」他自己喃喃地囁語着。

他聽見斷斷續續一陣鐵馬聲，抬頭看見那神廟的頂子，那「天下太平」四個黑色的字體，襯托着雪和月，分外明顯；那硃砂古瓶照常閃射出耀目的金紅色光芒，一種不可侵犯的力量依然潛存在着。……突然他記起西街頭長發旅店那個胸前敞着嵌肩，戴着闊邊眼鏡，古銅色臉子的外鄉人。……他像着了魔！……

他是怎麼像頭蝸牛似的慢慢爬過那田畝，爬上那山坡，怎麼攀着山坡上樹林爬到廟牆頭，上了那廟頂，他自己是一點都不會曉得的。他控住氣喘和呻吟，蹲到那傾斜的瓦溝裏，手指觸到『一瓶三戟』。……不知花了多少工夫，他拆去那砌牢瓶底的花甌和雲瓦；而後用盡所有氣力，一手扳住那瓶口，一手托住那瓶身，連同自己身肢震搖了

幾下，那『一瓶三載』就整個兒搬動，抱到自己胸口了。

霎時間他眼裏一陣金星飛舞，看見神龕裏那菩薩，看見許多祖宗，許多鋼鞭和許多威嚴的，鐵青色的，古銅色的臉，……忽然天翻地覆了，他覺得自己身肢騰了空，又從雲彩裏飄落，滿天金星圍着『天下太平』四個白亮的字，紅的，綠的，五彩的字，飛逐着，繚繞着，……忽然禱的一聲響，眼前大亮！他看見他的娘，他的女孩；看見他的妻，他的兩個孩子。他們在雲霧裏飛跑着，……漸漸眼前變成一個深邃的黑洞；自己有八個，十個，無數的頭，——騰了空。……最後，他像隻蟲子似的飛進了那黑洞裏。……

元發 店書活生

創作文庫

匯總的獲收壇文代現
基初的料史學文來未

著出版一，批如：下：名及
出第種印律家可個文庫本可覽較選。門，詩短集家，本
作版一，，用之獲人學。以觀讀擇收，舉歌篇，創陸文
人，批巧既分三作得備類圖之學者力羅無凡，小合作續
如各書與精精十品國此書作，可求力不文說集之選以
下書業。美裝六。內文之打館國青以其求求學文，；專刊去
：書已，悅不開各一庫基定備語年之精其有之，劇包集現大
名陸現目裝本書切，礎現此文讀供。廣盡請批本括，代規
及續在，兩排一名即；代文範者鑒一，有部評，長選名

罪惡的黑手 (印刷中)	邊城 (印刷中)	梁允達 (印刷中)	取火者的逮捕 (印刷中)	痼疾集 (印刷中)	旅途隨筆 (印刷中)	將軍 平裝五角	青的 平裝五角	如裝 平裝五角	反攻 平裝五角	小坡的生日 平裝五角
威克家作詩	沈從文作中篇小說	李達吾作劇	郭源新作希臘神話小說	鄭振鐸作論文隨筆集	巴金作隨筆集	余一作短篇小說集	靳以作短篇小說集	沈從文作短篇小說集	張天翼作短篇小說集	老舍作中篇小說

1934
7
1042

204321

4

活生

11

編主華東傳
庫文作創
(四)

西柳集

角六價實册每裝平
費寄加酌準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吳 組 緬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霞 飛 路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初月七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1934
75
1042

269-3

4